

大犯罪者

“人不可以貌相”，单凭范围的外型，想揣知他的身分，近乎不可能。

他看来高而瘦削，肤色苍白，有着一一种难以形容的冷峻和高傲。从他的这种神情看，他像是一个艺术家、诗人、钢琴家、雕塑家，或类似的高调子艺术工作者。

可是，他的眼神却又极度冷漠，几乎不带任何感情。当你和他对视着的时候，全然无法自他的眼神之中，揣知他心中在想什么。

这样的冷静，又使他看来像一个尖端科学家，负有改造和增进人类文明的使命。或者是一个第一流的棋手，甚至可以推测他是一个出色的金融投资家。

他站在那里，衣饰自然高贵，并不做作，绝不追随潮流，可是看起来就潇洒出众。

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，他身上的一切全是最好的，连上衣口袋中，只露出一角的那方浅蓝色的丝帕，也柔软如同晴空。那么，又可以把他推测为一个贵族，什么也不用做，靠着祖荫，就可以在生活上要多考究就多考究。

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小动作（如果不停地注视着他超过一小时，大约可以看到他做这个小动作三、五次），那是他双手会忽然紧紧地捏成拳，捏得十分紧，指节骨全凸出来。

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明眼人也一下就可以看出，这是一双经过极其严格的武术训练的手。这样的一双手，在很多地方，如果把人的话，会按照“携械伤人”罪处理。

那么，又可以推测他是一个武术大师？一位深藏不露的奇人？

若不是他的神情如此冷漠，他可以说是一个美男子，而且，他有一种自然能吸引引人注目的光采，一般被称为“明星气质”。

那么，他是不是大明星呢？

正由于他有着天生的明星气质，所以在这个聚会中，也特别吸引人。并没有人和他说多少话，但至少有一三分之一的人，在暗中私议：这个主人介绍的姓范名围，叫范围的英俊冷漠的男子，真正身分究竟是什么？

先说说这个聚会，因为这个聚会的本身也相当奇特，很值得一提。

聚会以一种十分隆重的酒会形式进行，参加的人不多，不超过一百人，聚会的目的是介绍一批专题性的古文物。所谓专题性的古文物，说得简单一些，也就是古董珍宝，但又略有不同，并不是一体兼收，而是有所选择。例如这次展示的，专题就是“中国元朝大都工匠之杰作”。

“中国元朝大都工匠之杰作”，听起来很专门，其实只要略作解释，也很容易明白。

蒙古人在公元一二七一年定国号为“元”，历史上就称为“元朝”。

在这以前，蒙古骑兵早已入侵中原。元帝国横跨欧亚，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强大王朝，这个王朝的首都，就是现在的北京，当时称大都。

元朝的国势既然如此强盛，融欧亚文化于一体，大都便是当时整个地球上最豪华繁奢的都市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了大都，目迷五色，头昏脑胀之余，说那简直不是人间，遍地黄金、漫野珠宝！当时，天下技巧艺精的各

类工匠，都集中在大都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这些各类工匠制做的各种工艺品、珠宝首饰，也各逞奇巧，极一时之盛，各有各的风格。再加上蒙古骑兵远征世界各地，掳掠回来的奇珍异宝，不知凡几，几乎天下宝物，有一大半集中在当时大都的蒙古达官贵人之手。而争奇斗丽，互夸豪奢，又是这种繁盛社会中必然产生的风气，所以各类宝物的制做，也精致华贵，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
这一个时期的珠宝珍饰，就被收藏家列为一个专题，称之为“中国元朝大都工匠之杰作”。

明白了专题的简单历史背景之后，自然可以知道，这样的专题之下的古文物，每一件全是真正的精品和杰作。

事实上，就算撇开历史价值，单是这些物品的本身，就是价值极高的宝物。例如一尊由毫无瑕疵的翠玉雕成的佛像，高达三十公分，翠玉本身的价值已然惊人，再加上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，自然更是古文物爱好者心目中追求的目标。

参加这次聚会的人，也几乎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古文物收藏家，或收藏家的代理人。

人绝不会在三餐不继的情形下，对古文物有收藏兴趣，所以，参加聚会的，全是世界第一流的豪富权贵……展出的一百余件精品，在近千年前，全属蒙古的豪富权贵所有，现在再由世界各地的豪富权贵购进珍藏，似乎也很公平。

原振侠本来绝不会参加这样的聚会，可是他不但来了，而且还是受了两方面的邀请而来的。一方面请他来的，是几个极有资格，且上了年纪，处于半退休状态中的名医。

当医生，虽然说医者父母心、仁心仁术什么的，但仍然是收入极丰厚的职业，尤其是名医，二、三十年积聚下来的，也就极其可观。

钱多，而又在半退休状态之中，名医大多数又有点文人雅士的气质，收集古董，就成了他们普遍的嗜好。原振侠不是古董爱好者，也没有资格作收藏家，可是他古怪的经历多，一个老医生认定了他见多识广，便以老前辈的“压力”，要他作古董收集会的顾问，原振侠只好答应。

既然身为顾问，遇上了有那样一批精品在拍卖前作展示的聚会，他自然非出席不可，他是陪着五个著名的大医生一起来的。

这是他出席这个酒会的原因之一。

原因之二，是由于黄绢的请求。

卡尔斯将军，一直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可以在全世界炫耀的博物馆的念头。这一批元代绝品古文物，自然也吸引了将军的注意。

原振侠在一星期之前，接到黄绢的电话。那时，他正从南中国海寻找爱神回来不久，整个思绪还在那种疑真疑幻的情形之中。他曾几次去拜见那位他所尊敬的先生，可是仍然未能有什么确切的结论。

那位先生不客气地批评他：“你也太执着了，就当作是遇到了一位神仙，有何不可？为什么偏要寻根究底，大杀风景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遇到了神仙……这总有点说不过去……”那位先生有点恼怒：“为甚么说不过去？古今中外遇见过神仙的，又不是你一个人？单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就有过不知多少次人和神仙相遇的记录！我还知道有一个人，从人修成了神仙，全部过程我都参与！”

原振侠吞咽了一口口水：“是，这我知道……那位成了仙的……人，叫贾玉珍。我想，若是有机会见到他，向他问一问爱神的来龙去脉，他们大家都是神仙，或许会知道？不过不知如何才能见到那个神仙？”

那位先生哈哈大笑，用力在原振侠的肩头拍着：“你，真是不知如何形容你才好！”

你心中是有一片空白想要填补，可是爱神的来历并不能满足你，你也别自我欺骗，自我逃避了！能填补你心中那片空白的，不是那位女将军，就是那位女特工，再不然，那位超级女巫，看来也快学成出山了，倒也可以……”

在那位先生的笑声中，原振侠满脸通红，狼狈之极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就在他回到住所之后不久，在发怔中接到了黄绢的电话。

由于在南中国海上，原振侠和海棠一起在海面上漂流，当他们登上货船时，又恰好和爱神见面长谈之后，两人的精神状态，都处在一种异样的恍恍惚惚之中。那种情景，看在任何人的眼中，都可以知道，在他们两人之间，曾有不平常的事发生过，何况是聪明绝顶又特别敏感的黄绢？

所以，原振侠和黄绢分别时极不愉快，黄绢甚至没有顾及普通的礼貌。这也是原振侠忽然又在电话中，听到了黄绢的声音之后，怔住了好一会出不了声的原因。

而黄绢在叫了原振侠一声之后，也好一会没有出声。两人都沉默着，只听到电话听筒中，传来的那一阵轻微的“嗡嗡”声。

过了好一会，黄绢首先打破沉寂，用一种听来相当异样的声调问：“一个人？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他和黄绢的离别不愉快，和海棠的分手，又何尝愉快？而这时，黄绢还这样带有调侃意味地问他，他除了苦笑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反应？

或许是他的笑声听来真是十分苦涩，黄绢也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隔了一会，才提出了要原振侠去参加那个聚会的要求：“聚会要凭请柬参加，我会派人把请柬送来给你。有可能的话，找出卖主，全部展示的精品都有兴趣，可以在拍卖前全部成交。”

如果不是已答应了那几个医生，反正要去参加那个聚会，原振侠一定会用种种理由，推掉黄绢的邀请。但既然反正要去的，他也就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下来。

黄绢又道：“价格由你全权决定，如果不能全部买下来，其中有一柄佩刀，据考证是窝阔台的佩刀，一定要得到。”

原振侠当时对于“窝阔台的佩刀”这样东西，也只是听过就算了，并没有怎样放在心上。因为他知道古董商人的噱头，什么“成吉思汗的长矛”、“杨贵妃的帐子”之类，都是属于只能姑妄听之的故事。

可是，当他到了那个聚会的场所，刚一进去，门口便有人高叫着他的名字，已经在场的人，都自然地向他望过来之际，他却大失礼仪地未向他的几个熟人打招呼。因为他的视线，被陈列在近当门的一个架子上，一柄蒙古式佩刀吸引住了。

被那柄佩刀吸引的人显然不少，至少有十来个，大家都围着在看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径自向着那柄刀直走了过去。佩刀横放在檀木架子上，半出鞘，刀身比普通的佩刀长，呈新月形的微弯。刀柄上和银丝编成的刀鞘上，镶满了各种宝石，最夺目的是，至少有二十颗每颗超过四克拉的

金刚钻。

但这还不是吸引原振侠一进场就走过去的原因。真正令人在一瞥之下，视线就再也难以移得开去的，是那柄刀半出鞘地陈列着，因之可以看到它一半的刀身……厚背薄刃，整个刀身溢现着一种异样深邃的、青蓝色的光采。刀身其实能有多厚？可是一注视间，刀身却又其深如海，深不可测！

铸刀的匠人，竟然能把钢铁提炼成这样的精华，那是罕见的冶金术。单是这种工艺，世界上如今再不可能有，那自然比那些钻石和宝石更有价值了！

檀木架子旁，一块金牌上铸着“合罕皇帝佩刀”的汉字。还有一行原振侠看不懂的蒙古文，想来也正是同样的说明。

那就是黄绢所说“一定要买下来”的“窝阔台佩刀”了。

原振侠一走近就屏住了气息，好久，才缓缓舒出一口气来。

他不得不承认，这是罕见的古文物的精品，制做的精美，简直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绝不可能再有同样的制品了！

自然，那是当时，大都不知多少巧匠的心血结晶。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，元太宗，又称合罕皇帝。在未曾登大位之前，受封在窝阔台汗国，封地在如今中亚细亚一带，所以刀身上的图案，带有鲜明的中亚艺术风格。宝石和钻石的排列，也赏心悦目，经历了七百多年，仍然烁然生辉，令人神为之夺！

当原振侠长长吁了一口气之后，聚会的主人来到了他的身边。原振侠一抬头，没有先注意主人，视线却又被身边另外一个人所吸引。那人和他站得很近，个子比他还略微高些，眼睛盯着那柄宝刀，可是却又绝不像别的人那样，有着欣赏的、赞叹的，甚至于贪婪的光采——他的眼神，竟然极其冷漠！

这个人，自然就是一开始就提到的范围。那时原振侠全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是被他的外型所吸引。

而且，他立即感到，如果自己要不负黄绢所托，“一定要把窝阔台佩刀买下来”的话，看来对手不会少，而这个人，肯定会是主要的敌手！

聚会主人早知道，原振侠不但代表几个著名医生，而且更是卡尔斯将军方面的代表人物，所以显得特别殷勤。

原振侠的视线还停留在身边那人身上，那人却并不望向原振侠。直到主人叫着：“原医生，这柄宝刀是世界七大宝物之一，看来有兴趣的人不少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转问那人：“范先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那人只是在喉间“嗯”了一声，但总算转过脸来，向原振侠望了一眼。

被一双那样冷漠，几乎毫无生气的眼睛望上一眼，并不是十分愉快的事。所以原振侠也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轻轻的闷哼声来。

主人十分起劲地替他们介绍着，才说了原振侠的姓名，那人就自己道：“范围，范仲淹的范，周围的围。”

他的声音也冷淡得可以，而且，说了之后，一点没有进一步的任何表示。那令原振侠庆幸自己未曾急急伸出手去，免了发窘。

主人多半也知道范围不喜欢多说话，所以没有再和他多说什么，只是向原振侠说了不少话，好几次提及卡尔斯将军的国度。

原振侠支吾以应，他只注意到，范围用冰冷的眼光望了他好几次，而他脸上的神情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

这时，几个名医进场，一下子就将原振侠拉了过去。其中一个道：“一百多件展品之中，最好的是那柄宝刀，你看要多少才能买得下？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为什么一定要它？”

一个名医道：“因为它最好，真是精美绝伦！你的意思是它价值会很高？我们也料到了，所以我们准备五个人合资购买，到手之后，每人轮流保管把玩一个月……”他们甚至连“到手之后”如何处置都商量好了，这更令原振侠感叹。因为原振侠知道，他们根本到不了手！

五位名医联合起来，财力自然可观，那已是普通人梦想不到的了。

但是，一般来说，形容富有，有“富可敌国”这样的话，而卡尔斯将军本身就是一个国，而且是一个富国，五个名医的财力和他比较，算是什么？还有那个被原振侠认定了是主要对手的范围，他是什么身分？代表了什么财团？真还难说得很！

本来，像这五位名医那样，有名誉有地位，财雄气粗，生活何等快乐！可是一有了欲望，这欲望又是他们力量达不到的，那么，他们的快乐自然也就大打折扣，说不定还会十分不快乐。可知人的欲望，实在是快乐生活的最大敌人！

原振侠委婉地说：“要是用一千万镑，或者更高的代价去获得它，各位认为值得么？”

五位名医各自吸了一口气，一时之间都静了下来。显然原振侠的说法，比他们准备出的价格高出了许多。看到他们黯然神伤，原振侠忙转变话题：“我看其它的精品也不少，那一辆镶金马车就极好。”

几个名医兴趣全失，有点垂头丧气。这时，那个范围也从宝刀旁边走了开去，又有更多的人聚在宝刀之前。

原振侠一直注意范围，也引几位名医去注意他，同时道：“猜猜这个人的身分！”

于是，就有了本故事一开始的那一番猜测。

猜测自然不会有结论，当主人又向原振侠走过来时，原振侠十分有技巧地问了一下，主人也不禁怔了一怔：“范围？他的身分？真是，我也不清楚，我第一次见他。你认为他是一个大买家？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“不知道”的手势：“全部拍卖品，在拍卖前做总交易，是不是愿意？”

主人狡猾地笑了起来：“这……不很好吧？在拍卖的竞投中，才能知道每一件物品的真正价值！”

原振侠知道，古董本来就没有固定价值，主持拍卖者，自然希望在拍卖的过程中创出高价来，不肯做整笔的交易，也是意料中的事。反正又不是他想买古董，所以他笑了笑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聚会是在一间新落成的大酒店顶楼举行的，拍卖也将在几天后在这里举行。酒店方面联络了几家保安公司，对展示品做了最严密的保安措施。

原振侠既然不是很有兴趣，便不想多逗留下去，向主人打了一个招呼，就踱出了大厅，来到了穿堂，等候电梯。

当他走进电梯之际，一个人跟了进来，却正是范围。原振侠略怔了一怔，立时肯定那绝不是“偶然”，所以他笑了一下：“真巧！”

范围的神情依然冷漠：“医生这种职业，看人看不很准。不论什么身分地位的人，一到了解剖台上，肌肉的结构，五脏的位置，骨骼的数目，都一

样！”

原振侠一时之间，弄不明白范围忽然说那样的话，是什么意思。

而在他还未曾有任何反应时，范围又道：“所以，你们几个医生猜我的身分职业，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。”

原振侠一听得他这样说，陡然震动了一下，面对着对方严峻的目光，他感到十分狼狈！

在背后议论人，这是一种相当不礼貌，属于没有修养的一种行为。而现在又被人当面揭穿，自然不免感到尴尬。

原振侠应付变故的经验相当丰富，在那一刹间，他立时想到，对方这样讲，是想令他发窘，目的何在，不得而知。不让他达到目的，那是最好的应付方法。

所以，在刹那之间，他的神态是百分之百的若无其事，甚至还带着极自然的微笑：“是吗？那么，请问范先生的身分职业是什么呢？”

这一下，轮到范围震动了一下，因为原振侠若无其事的反应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！

而在那几秒钟内，原振侠想到了更多的事。他和那五位医生在讨论猜测范围的身分时，范围几乎都在十公尺之外，而他们当然不会大声嚷叫着讨论。那也就是说，范围不应该知道有那么一回事！

可能，主人曾因为原振侠的探询，而向范围问及，但范围也没有理由，知道得如此详细。那么，剩下的可能，就是范围有什么特殊的仪器在帮助他，使他可以听到远处相当低的声音。

这类“助听”仪器，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但如果微小得可以随便收藏起来，而不被人发觉，倒也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。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，心忖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，不妨先假定是这样！

所以，他也立时冷冷地道：“医生也知道，人耳朵的结构，如果不是有意偷听他人的谈话，有很多声音，根本听不到的……”范围在一震之后，立时恢复了镇定，对原振侠那两句话，听而不闻，只是抬头看着电梯在下降时，亮灯的数字的变化。等到数字由六十变成六的时候，他才道：“愿意打一个赌？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，扬了扬眉，他的神态已表明了他立即接受挑战。

范围直视着他，两人互望着。电梯到了底楼，两人一起走出去，至酒店的大堂中时，范围才道：“赌你到拍卖进行时，仍然不能知道我的身分……”原振侠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心中立即想：这个人，也未免太自大了……要查一个人的身分，并不是难事，有三天时间，查出他身分的机会，几乎是百分之百！

原振侠微笑着：“输赢怎么算？”

范围说得斩钉截铁：“谁输，谁就退出，不竞投那柄宝刀……”原振侠怔呆了一下，他未曾想到对方会提出这样的“赌注”来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

原振侠首先想到的是，范围的观察力极敏锐，至少和自己一样，一下子就看出，聚会的人虽多，但真正竞争的对手，只有自己。其次，他自然知道自己代表了黄绢，那么他又代表了什么势力呢？

在原振侠心念电转间，范围居然笑了一下，然而他的笑容照样高傲冷漠：“我喜欢那柄刀，我想据为己有。我只代表我自己，不代表任何人！”

原振侠又怔了一怔，他只不过犹豫了一下，范围已可以料到他在想什

么，这又一次证明他的观察力的敏锐。

原振侠在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微笑点头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

他说着，扬起手来：“要不要击掌为誓？”

范围也扬起了手来，看两人扬起手来时的样子，大有较一下气力的意思。但是当他们各自的目光，注视了一下对方的手之后，两人却都笑了一下，只是轻轻地、象征式地击了一下手掌。

因为他们两人一看到对方的手，就可以知道，对方在武术上所受的训练程度，和自己半斤八两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较量而动手，绝不易分出胜负，而如今他们是在一座大酒店的大堂之中，那绝不是凭武术决胜负的理想场合。

他们一击掌之后，各自半转身，几乎是并肩走出酒店大堂去的。然后，在酒店门口，挥手道别，各奔东西。

原振侠在驾车回去的时候，心中不断转念。令他疑惑的是，范围如果知道他和黄绢有联系，那么就应该知道，他在调查一个人的底细之际，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可供运用，可是他居然还拿这个来打赌！

原振侠不以为自己会输，因为就算黄绢方面的力量不足够，他还可以通过海棠，找出范围这个人的来龙去脉。

除非范围这个人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然绝无查不出来之理！所要考虑的是，刚才见到的范围，是他的真面目呢，还是经过了精巧化妆之后的假面目？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，肯定了那是真面目，想好了如何向黄绢形容范围的样子。他知道黄绢的手下，自然会有专家，根据着他的叙述，把范围的样子绘出来。那么，要找出他的身分来历，就不应该是什么难为的事情。

原振侠在和黄绢通了电话之后，最后说：“把这个人的身分来历找出来，不然，你可能买不到那柄宝刀。或者，要多花十倍八倍的代价……别以为你们国家真那么有钱，花一枚新型中程飞弹的价钱，去买一柄宝刀来作装饰，对你们进行军事援助的国家，会不高兴！”

黄绢的声音有点恼怒：“你话太多了，放心，拍卖之前，一定会有结果。”

原振侠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是黄绢的语气，却又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一定的伤害，令 he 不想出声。

黄绢显然也知道原振侠不出声的原因，可是她也不知该如何改正。所以两人都沉默着，过了一会，才各自轻叹了一声，放下电话。

拍卖在三天之后举行，原振侠没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他心中极不愿自己和卡尔斯将军扯上任何关系，已决定在黄绢派人送范围的资料来时，再告诉黄绢，一个主要的竞争者退出了，随便派一个人代表去竞投就可以成功……和卡尔斯那种国际公认的“疯子”，有任何些微的牵涉，都是一桩不名誉的事！

在接下来的三天中，原振侠并非十分起劲地也做了一下调查，自然没有结果。

范围，这个古怪的名字，连听说过的人也没有！

到了第三天傍晚时分，原振侠才从医院回来，一出电梯，就听到电话铃声不住地响。

他冲进屋子，拿起电话来，听到了黄绢的声音：“你那位朋友，的确是一个神秘人物。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：“找不出他的身分？”

黄绢笑了起来，她的笑声中充满了一种自傲的狂野，叫原振侠想起范围的那种冷漠的高傲，两者似乎有着共通的地方。自视极高，把自己当作是在许多人之上的特殊人物，这或许正是成功人物的特征？

笑声未毕，黄绢又道：“当然找出来了，可是不知该如何称呼他的那种行业。”

原振侠不禁大有兴趣：“说说他具体是做什么的？”

黄绢“嗯”了一声：“什么都做……”原振侠重复了一句，还没有反问，黄绢又道：“当然不是真的什么都做。意思是，他接受任何委托，事无大小，也不分性质种类，只要你委托他进行，他就代你进行，这算是什么行业？”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：“有人从事这样的行业的？那……可以叫‘万能委托人’？”

黄绢沉默了片刻：“如果你知道，他曾经接受了什么样的委托，又如何完成委托的，你的语调就一定不会那么轻松。”

原振侠早就料到，范围所从事的行业，如果那么古怪的话，其中一定有些非同小可的事情在内的。他听见黄绢这样说，倒也不是十分惊讶，只是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听黄绢的叙述：“请说。”

黄绢也吸了一口气：“破坏……没有确实的证据是他主持的，但大家都怀疑他。他破坏的结果所造成的损失，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，在单一的一次破坏行动中，损失最巨大的一宗，不单是十二亿美金一下子化为乌有……”黄绢才讲到这里，原振侠的鼻尖已自然而然地，有细小的汗珠冒出来，失声道：“不，不会是！”

他自然知道黄绢所指的“破坏”是哪一宗“意外事件”了。

那的确可以说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，损失最巨大的单一破坏事件！

黄绢的声音，听来有点无可奈何：“我也愿意不是，但是，为了达到谋杀一个人的目的，而令超过四百人陪死的事件，却是有证据的。被利用的一方吃了哑巴亏，被害的一方，也吃了哑巴亏，足证他办事能力之强。这件事的主持人是他，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问问你的小海棠，她会详细告诉你……”原振侠没有理会黄绢最后的那句话，最大的原因，还是黄绢的叙述，使他的思绪十分紊乱。黄绢在说些什么，他听不明白，可是他又隐约感到，那一定是一桩举世瞩目的大事，他应该知道这件事的！

他有点着急地问：“你指的是……”黄绢的回答十分干脆：“一个军事强国的地对空飞弹，击落了一架大型民航机事件。”

原振侠倒吸了一口凉气：“他……要谋杀的……对象是什么人？”

黄绢道：“不详，也不知道他受什么人的委托。当然是一个极重要的神秘人物，神秘到他死了，受损失的一方都不敢公布的程度。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地摇着头，虽然他明知黄绢是绝看不到他这种反应：“我不相信，或者说，我无法相信。就算他要那样做，他有什么法子令航机偏离航道……”他才讲到这里，就陡然住了口，而且，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下低微的呻吟声来。巨型航机被击落事件的来龙去脉，他知之甚详……在事情发生后，全世界都知道经过！

巨型航机突然飞离航线，飞到了军事强国的一个秘密飞弹基地的上空。秘密飞弹基地，正好在这时候有极秘密的军事活动，所以悍然发射飞弹，把航机击落，造成了几百人的死亡。

原振侠在听了黄绢的话之后，第一个反应是“不相信”。可是当他说出了不相信的理由时，却说到一半，就再也说不下去！

因为，他突然觉得，那并不是不可能的事！尤其，他立时想到了和黄绢在一起，最近的共同经历：一艘最新型的计算机管理的货船，由于外来的力量侵入计算机，控制了计算机，就可以令得货船离开原来的航道，去拯救漂流海上的难民！

原振侠自然也记得，黄绢的脸色是多么难看。由于她在船上，全组船员在船上，可是竟然无法控制货船……货船被计算机所控制，而计算机又被有能力的“爱神”所控制！

巨型航机有完善的计算机自动航行系统，只要控制了航机中的计算机系统，要航机偏离航线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？

能令航机偏离航道，又在事先知道军事基地有不寻常的活动，那么，航机被击落，也就是全盘计画中必然发生的事情了！

原振侠刹那之间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陡然住口的。他感到了一股寒意，一时之间，再也讲不出话来。

黄绢的声音悠悠忽忽地传了过来：“你想到那是有可能的了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在喉际发出了一下干咳声，替代了回答。因为这时，他心中又想到黄绢提及的“破坏”，也和计算机操作有关。

计算机负责检查行动是否安全，有细微之极的毛病，计算机都会指出，而不让行动展开。而且，负责安全计算的计算机，一共有三副之多！

但是，如果有力量，令得三副计算机一起“隐瞒”事实的真相呢？

正由于三副“绝不可能出错”的计算机，同时做出了一切正常的报告，那就使人相信，绝无可能出任何意外，情形就更危险。

等到意外发生之后，再知道计算机靠不住，一切都已发生了！

和控制计算机有关，由外来的力量控制计算机，那是不是和那个至今仍和谜一样的“爱神”有关？

还是这种力量，对某些人来说，已不再是秘密？

当原振侠在南中国海上和“爱神”，在那种奇异的环境之中相会，听“爱神”说，要影响控制地球上人类所使用的计算机十分容易，而且过程简单之际，原振侠已经感到，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大灾祸，那曾令他遍体生寒！

而如今，近年来发生的两宗巨大“意外”，如果正是由于计算机装备，受了外来力量控制而形成的话，这是不是可以说，意料之中的那种突变，已经开始了？已经有人在运用这种力量制造灾祸了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也实在无法忍得住，不发出呻吟声来！

黄绢想到的，显然也和原振侠一样，所以两人又是一个短时间的沉默，黄绢才道：“这个人，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危险之极！”

原振侠的思绪十分乱，他同意黄绢对范围所下的结论，可是还觉得不够。

黄绢在这时又道：“他的危险程度……世界第一……危险到了连我们……都感到颤栗，绝不敢与之……合作，更不敢与之作对的地步……”黄绢又对范围的危险程度作了一番解释，而且解释是如此彻底……卡尔斯将军是世界公认的一号危险人物，可是范围的可怕程度，会令卡尔斯也感到战栗……黄绢在这样形容的时候，原振侠甚至在她的声音之中，感到她真的觉

得恐惧！
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原振侠和黄绢的心境全是一样的……不管他们之间，曾有过多少不愉快，也不管如今他们两人之间，有着多大的隔膜，但是对方始终是一个可以倾诉，可以在心头发寒、感到恐惧时，互相商量对付方法的好对象！

原振侠首先道：“如果……那两宗事，真是他做的，那么他是不是有了可以控制计算机运作的力量？”

黄绢苦笑了一下：“谁知道？和那个拯救女神一样？他们是同路人？一个专司拯救，而一个专司破坏？”

黄绢说出了原振侠心中想要说的话，那更使得原振侠思绪紊乱之极。他有点口吃：“那位先生说……爱神是……神仙，神仙……难道也会破坏和谋杀？”

黄绢显然也有点反常：“神仙故事中，不是总有好神仙和坏神仙？”

原振侠干笑了起来：“这个人……我看……明天我见到他，认输，说我找不出他的来历算了……”黄绢静了一会，居然同意：“好，我会说服将军，叫他别再想要那柄刀。”

原振侠的性格，使他不那么坚持一件事。黄绢可绝不是想做一件事而会轻易放弃的人，可是这时，她居然同意了原振侠的提议！

这使得原振侠心头的重压，又加添了几分。因为黄绢只是在调查范围这个人的资料时，发现了他的可怕和危险，而原振侠却曾面对过他，而且，无可避免地，还要再度面对他！

原振侠不胆怯，可是这时，他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舒服。

由于对对方究竟掌握了一些什么力量，能随心所欲地做他要做的事，自己一无所知！

人对于自己知识范畴外的事，总有恐惧感，这是人类的天性，就像再勇敢的原始人，见到闪电都会害怕！

在又沉默了片刻之后，黄绢又说了一句：“就这样决定了，当我根本没提过那个古物拍卖会！”

原振侠干笑了几声，没有再说什么，放下了电话。为了弄明白范围的身分，竟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事前绝料不到。原振侠拿着酒瓶，就着瓶口喝了一口酒，使自己的思绪平复下来，没有意义地用力挥了一下手，在夕阳的余晖中，坐了下来。

他在想，如果范围真有那么怪异的能力，那么他应该是“爱神”的“同类”。因为在此之前，从来也未曾听说过有什么人，可以有力量随意侵入计算机，利用人脑的活动能量去控制计算机的，而现在，居然就在“爱神”之后，有了范围！

虽然范围是不是有了那种力量，并没有确切的证明，但至少有这个可能！

接下来的时间中，原振侠不断地听着音乐，尽量使自己的心境平静。可是当晚，他还是睡得不很好，第二天不免有点精神恍惚。

“中国元朝大都工匠之杰作”拍卖会，下午六时举行。虽然参加拍卖者事先都要取得入场许可，但是宽大的厅堂中，还是座无虚席。原振侠在五时三十分到达，一进去，就看到了范围。

范围的衣着神情，看来和上次见面没有什么不同。原振侠对于再和他

见面，一直心中有顾忌，可是等到见到了他，反倒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，觉得没有必要在他面前现出怯意来。

他吸了一口气，径向范围走了过去，范围扬起眉来，作了一个询问的神情。

原振侠摇了摇头。他摇头，可以代表失败，找不到他的身分，也可以表示不再和他争投宝刀，总之是代表了一种放弃。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这样含糊的表示，比讲话好多了，反正黄绢也同意放弃。

范围一看到原振侠摇头，神情略见讶异，又有点挑战似地，用他那种冷漠的目光望定了原振侠。原振侠在他的逼视之下，反倒勇气陡生，毫无畏惧地和他对视着！

原振侠这种了无畏惧的态度起了作用，范围主动向他走近了一步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其实，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人了。”

原振侠“嘿”地一声，由衷地道：“不是，真的不知道你是谁身分。所以，认输了。会有人和你竞投那柄宝刀，但不是我……”范围还是感到意外：“以你原医生的能力，不可能在三天之内一无所获。”

原振侠这时更感到泰然自若……很多事是这样的，未发生前，很令人恐惧，但事到临头，一豁出去，也就没有什么了。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当然有所获，但还是无法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，所以放弃了！”

范围有点自负地笑，这个人，似乎连他的每一根头发，都叫人感到他的自傲。他道：“不是有关我的一些传说，把你吓倒了吧？”

就算事实上真那样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原振侠自然也不能承认。他故意发出了两下“哈哈”的笑声，同时十分不客气：“这是十分拙劣的自我标榜手法，十分拙劣！”

范围一扬眉：“如果我告诉你，所有传闻不但全是真的，而且也不过是真实的十分之一，百分之一？”

原振侠故意半眯着眼，用绝非尊重的神情望向对方，又发出了几下笑声，然后道：“那又怎样？一个危险份子，再危险十倍、百倍，不可能变成别的，仍然是一个危险份子！”

范围的神情，在刹那之间变得极难看，甚至不顾礼貌，刷地半转过身去。

原振侠心中一凛，已听得他道：“明明心中害怕，却故作勇敢，那只是少年人的无知行径！”

原振侠立时反唇相讥：“硬说是人家怕自己，这是心理病态……”范围又陡然转回身来，盯向原振侠。

这一次，原振侠故意不和他对望，挥着手，和才进场的那几个医生打招呼，同时，用相当响的声音道：“就算你有力量能侵入计算机，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！我见过一个美丽的女神，就有这个能力……”原振侠讲到这里，才转回身向范围望来，只见有吃惊的神色在他的脸上一闪而过。原振侠续道：“只不过她专门拯救，你专责破坏！”

范围脸色剧变，接下来，他反应之激烈，大大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。

正因为范围的反应怪异之极，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全然不是原振侠所能控制。他不想有那样的事发生，但既然控制不了，该发生的，自然也只

好让它发生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或改变。

先是范围陡然伸手抓向原振侠的肩头，出手快绝。原振侠再也想不到，看来那样斯文冷峻，甚至不失高贵的一个人，又是具有异常能力的危险人物，竟会在这样的场合之下，用最原始的方法对付自己！

那是真正的意料之外！

但不论如何意外，原振侠仍然反应极快！对方一动手，他立时一侧肩，范围的一抓未曾抓中，只是手指在肩头上弹碰了一下。

但那也使原振侠十分狼狈，因为他身子急速的一侧间，站立不稳，重重碰在身边的一个胖女士身上。那个女人在他的一碰之下，夸张地尖叫了起来！

这样，已是够混乱的了。而原振侠根本没有机会向那女士道歉，因为他看到范围一抓不中，手腕一翻，又已向他当胸攻了过来。

原振侠本来，可以顺手拉过那位嚎叫着的胖女士，去挡开范围的攻击。可是他不是那么恶作剧的人，而且他也看出，范围的那一拳，要是打中了那位胖女士，尽管胖女士有十分坚厚的脂肪层，可以起一定的保护作用，但只怕骨头还不免要受点损伤。

所以，他只好向后退。怎知一退之下，又碰上了另一位女士，那位女士也嚎叫起来，被原振侠撞跌得带翻了几张椅子，带翻了的椅子又使得几个人跌倒。

这一连串事故，使得厅堂大乱了起来！而厅堂之中，是有着极其严密的保安措施的。

刹那之间，只听得警笛响起，乒乒乓乓之声不绝！所有的出口信道，全有保安人员冲进来。

扩音器中传出了严厉的警告声：“人人留在原地别动！移动的目标会遭到射击！”

一刹那间，人人想动又不敢动，都只好运动他们的口部。结果是各种各样的尖叫声同时发出，震耳欲聋。

这一切，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事……那么高尚，全是高贵人士的场合，竟会乱成这样子！

而更出乎原振侠意料之外的是，制造这场紊乱的范围，竟然还不肯停手！

他发出一下怪吼声，刹那间，在他的身上，再也找不出半丝高贵的气质，简直像是一头疯狗，跃向前，又向原振侠展开攻击！

原振侠愕然之极……范围能使得黄绢打退堂鼓，应该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危险人物！

但如果他只会像市井流氓一样动手打架，他危险什么？这样子，如何能办什么大事？

原振侠知道事情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，可是这时，他自然无法思索，他拿起一张椅子来，挡开了范围的一击。两个保安人员呼叫着冲了过来，他们都持着鎗械，而且，看来不是普通的武装保安人员所使用的那种。

原振侠一看到了那两个保安人员手中的鎗械，就陡然呆了一呆，更知道事情必然有极不对头之处。可是接下来的一切，实在发生得太快！

那两个保安人员冲过来的时候，正是原振侠举起了一张椅子，抵抗范围攻击之时。

原振侠在当时，无论如何想不到其它的，只想到：场面这样混乱，全是来自范围反常的行动，只要把范围制伏，或令他安静下来，那么混乱自然也会停止。所以，他全神贯注在对付范围，也以为那两个保安人员冲过来，一定也是对付范围的！

可是事实却恰好相反！

那两个保安人员疾冲而至，身手敏捷之极，一下子就到了原振侠的身后，手中的鎗械，同时重重地击向原振侠的后脑！

那是十分沉重的打击，令得原振侠在刹那之间一阵震荡，手中的椅子跌下。在那一刹间，他只看到就在他面前的范围，向着他，现出了一个十分奇诡狡猾的笑容。

也就在那一刹间，原振侠脑中灵光一闪，心中雪亮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！

可是当他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时，一切已经迟了，他再也没有力量去阻止。

原振侠在身子一个摇晃间，手臂已被那两个冲上来的保安人员抓住，扭向后……那是他在后脑受了重伤之后，反应最迟钝，也是他身体反抗能力最软弱的时候。他双臂一被扭向后，手腕一紧，已被一副手铐反手铐住了双手。

而且，他又被拉着向后退了几步，又一副手铐，将他连结在一张十分巨大的陈列桌上！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原振侠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之外，还能做些什么？

他看到，刚才还像是疯了一样地制造混乱的范围，陡然之间恢复了他的冷峻和高傲，正在发出一连串十分简单、坚强有力的命令。而所有听他命令行事的人，竟然是在场的所有保安人员！

那些保安人员在混乱一开始之际，就已经完全控制了大厅通向各处的信道和门口。

这时，更在不到十秒钟之内，随着范围的命令，所有的信道、门口，全都被自动落下的铁闸所密封……在大厅中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人也不能再进来。

这本来就是展示厅的保安设施，若是有人潜入，触动了警戒系统，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。所以，虽然此际是在范围的命令下出现这种情形的，绝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不觉得怎么样，以为那是正常的应变。只是觉得由于一场小混乱而如此应变，未免小题大作了些！

只有原振侠，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！

他双手被反铐着，又被连结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之上，用力挣了挣，知道无法动弹，所以他只好大叫！

那时，在场的绅士淑女，有的已经愕然，有的还在发出尖叫声，甚至有的在向保安人员发出责问……原振侠觉得，自己有责任提醒他们一下了！

他大叫了起来：“有非常事故发生，人人都有生命危险，别出声，别动……”在他的大声呼叫之下，所有人都静了下来，以十分讶异的神情望着他。

原振侠还未曾觉察到，自己这样叫有什么不对时，范围的声音响起：“他说得对，劫掠开始，谁动……谁死……”他的声音不但冷，而且坚决，使听

到的人，都不由自主感到了一股寒意，也都相信他所说的话，绝不是虚言恫吓。他说了“谁动谁死”，那就一定谁动谁死！所以刹时间，没有一个人敢动。

而在这时候，至少有二十个武装保安人员，手中鎗械的鎗口，指向大厅中的贵宾，沉寂维持了三秒钟。

拍卖主人双手高举，叫了起来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……你们全是受雇的保安人员，怎么你们的鎗口……把那个疯子抓起来！”

他一面叫，一面伸手指向范围。原振侠想大叫，令他冷静下来，可是还没来得及张口，已经迟了！

范围的动作，看来甚至是相当优雅的，至少，是十分缓慢的……他身子像豹子一样跃起，一下子就到了主人的身前，然后，一掌向主人肥胖的颈项劈了下去。

他的掌缘和主人的颈项接触之际，发出了“啪”的一下，听来惊心动魄的声响！主人连脸上的神情都没有来得及转换，就倒了下去。

原振侠在这时，才陡然叫了起来：“别伤人，只管抢掠！”

范围竟然转过身来，向原振侠弯了弯腰，行了一个鞠躬礼，同时道：“是！”

他这时这种行动，看来十足像是原振侠在向他发命令，而他表示遵行。再加上刚才，首先叫喊会有非常事故发生的也是原振侠，看来更像是一切行动，都是由原振侠在指挥。

可是原振侠分明被铐在巨大的桌子上，不能移动分毫。所以，那些绅士淑女神情之错愕，实在是难以形容。

范围挺直身子，目光四射：“受雇的保安人员，也可以成为受雇的劫掠者，看哪方出的代价高！各位，我不想伤人，请各位合作！”

原振侠一上来就被制住，这时心中的气恼，可想而知。而且，他的思绪，也紊乱至极！

范围主持的大规模劫掠行动，这时已经开始。原振侠甚至可以知道，他计画的第一步，就是以极高的代价，收买了几家保安公司中的菁英人物。以致他一声令下，所有的保安人员，全成了他的手下。

原振侠也可以料到，在展示的那天，自己的出现，使得范围的行劫计画，做了一些修正。

因为范围当然应该知道，大名鼎鼎的原振侠医生，不是容易对付的人物！有原振侠在场，必然会妨碍他行劫计画的顺利进行，所以他必须一上来，就先对付原振侠！

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忽然攻击原振侠，形成了混乱的原因……只有在混乱之中，才能出其不意抓住原振侠！

一切看来，完全照范围的计画在进行。

原振侠被制之后，范围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。这时，已有好几个“保安人员”打开了陈列柜。

“保安人员”把柜中的“中国元朝大都工匠之杰作”，一件又一件，移到了他们准备好的箱子之中，包括那柄窝阔台大汗的佩刀在内。动作之快，看得所有人瞠目结舌。

原振侠心中在想的是：范围用什么方法，带着那么多宝物安全撤退呢？就算他能和赃物一起离开，那么多被他收买了的保安人员呢？

原振侠自然知道，当范围收买那些人的时候，不但要有能打动那些人的高价，必然也还有一套，可以令所有人都安然脱离警方追捕的方法……这方法一定切实可行，不然，哪会有那么多人供他利用？

原振侠知道，酒店的保安系统是一个整体。当信道一被封住之际，除非整个酒店的保安系统中，所有的人都受了收买，不然，早已惊动了警方！

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，心中又陡然一动……范围出的价钱再高，要收买整个酒店保安系统的工作人员，只怕也困难之极。

但是，如果他有能力，控制酒店保安部分的计算机系统呢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不禁有点脸上变色。

恰好这时，范围又向他望了过来，那更令他感到狼狈！

范围的神情和眼神之中，有着明显的炫耀意味，像是在对原振侠说：等我演出一连串的好戏，让你看看！

同时，他的神情中也有着这种的意味：在这里那么多人之中，大抵也只有你，才够资格了解我的演出有多么精采，只有你才懂得欣赏！

原振侠缓缓吸着气……这种心态，本来是犯罪者普通的心态，想不到像范围这样的大犯罪者，也不能例外！

犯罪者在进行罪行的时候，一方面由于罪行见不得光，自然越隐秘越好，可是内心深处，却又希望自己的“杰作”，能够被人知道。

所以犯罪者喜欢搜集自己罪行的资料、报章上的各种报导，纵火狂往往在烈焰飞腾的现场观看……等等，全是基于犯罪者特种心理现象而产生的行为。

范围竟然也不能例外，这算不算是他的弱点呢？原振侠知道，自己必然难以避免会和他有更多的冲突，所以想到了这一点。

但这时，他自然没有什么结论，他只是也努力装出欣赏的神情。

他双手被反铐着，不能鼓掌，只好夸张地叫了一声：“好，真精采！”

范围居然打了一个“哈哈”，向原振侠眨了眨眼。看得出在那一刹那，他有着孩子一样的真心的快乐！

原振侠真想问问他，是不是真的控制了整个酒店负责保安方面的计算机系统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范围可以争取相当多的时间，来实行他的计画……顶楼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故，但是受了控制的计算机，却可以全然不发出任何警告，当作“一切正常”来处理！

那么，酒店总保安室中的一切人员，自然对于在顶楼发生的事，毫无所知！

但是，那也不能令他有太多可以争取的时间。因为并不是所有参加拍卖的人全到了，后来者发现不得其门而入，必然到处去询问，很快就可以知道出了意外。范围所能争取到的时间，大抵不会超过五分钟！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……五分钟，不知可以做多少事！

他看到当所有的宝物都放进了箱子之后，一共是七只相当大的箱子。然后，七个人将相当大的七只箱子，一起推到了一幅巨大的玻璃墙之前。

这个大厅是在超过六十层高的酒店顶楼，有着巨大的玻璃幕墙。站在大厅的中心，就可以看到大半个城市的景色。

当那几个大箱子被推进玻璃墙时，原振侠就吃了一惊，失声道：“你要弄破那么大幅的玻璃？”

范围冷冷地道：“你有什么更好的提议？”

原振侠恶狠狠地道：“我提议你下地狱去！”

范围声音依然冷漠：“那是一定的，不过现在我还想留在人世！”

原振侠的胸中怒气勃发，大声叫着：“那会令很多人受伤，甚至丧命！”

范围只是耸了耸肩，原振侠只好大叫道：“所有人都躲起来，躲到桌子下面去！”

反应快的人，立时依言而为，反应慢的，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。而这时，大幅玻璃墙外，已经出现了一个自半空中垂下来的大铁锤，晃荡起来，重重撞在玻璃上！

巨大的玻璃墙，在可怕的碎裂声中裂了开来，碎玻璃一半飞溅进厅堂来，一半不知坠落何方。

玻璃一破，直升机的“轧轧”声也传了进来，甚至盖过了众人的惊呼声。只有巨型的直升机，才会发出那么惊人的声音！

原振侠的脸上，也被一小片碎玻璃击中而受了伤，有一缕血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，他也没有法子抹一下。

接下来的一切，在两分钟内完成。铁锤再荡起，把玻璃墙几乎完全铲除，七只箱子和二十多名保安人员，由垂下的吊篮吊了上去，范围居然最后离开。

当他登上吊篮之际，还向目瞪口呆、不知所措的大厅中的绅士淑女们挥了挥手，姿态优雅。像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，作了一篇成功的演说！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厅堂中又恢复了混乱。被打昏过去的拍卖会主持人醒了过来，一副全然不能相信已发生的是事实的神情，但是却又不住嚎哭着！

许多人去撼动封住的信道、出入口的铁闸，但是一点结果也没有，又有不少人因而发出尖叫声来！

原振侠本来以为，最多三两分钟，酒店的保安人员和警方，一定会破门而入的。所以他并不挣扎，忍受着那些平时有教养的绅士淑女，在非常环境中，所表现出来的错乱情绪和行动。

可是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十分钟之后，情形仍然没有改善！

这令得原振侠意外之极，他大声地喝着，才使得混乱的场面略见平静。连他的声音也有点嘶哑：“别乱，应该有电话可以和酒店方面联络的。再不然，直接和警方联络，光是乱有什么用？”

经他一叫，才提醒了各人。手一直捂在挨了重击的脖子上的拍卖会主人，先冲到了一具电话旁，拿起了电话来，吼叫着：“什么？拍电影？拍他妈的电影！劫案，真的劫案！什么全都被抢走了！”

他一面叫，一面喘着气，整个厅堂中的人都静了下来。因为接听电话的人，多半是酒店保安室中的值勤人员，答话通过扩音器，可以使人人听得到，声音十分轻松，甚至笑着：“嗨！对白和计算机告诉我们的一样，一切全照程序进行？可不能耽搁太久，有不少人已经在投诉，拍卖场地封锁太久了……”原振侠心头感到了一阵凉意，耳际也嗡嗡一阵响。拍卖会的主持人向着电话，声嘶力竭吼叫些什么，他没有再留意去听。

因为刚才的一番话，已使他明白，范围的行动进行得如此顺利，的确是利用了整个酒店的计算机保安系统。

原振侠当时，只是概略料到范围利用，也可以说是控制酒店的计算机保安系统，来达到犯罪目的，就已经感到了一阵寒意。事后，当他知道了详

细情形之后，他更是骇然，半晌出不了声。

事后，关于犯罪者如何影响、控制和利用计算机系统这个重要环节，在许许多多有关这件劫案的报导之中，几乎没有被提及。

一则，是由于有关方面故意的隐瞒。

（所谓“有关方面”，相当复杂，包括了警方、酒店本身，和酒店计算机系统的供应者——那是一个大财团的势力范围，还有，甚至是国际警方，以及一些原振侠看来，来历不明，但是显然又有着极大影响力的神秘人物……猜测可能是各大集团的特工，或者是各国的情报人员。）这些力量联合起来，隐瞒酒店保安系统的计算机，从头到尾在帮助犯罪活动这一事实的原因是：这种事情太骇人听闻！由于计算机已经渗入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分，要是电脑竟然靠不住，不但不是人类生活的朋友，而且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敌人，那会引起什么样的大紊乱！

结论是：除非现代社会能够全面、彻底地和计算机割断关系，不然，这种“事实”的真相，必须向公众隐瞒，以免造成社会秩序的大崩溃。

二则，虽然有原振侠的竭力举证，可是所有人等，都不相信有“人脑可以控制计算机”这种事，并且讥笑原振侠是一个幻想家。原振侠可以举出具体的例证来，他可以请黄绢来作证，可是他没有那样做。

在所谓“事情发生之后”，实际上已经历了许多事。主要是由警方和计算机公司为主的各种调查和研究，有兴趣参加这种调查研究的人越来越多。

原振侠由于是主要的在场者，开始时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调查工作，增加了他许多额外的负担。但到后来，有兴趣的各方“神圣”群集，原振侠感到了厌恶，所以他坚决拒绝了再出席任何调查工作的“联席会议”，总算有了暂时的清静。

对了，只是暂时的清静。他为了心情烦，特地向医院请了假，到了一个小岛上。那小岛十分幽静，他的一个朋友，有一幢小小的别墅在岛上。

他准备在岛上，好好地将整件事抛开，只是毫无目的地躺在海边的大石上，听涛声，看白云，过几天平静的日子。

他的确过了一天平静的日子。

第二天，仍然在海边消磨了大半天，到了夕阳西下时分，他躺在一块平整的大岩石上，面向着海。夕阳在海水面上闪起万道金光，令他感到自己像是荡漾在那片金光之上时，他感到有人正接近他，他不安地转过身来，就看到了黄绢。

他躲到这小岛，不想见人。可是这时他一看到了黄绢，就忍不住喝了一声采，立时一跃而起，视线再也离不开她。

黄绢走过来的时候，是迎着夕阳的，原振侠一转身，看到了她，她就站住不动了。

金黄色的夕阳余晖，形成了一个奇妙绚丽的光幕，轻轻柔柔地把她整个人都包在其中。

原振侠躺在海边的大石上，这时潮水已涨，接近大石，要在沙滩上踏着海水。黄绢也就赤着脚，海水卷起的白沫恰好淹过她的脚背，在她的小腿上留下了晶莹的、细小的、映着晚霞反照的小水珠，形成了一种奇异的，如同梦幻一样的装饰。

短裤和在腰际打了一个结的衬衣，使她露着的那一截腰肢，看起来如此细柔。她的双臂，甚至有少女的不知所措的羞涩，有点不自然地摆动着，

右手向上略举，看来准备去掠一掠头发。可是实际上，她的头发绝不需要整理，所以手举到了一半，也就迟迟疑疑地不知怎么才好。

她站着，看来那么挺直。当原振侠望向她的时候，她的眼神闪耀，不知是出自她内心的一种深情的光辉，还是晚霞的反映，她的眼神是如此不真实和变幻不定，可是已美丽和令人心醉得窒息！

夕阳特有的那种光芒，令她美丽的脸庞增添了几分成熟的韵味。这种成熟是女性的成熟，使原振侠和她隔得虽然还相当远，可是已经可以闻到自她胴体中，散发出来的那种成熟女性的体香……那对成熟男性而言，是天地间最大的诱惑！

原振侠当然一直知道，黄绢是一个出色的美女，可是他也一直觉得黄绢的美丽，有着太多的装饰和附属，她和种种有损她美丽的一切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可是这时，站在夕阳余晖中的黄绢，却全然就是她自己，和权位、金钱、名衔、争斗、世界大事、纷争扰乱全然无关。她就是她自己，把她的美丽自一切束缚中挣脱了出来！

原振侠看得发怔，这时，他才知道古人所说的“惊艳”和“看得痴了”是怎么一回事。他看到黄绢在呆了一呆之后，想再向前走来，他忙作了一个手势，令她站着不要动。

黄绢只是把头略仰高了一些，果然凝立着不动。原振侠急急向她奔过去，奔近她的时候，溅起的水花，使得他们身上都溅上了水点，有几滴水珠溅在黄绢的脸上，黄绢也不去抹拭，任由水点在脸上映着夕阳迷人的光辉。

原振侠到了黄绢面前，两人都不说话，先是互相凝望着，像是要直走进对方的心坎中去。双方都想保护自己，掩饰一下自己心底的秘密，不想让对方深入到心中的尽头，他们用眨眼，来短暂地切断对方的目光。

但随即，他们不再掩饰，他们感到，相互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。他们感到，如果天地之间有一个最了解自己，甚至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人的话，那么，这个人现在就站在面前！

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人面前，掩饰自己呢？

于是，他们不但不回避目光的接触，而且，紧紧地拥在一起，谁都不说话，只感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。紧靠着两个人，在沙滩上留下的只是一个影子，当他们手挽着手，一起从沙滩走回那小屋子去的时候，天色早就黑了。

进了屋子之后，没有人想到要着灯。小屋子中光线自然很黑，可是也能令他们互相看清对方。

而且，心灵上的了解，比通过视觉所得的了解更重要。他们紧拥，热吻，灵魂和肉体之间的界限，由模糊而消失。他们相互用可以控制的身体，也用只是意念上的心灵活动，探索着对方，目的是要把双方融为一体。

在他们之间，有着许许多多隔膜，这时全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他们真正融成一体，各自都全然失去了自己，感到自己不再存在，成了一种新的形体。这新的形体，是全然不可捉摸的、变幻无方的，可是又令人沉醉其间，最好从此再也不要对自己。

然而，自己还是渐渐回来了，在汗珠的濡湿中，在急速的喘息中，在剧烈的爆炸感中，自己慢慢地回来。他们睁着眼，可以看到在黑暗之中，自己慢慢地形成……这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，一大团不知是什么的形体，慢慢分了开来，又成为两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是自己。像是从黑暗中逐部分逐部

分形成，先有了模样，然后，又渐渐有了感觉。

终于，他们一起长长地吁着气。又过了很久很久，原振侠才首先打破沉默。

黄绢像一头小猫一样，屈着身子偎在他的胸前。原振侠抚摸着她的短发，声音有点像梦呓：“刚才，我完全不知道有自己……”黄绢发出了一下满足的声音，身子缩得更紧。原振侠陡然把双手双脚，用力伸展了一下：“可是，终于，自己又回来了……”黄绢的声音轻柔：“我……是从你身上……回来的。那种感觉……我只觉得是从你身上回来的”黑暗中，她的大眼睛闪着亮光。她半撑起身子来，凝望着原振侠，忽然“咕”地一笑：“我肚子饿了！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，拉着她进了厨房，一直到吃饱，欢笑声没有间断过。然后，到了他们都转动着酒杯坐下来时，又有一个短暂时间的沉默，黄绢才吁了一口气：“是为了范围那件事来的……”原振侠早已知道，黄绢绝不会为了要和他在一起而来，不过他不愿意接触到这一点，所以他才一直拖延着。但既然黄绢已说了出来，梦幻结束，要进入真实了！

他叹了一口气：“劫案使人震惊，其实，以范围的能力而论，这次犯罪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”

黄绢直视着杯中的酒……她很喜欢这样的凝视：“你是指他利用了酒店计算机系统而言？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，黄绢又道：“据了解，酒店的计算机系统，受了输入资料的误导，以为当时拍卖会、酒店和一家电影公司三方面合作，要拍摄一些‘相当逼真’的场面，而且一切全经过董事会的批准。”

原振侠又点了点头：“是，甚至计算机终端机，也可以复印出正式的批准文件来。”

黄绢直了直身子：“你认为……你坚决认为，这和那个……爱神，能控制计算机操作的力量是一样的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我没有坚决认为，如果我坚决认为是这样的话，就会请你来证明，世上真存在有那样的力量！”

黄绢扬了扬眉：“事情很轰动，各方面都有人派出来，想了解真相。”

原振侠有点愤然：“事实上，他们根本没有胆量去接触真相……”黄绢沉默了片刻，轻轻地呷着酒，舌尖和金黄色的醇酒相碰时，有轻微的诱人的颤动。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关于计算机被利用，其实有更惊人的事实在，可是却没有人愿意深一层地去研究探索！酒店的计算机系统受控制，事情还比较简单……”黄绢点头：“是啊，我也不明白你为何坚持。一个计算机资料员，只要夹带一些不正确的资料，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。”

原振侠挥着手：“拍卖会方面，事先有极严密的保安措施，通过了五家信誉好、业绩好的保安公司，挑选了认为绝对可靠的保安人员……”黄绢咬了咬下唇，舌尖又舔掉了一些沾在唇上的酒：“那些所谓可靠的人，结果全叫范围收买了。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那些人，在决定聘用他们之前，都会把他们的资料，送到国际刑警总部去，由计算机资料作最后的审核。国际刑警总部的计算机，和全世界各地都有联系，那是世界性的计算机系统。‘绝对可靠’的结论，就是经过了那样的程序所得出来的。”

黄绢像是猜到了原振侠要作出什么样的结论，她目光闪烁，有点不安地转换了一下坐着的姿势：“人是会变的，在大量金钱的诱惑之下……”原振侠用力挥了一下手，打断了黄绢的话头：“每一个人都受了收买？‘绝对可靠’的二十七人，个个都受了收买，没有一个例外？”

黄绢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每个人……都有他被收买的价钱。”

原振侠呆了片刻，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：“你宁愿相信人性那么丑恶，那么没有希望？”

黄绢的声音听来平淡：“还有什么别的选择？”

原振侠一字一顿：“我选择，国际刑警总部的计算机系统受了控制，而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。那二十七个人，可能本来就是范围的手下！”

黄绢陡然站了起来，吸了一口气，又坐了下来。过了一会，她才道：“这个人……这个范围，如果他有这样的能力，他简直可以做任何事了。我看他不必去抢劫什么，抢劫行动，终究还是要冒一点风险的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可是却也带给他极度的享受，我在他的神情上可以看出这一点，他当那是最刺激的游戏。我看他会不断地犯罪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追求刺激，也就是说，一次比一次犯罪的规模更大……”黄绢蹙着眉，她这次来，和原振侠有很多有关范围的事要讨论，但真正的目的，却又不能对他说。

黄绢的真正目的是想和范围联络，她不一定要利用范围去做事，但是至少不想和范围处在敌对的地位。她知道，尽管各国的高层情报组织，在表面上都不愿接受原振侠的结论，但是事实上又都觉得有这个可能，所以更急于和范围接触。

范围是一个肆无忌惮的犯罪者，当一个犯罪者的犯罪能力，大到了像范围那样，犯罪行为就会转变，会在人类行为中由犯罪而变为不犯罪……非但不犯罪，甚至还可以成为英雄行为！

中国人大抵是最早，看清楚了这种人类行为的奇异转换过程的。堪称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……庄周先生说过：“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。”

（偷一个皮带扣子的人，会因犯罪而被杀；偷了一个国家的人，可以做皇帝！）又岂止黄绢想和范围接触，其它想和范围接触的势力、组织，不知多少！

以前，那种惊人的犯罪行为，和范围之间的联系十分隐密，没有确凿证据。可是这一次却大不相同，范围全然以本来面目行事，有超过一百个目击证人，目睹他进行犯罪行为。

范围等于向全世界的治安力量挑战，宣布他自己是犯罪者，他挑战成功。而且现在他要是肯露面，看来不但不会入狱，反而会被许多国家待为上宾！

原振侠也隐约可以料到一些黄绢所隐藏的真正目的，他听来像是不经意地问：“事情发生已经一个月了，还是没有他的消息？”

黄绢没有回答，只是欠了欠身。她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等于已经回答了问题：还是没有范围的消息。

要在各方面全力追查之下，可以销声匿迹躲起来一个月，像是消失在空气中一样的人，已经不多。而范围不单是一个人，还有和他一起上了那架大型直升机的二十七个人！还有那架大型直升机，还有那七箱宝物……直

升机当时在酒店的上空停留了五分钟，目击者成千上万。

人人都以为那是在拍电影，地面上，警察还维持着秩序呢！

大型直升机的“表演”，令地面上的围观者掌声雷动。然后，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，巨型双翼直升机向南飞，飞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之中，有许多人曾见过这架巨型的直升机。警方人员访问了许多目击者，证明直升机一直在向南飞。

最后在海面上见到那架直升机的，是一艘渔船上的渔民，一共十多个人。都说从来也未曾见到过那么大的直升机，所以印象十分深刻。

自此之后，直升机就不知所终。没有人知道整架直升机，和机上至少三十个人（单从酒店顶楼出去，上了直升机的，已经有范围和二十七个保安人员），以及七箱宝物去了何处！

当然有去处，只不过不为人所知而已。

黄绢静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有几种揣测，最可信的一种，是海上有大型船只接应。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。海上有大型船只接应，自然是合理的推测，大型船只可以“化装”为大型捕鱼船、货柜船、运油船、邮船等等。

大型船只要“消化”一架直升机和几十个人，轻而易举。

更有可能，范围的总部，就设置在这样的一艘大型船只之上……黄绢又说了几种猜测，原振侠道：“我想，大型船只的推测，应该最接近事实。”

黄绢现出了一种相当复杂的神情来，欲言又止。在这时候，原振侠突然挥了一下手，显然他们同时想到了同一件事。

原振侠向黄绢作了一个手势，请她先说。黄绢吸了一口气：“有一个组织，十分神秘，也十分活跃……他们的活动，绝大部分和犯罪行为有关，这个组织的名称是‘非常物品交易会’，你听说过？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

黄绢有点迷惑：“这个‘交易会’，拥有一艘豪华之极的大客轮，在那客轮上，甚至整师坦克部队的装备，也有交易……”原振侠点头：“是，我听说过……”他又摇头：“但我不认为那和范围有关。”

黄绢有点急速地眨着眼：“对于‘非常物品交易会’，你知道……内幕？”

黄绢显出她对那个组织的浓厚兴趣，原振侠的反应却出奇地冷淡：“不，我只是约略听说过。”

黄绢的神情相当疑惑，原振侠呷着酒，避开了她的目光。

原振侠确实知道“非常物品交易会”的内幕，他是在他尊敬的那位先生那里知道的。

也知道有两位值得尊敬，而他未曾见过面的先生，一位外号叫“鹰”，一位外号叫“浪子”的，曾和这个“交易会”，有一场十分热闹的交手经过。

也正由于这一点，他才肯定那和范围无关。因为他觉得，行事手法和性质都截然不同。如果范围恰好也利用了一艘大船，那只是巧合。

黄绢侧着头：“范围为什么要公然行劫那批古物，也没有人猜得出。计算机公司……全世界几大计算机公司，放弃了勾心斗角的竞争，破天荒联合起来。他们首先想到的，自然是计算机怪杰康比博士。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博士还没有消息？”

黄绢盯着原振侠：“没有……原，在南中国海上的遭遇，你有瞒着我的

地方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轻轻握住了她的手，把她的手拉了过来，放在唇边，轻吻着她的指尖。黄绢缓缓地吸着气，原振侠道：“是，不过瞒着你的，只是一点。”

黄绢整个人震动了一下，有极短的时间，她的神态简直就像一头猎豹一样，眼中射出可怕的光芒来。

原振侠却不理睬她的反应怎样：“那只是我和海棠之间的一句对话。她问我：‘你选择了谁？’我反问她的：‘你选择了什么？’”黄绢把那两句话反复念了几遍，有些迷惑：“这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你为什么要瞒我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，双手一起握住了黄绢的手：“我不想同样的对话，在我们之间重复一遍”黄绢低下头去，她长长的睫毛不住地抖动，可见她心情正十分激动。可是当她抬起头来时，却显然已令自己平静了下来。

她全然转换了话题：“范围和爱神，是不是有某种联系？他们都对计算机……”原振侠不等她说完，就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才是有事瞒着我……”他再叹了一口气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想到刚才和黄绢共同跌进了梦幻的欢乐，实在不愿意重回现实世界中来。

黄绢咬了一下下唇：“是的，事实是，据知，至少有二十个国家的元首……实际掌握权力的领袖，收到了范围署名的函件。”

原振侠自黄绢的神态上，察觉了黄绢有事隐瞒着，可是他再也料不到，竟然是那样的大事！范围既然已有了那样的行动，那么他的下落不再重要，他布置那场劫案的目的也十分明显，那是公然展示他的能力！

刹那之间，原振侠有点喉头发干。他舐了舐嘴唇：“说些什么？”

黄绢犹豫了一下，自袋中取出了一张纸来。那是一张影印的纸张，看来一点也不特别，可是当她递给原振侠的时候，她的手有点发颤，原振侠在接过来的时候，也感到极度的不自在。

他把折起的纸打开来，一望而知，那是计算机打字机印出来的字体……英文。信的内容很简短：“阁下治理整个国家，可曾思及依靠什么力量？亦即整个国家统治机器之运行，能否脱离贵国各种机构之计算机系统？本人能影响任何计算机系统之运作，不久，贵国将会切实知晓本人在这方面之超特能力，届时当再进行联络。再者，送达阁下之信件，便是本人运用此种特殊？Transfer interrupted！”

信末的署名是“范围”……用英文拼音，然后是龙飞凤舞的两个汉字签署。

原振侠看得呆了半晌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黄绢低叹了一口气，可想而知 A 发生的事一定是范围宣称的“影响计算机系统的运作”。

黄绢欲言又止，那又显然是牵涉到了十分重大的秘密。

看到黄绢这样的神态，原振侠正想叫她不想说大可不说，反正事情与他无关。

黄绢却已开口：“据知，收到这种信件的各国元首，由于信件是完全不按照正常的程序，自动出现在处理最机密文件的计算机终端机上，所以大起恐慌。都曾下令彻底检查计算机系统，可是一点毛病也查不出来。”

原振侠有点懒洋洋：“贵国一定也曾这样做过？”

黄绢道：“并没有例外……在收到信之后的一个月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

演习，程序由电脑安排，完全违反了原来的计画……幸而是演习，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，结果一定是全军覆没！”

原振侠并不感到特别震骇，因为这是目前人类信赖计算机运作的情形下，一旦有了意外的必然现象。

黄绢用力挥了一下手：“苏联的一枚最新型导弹，偏离航道两千公里，再加上震动世界的核电厂……”原振侠不等黄绢讲完，便用力一挥手，打断了她的话头。然后，凝望着她，眼神之中带有深切的惘然，甚至接近悲哀。

好一会，他才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向我说那些有什么用？我帮不了你什么！”

黄绢的眼神之中，却显出极其热切的神采来：“你能帮我，只要你愿意！”

原振侠不等她再向下说，就霍然站起，急急道：“好，就算你说得对，可是我不愿意帮你，绝对不愿意帮你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令我帮你……”他一口气说下去，语气坚决之极，双手紧握着拳，而且神情也出现少有的紧张和严峻，甚至于额上的青筋也隐隐绽起。他如今这种神情，只怕他自己照镜子，也会吓上一跳！

那种神情，自然是他内心实在感到了事态严重之后的一种反映。

事态严重在：范围这个大犯罪者，有了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力量。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他终极的目的是什么，但一想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。

事态又更严重在：原振侠一下子就可以料到黄绢，或其它各国的决策者，在面对这种力量之际，首先想到的，就是想和这种力量结合！

那是人类历史上，不知多少野心家做过的梦……成为全人类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！

本来，要把这样的野心大梦化为事实，绝不容易。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失败者，名字可以列成一长串。

可是，当全人类在不知不觉间，把自己的主权逐步向计算机移交出去，而且交得心甘情愿之际，要实行这样的野心大梦，就容易得多了！

谁只要控制了计算机系统的运作，谁就可以成为全人类的最高统治者！

黄绢要自己帮助的是什么呢？原振侠的思绪十分紊乱。是要自己和范围去接触？是觉得范围和爱神之间，必有某种程度之联系，再要自己去找爱神？

一联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的心中更乱。他是和海棠一起见到爱神的，海棠所属的那个势力，当然比卡尔斯将军，更急切想拥有全人类的统治权，他们当然也收到了范围的信。

那么，海棠会不会也来找自己呢？在极度的混乱中，原振侠有点神经质地又叫了起来：“我绝不会帮你……”他一面叫着，一面狠狠向黄绢望去。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黄绢对他坚决拒绝的反应是一点也不在乎，作了一个无所谓的手势，同时十分轻松，和他紧张的神态恰好相反，语调也带着几分调皮：“别说得太肯定了！我不能令你改变主意，会有人能令你改变主意！”

原振侠把拳握得更紧，他用压制的，但是又迸发的、充满怒意的声音叫：“没有人能！”

黄绢仍然像置身事外一样地望着他，原振侠正不明白，何以她会有这样的神态时，忽然楼梯上传来了一个轻柔动听，入耳之后全身有说不出的舒畅的声音：“不见得吧，别太肯定了！”

一时之间，仿佛天下地上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。

无论肩上有那么重的重担，也被那一句话化为乌有，就算脚下所踏的是满途荆棘，也在这一句话之中化为柔软的菲菲芳草。

原振侠刚才的心情，何等紧张，不但双拳紧握，连额上的青筋也绽了起来，说话已不是说出来，而是近乎声嘶力竭叫出来的！

可是，就在那句话一入耳之后，他握紧的双拳松开，又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，全身肌肉自然而然地一起放松，他可以清楚地感到这种松弛。

虽然那句话所说的，他不同意，可是那声音入耳，实在太令人身心舒畅，是以，他不想与之争辩，只是懒洋洋地笑。

那种极度放松，仿佛已超然物外的感觉，多年之前，他有类似经验。那是他还在医学院求学期间，教授采用了特殊方法，教毒品对人体、对人的思绪的影响，他自愿接受了一次吗啡注射之后，有类似的反应。

后来他在作报告时，曾形容这种感觉，仿佛是跌进了一种清清楚楚被催眠的境地之中！

这时，原振侠陡然回想起来，心中不由得怔了一怔！催眠的力量？那动听的声音是什么人发出来的？何以会使自己有那样异特的感觉？难道那正是一种催眠的力量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，发出那声音的人，毫无疑问，是世界上最具有力量的超级催眠大师！

原振侠虽然心念电转，那语音余音袅袅，兀自在他的耳际盘旋。或者说，已直入他脑际的听觉神经中枢，在那里徘徊不去，使他的身心仍感到舒畅无比。

他十分悠闲地抬头寻声看去，脸上挂着一种看来心满意足的笑容。

原振侠和刚才那种剑拔弩张的神态，全然判若两人。声音是从楼梯上传下来的，他寻声看去，自然而然要抬头向上，所以视线也就会掠过黄绢。

他看到黄绢在笑着，俏脸上有着几分幸灾乐祸的神色，但也有几分妒嫉的神采。

原振侠心中闪电也似地闪过了一个念头：莫非是海棠来了？

可是他立即否定了自己这个想法……海棠的声音虽然动听（黄绢的声音又何尝不动听？美女若是没有动听的声音，便不成其为美女，倒并不是美女一定会有动听的声音……）可是海棠的声音再动听，也不会有那样的力量。

原振侠可以肯定，那声音一入耳，就会使人产生那样的感觉，必然是由于声音之中，含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之故！

他的视线掠过黄绢，望向楼梯，他看到一团轻雾，正自楼梯上，冉冉飘下来……飘下来的当然不是“轻雾”，而是一大团洁白的轻纱。轻纱披在一个丽人的身上，一重又一重，将丽人的胴体全都遮掩住，甚至还有好几重轻纱的面幕，遮住了丽人的脸。

原振侠一眼看去，所能看到的，只是她一头乌黑的、闪亮的长发……可是奇怪在，即使原振侠所能看到的，只是对方的一头美发，他一下子的印象，就是“丽人”，而不是女人。那是他略一定神之后，仍然可以肯定的事！

原振侠绝未想到，小别墅的楼上，会有一个人在！

那丽人显然不是才到达，而是早就在楼上的了。原振侠也立即可以明白，自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在，黄绢一定早已知道了，所以，才会说：“我不能令你改变主意，会有人能让你改变主意！”

原振侠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推定，黄绢和那丽人一定是一起来的。到了

小岛上，先进入了小别墅，那丽人留下来，黄绢到海滩上找自己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不禁心头怦怦乱跳起来，望着那正在缓步走下来的丽人，脸红耳赤，手足无措，竟不知如何才好！

因为从海边一回来，他只当别墅中只有自己和黄绢，根本未曾上楼。那坠入梦幻境界的男欢女爱，绝无任何保留和忌惮，那丽人就算一直在楼上，没有看到什么，也必然听到了甚么。原振侠绝不是生活作风保守的人，但一想到这一点，也不禁尴尬万分！

那丽人竟像是知道原振侠心思尴尬一样，翻手做了一个掩嘴的动作，发出了一下轻笑声。

掩口轻笑，那是十分普通的一个动作。略有不同的是，她掩口时，手心向外，手背向着自己，手指微弯，动作看来也就格外轻柔动人。再加上她所发出的清脆动人的笑声，虽然只是一下轻笑，却包含了善意的讥嘲、适意的谅解，有几分羞涩，也有几分挑逗，更有几分暗示。

原振侠在那一刹间，也就浑然忘却了尴尬，整个人有着心神俱醉的感觉，简直已经痴了！可是他仍然有足够的清醒，在心中问了自己千百遍：这是谁？这是谁？

如果黄绢早知她在这里……黄绢一定是早知她在这里的，因为对于她的出现，黄绢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。那么，刚才怎么她会一点顾忌都没有呢？

是黄绢和她太熟络，到了完全不用顾忌的地步，还是黄绢放肆地酣畅淋漓，想在这个神秘丽人面前，表现她和自己的特殊关系？

女性的心理十分难以捉摸，原振侠一片浑噩，全然无法作出任何结论。那时，丽人身形翩翩，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，他的鼻端又沁入了一股难以形容，他敢说从来也未曾闻到过的芳香。

他呆呆地站着，黄绢的冷笑声自他的身后传来，当然是在嘲笑他这时的失态。可是他却连头也不转过去，不由自主地深深吸着气。

丽人站定，腴白如玉的纤手扬起，开始揭起面上的轻纱面幕。她是自上而下揭开面幕的，当她的额头才开始在轻纱下显露出来之际，原振侠陡然之间，想起了一个人来！

他像是头顶之上，忽然挨了千斤重的铁锤重重一击，整个人直跳了起来。同时，他张大了口，伸手指着丽人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丽人在这时又笑着，仍然发出动听之极的声音：“认出我是什么人了？”

原振侠仍然说不出话来，他只觉得全身血液凝结。好不容易，才回头向黄绢望了一眼，他是想询问黄绢，怎么会和她在一起的？

黄绢依然是那样的神情，还多了一份不屑的神色。那丽人的动作虽然缓慢，可是当原振侠再转回头来时，她面上的轻纱已揭到双眼以下了。

那样的眉，那样的眼，不单是原振侠，连黄绢也由衷地自肺腑之间，发出了一下赞叹声来！

眼波澄澈深邃得难以形容，那样地黑白分明！流盼之间，有飞扬的闪光，如诗如画，如秋水如朗月！

原振侠在赞叹声中，闭上了眼睛。他当然不是不想看那样的一双美目，而是他已经知道了那是什么人，心境无比撩乱之故。

当丽人才一从楼梯上出现之际，由于轻纱飘飘，看来很像是浓雾缭绕。原振侠曾在一个十分短暂的时间中，以为那是“爱神”来了。

可是，他立时否定了这个想法。那时，他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头黑发，

可是他已强烈感到，那不是他曾在一个奇异的境地之中见过的爱神。

爱神给人的感觉十分恬静平安，可是这个丽人，却在发出令人心身都觉得无比舒泰的声音的同时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之感！

原振侠当时，还不知道这种怪异的感觉由何而来，现在，他自然明白了！

他当然不能一直闭着眼睛，当他闭上眼睛的那短暂的一刹间，他心中想到的只是，她终于来了！早知道她一定会，迟早会出现在自己面前的，可是，无论怎么设想，再也想不到，会在这种情形下出现！

他又睁开眼来，水盈盈的眼波也正扫向他。他嘴唇掀动了几下，终于叫出了对方的名字：“玛仙……”是的，从楼梯上走下来的美丽女郎是玛仙……就是那个本来丑如鬼怪，后来借着巫术的力量，变得美如天仙的玛仙；就是跟了大巫师去修练巫术，在临走之前，声言绝不会放过原振侠的玛仙；就是曾吸过原振侠的血，以催动巫术的运作，在巫术的规则下，她必须使原振侠，成为她生命之中唯一的男人的玛仙！

玛仙已把她的面罩全揭了下来，那实在是无懈可击、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的美貌。

可是，在美丽动人的一切组合之中，又隐隐透着无比的诡异！

原振侠在才一听到她的声音之际，曾联想到过超凡的催眠力量，也曾联想到，若能发出那么巨大的催眠力量，那么这个人，一定是世界上最超特的催眠师。现在想起来，那自然是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千百倍！

玛仙岂止是超级催眠师……照她临别时的说法，如果她学成了巫术中的一切诀窍，那么，她是自有巫术以来，天地之间，最具巫术力量的大女巫！

一个大女巫，总不能把她的妖异之气完全深藏不露，总会有一点透出来的！

这时，玛仙扬起手来：“真好，还记得我，吓着你了？”

她说着，又不等原振侠回答，接着发出了一下十分清脆悦耳的笑声，一脸调皮的神情！

玛仙双颊上，却又飞起了一团赭红。她虽然一言未发，可是她眉梢扬动，眼波流转，口角微抿，俏脸带羞，一切的一切，也就像是在说话一样。而且，原振侠一看就可以知道，她是在说刚才他和黄绢的颠狂！

原振侠又脸红耳赤起来，不禁回头，向黄绢投以责备的眼光。

黄绢也红着脸，娇艳的俏脸上，像是涂抹了过厚的胭脂，又像是用力掐挤一下，她心头的鲜血，就会透过她凝滑的皮肤沁挤出来一样。

她当然不是为了尴尬才脸红的，她是为了兴奋……回想起刚才的情形，一种余波荡漾的异常兴奋！

当原振侠向她望去时，她大眼睛忽闪着，向玛仙指了一指：“她是什么人，你知道的，也就没有什么事可以瞒得过她，更没有必要瞒她……”原振侠实在有点啼笑皆非，他知道再说下去也没有用，还是快转换一个话题的好。他挥着手，像是想把狼狈的情状挥走：“真没想到，你们是怎么……会在一起的……”玛仙笑语如珠，使人沉醉：“信不信只是偶然遇到的？我们同时来找你，就在这小屋子的门口遇上了，而且一看就知道对方是什么人……”原振侠摊了摊手，表示信与不信，都和他不发生关系。玛仙一双妙目，注定在原振侠的身上：“真的绝没有什么力量，可以令你改变主意？”

原振侠不禁“啊”地一声……由于玛仙的突然出现，令得他像是忽然

一下子跌进了惊涛骇浪之中一样，全神应付目前的变化，在玛仙出现之前，曾发生过什么事，全都抛在脑后。这时玛仙一提，才想了起来，他呆了一呆，发出了“啊”的一声，声音也不如刚才那样坚决，而大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了！

而同时，他的心中也疑惑到极点！

看来，玛仙的出现也和范围有关，这便是令原振侠感到疑惑的原因。范围的行为，和尖端的科学有密切的关联，但是玛仙却是一个超级女巫，巫术是人类极其神秘的行为，难道在巫术和计算机之间，也会有什么关联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不禁苦笑起来……巫术和计算机，这两者之间，实在无法有任何联系的……但是进一步想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巫术是一种力量，计算机也是一种力量。而且，巫术的力量和计算机的力量，全是那么不可测，至少，范围控制计算机的能力，和玛仙的巫术能力，全是那样神秘！

原振侠的思绪十分紊乱，玛仙却又笑语殷殷，自喉际发出了一下听来无可抗拒的“嗯”的一声，在催促他作出回答。

原振侠缓缓吸了一口气：“真想不到，巫术和计算机之间，会有联系！”

玛仙微笑着，洁白得令人目眩的牙齿，在樱唇之间若隐若现。当她的舌尖，由于说话而伸缩之际，组成极动人的一连串的动作：“当然有联系！巫术和计算机，有一个共通点，你难道捕捉不出？”

原振侠在玛仙的轻言蜜语之下，有点站立不稳的感觉，他不由自主，伸手扶了一张桌子：“共通点？我再也没有想到过……”玛仙“咯咯”娇笑了起来。她的笑声，令原振侠感到了一片极度的惘然，像是随着她的笑声，不但心灵进入了一个不可测的境地之中，连身体也像是真正地离开了现实一样！

他连忙勉力镇定了一下心神，心知那一定是发自玛仙的一种巫术力量所致。巫术力量再加上玛仙的美丽，那会使人在心甘情愿的情形下，不知不觉，坠入不知是什么样的陷阱之中！

要对抗这种巫术力量，似乎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凭借自己的意志。

所以原振侠勉力镇定心神，可是那种恍恍惚惚、无所适从、空空洞洞、令人心产生恐惧的感觉，却仍然一阵一阵在向他袭来。

那甚至不是心理上的一种感觉，而在生理上，也形成了真正的一种恐惧。他的鼻尖上，因此而有细小的汗珠沁了出来。

这时候，玛仙又向他接近了些，朱唇轻启，声音轻柔动听得如同云彩上的轻风：“巫术和计算机的最大共通点，是两者的力量，都要依靠人脑的活动而发挥！”

原振侠心中，实在不愿意再讨论下去，他甚至于想拔脚逃走，再也不要面对这个超级女巫。

可是，超级女巫看来并没有在施展什么巫法，只不过是她所说的话，具有极度的吸引力，吸引他要讨论下去，和使他感到暂时是没有什么危险的。要逃，等她大展巫术时再逃也不为迟。

所以，他非但没有逃避，反倒也向前移近了少许。他道：“计算机是依靠电作为动力来运作的，如何靠人脑……”玛仙的笑容在原振侠的面前绽开，她的笑容扩散为深邃无比的视觉上的奇景，令人身心舒畅。她反问：“没有人脑的控制，计算机的资料自何而来？”

原振侠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。

是啊，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！计算机和人脑之间的关系，从一

开始，就结缠在一起，不可划分。没有人脑的思考，计算机由何产生？

最简单的计算机，或者说，计算机的最初形式，是人脑活动所构思出来的。说得简单一点：计算机是人造出来的东西！

计算机是人造出来的，计算机运作、活动的资料全由人供给，计算机的操作，也由人控制。电脑的力量和人脑活动的关系，自然再密切也没有了，这是一个极简单的现象！

而巫术，巫术如果不通过人，也无法施展，和人脑的活动，自然也密切之极。

原振侠在忽然之间，想到了一个极简单的数学定律： $A = B$ ， $B = C$ ，则 $A = C$ 用这个公式，把A（巫术），B（人脑活动），C（计算机运作）代入，那么，就可以得出巫术等于计算机运作的答案来。

想起来，似乎有点滑稽，但根据数学定律来列式，却又必然得出这样的结果！

巫术和计算机之间能划上等号，原振侠感到好笑，可是又笑不出来。玛仙的笑容像是巨大的万花筒一样，在他的眼前，散发出绚丽夺目的诱惑，他鼻尖上泌出来的汗珠更多。突然，在玛仙拈起身上的轻纱，替他抹拭鼻尖上的汗珠之际，原振侠像是遭到了雷击一样，陡然震动，连连后退。

他退得狼狈之极，几乎跌倒。玛仙站着不动，似笑非笑地望着他，原振侠有惊魂甫定的感觉，双手挥动着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玛仙却又悠悠地叹息了一声，她那叹息声，能叫人的心直向下沉，把一切愁思，全都自心底深处勾了起来。原振侠绝不想，但是却自然而然也跟着她叹了一口气！

在他也叹了一口气之后，他又吃惊得紧握住了拳头，声音有点嘶哑：“你……别向我施展巫术……”玛仙并没有为自己辩护，反倒是在一旁的黄绢，用听来相当冷静的声音道：“原，公平一点，她什么也没有做！你以为她在施展巫术，那只是她本身的美丽，所发出来的魔力和魅力。这种力量，本来已足以使异性神魂颠倒的了，如果你感到无法抗拒……”原振侠实在不知曾经历过多少难以处理的场面，可是再也没有比如今的处境，更令他感到手足无措。

他像是傻瓜一样站着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不！不！”

玛仙低声问：“你说不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原振侠老老实实回答：“不知道，我…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”

玛仙低下头去，声音更低，低得几乎听不见，但是却又清清楚楚，进入了原振侠的耳中：“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运用巫术的力量，使你成为我的男人，那是违反巫术的法规的。如果我运用巫术的力量来勾引你，那我会受到惩罚，会回复以前的丑陋。所以，你可以放心，我不会那么做……”原振侠仍然不知所措：“可是你……你的样子，你的声音！你的……”玛仙接了上去：“我的一切，令你感到震撼？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。

玛仙又发出了极迷人的微笑：“那和巫术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只是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的一种自然力量。黄绢说得很对，如果你感到自然的吸引力难以抗拒，你大可接受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踏前了一步，来到了原振侠的近前。还吸了一口气，挺了挺胸，高耸的胸脯，轻轻在原振侠的胸前碰了一下。

那是……可以说是全然无意的轻轻一碰，而且，隔着她身上的轻纱，和他身上的衣服。

可是，原振侠却像是遭到了重量级拳击选手的当胸一下重击一样，竟然踉跄跌出了一步，闭上了眼睛。在他闭上眼睛的一刹那，他眼前竟又清晰地浮现出，他第一次在医院的电梯中，看到玛仙完美动人得几乎不像是真实一样的胸脯来！

任何男性，都无法抵抗这样的女性美胸的诱惑。桑雅医生从此神魂颠倒，阿财自此更是甘愿终身作她的奴隶，而那时，玛仙的容貌，还是鬼怪一样地丑陋！

（这一切，都记述在《巫艳》这个故事之中。）而现在，她是那么美丽！

原振侠像是一个在绝境之中，挣扎了太久的人一样，感到极度的疲倦，而又前途茫茫毫无希望。
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人会放弃挣扎，即使事关生死，也会想放弃算了。他这时就想：就接受了她的诱惑吧……那又有什么关系？管她是女巫还是仙女？黄绢、海棠，再加上玛仙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当他一想到这一点时，他心头怦怦跳着，近乎勇敢地睁开眼，眼中射出了一种异样光彩！

他像是把一切顾忌全都抛开，以再也不怕任何力量的气概，直视着玛仙。呼吸的急促，令他胸口起伏。

玛仙轻咬着下唇，一动也不动。可是她全身上下，又没有一处地方不发出女性的诱惑力，而且，那种诱惑力越来越浓！

原振侠也站着不动，空气似乎在刹那之间凝结了一样。黄绢的声音在这时传了过来，她的声音听来有点干涩：“我先避开一下……”就在那一刹那，原振侠心境豁然开朗！

他“哈哈”一笑，向后摆了摆手：“当然不必……”刹那间，他感到了真正的轻松！

自从玛仙一出现，他一直在竭力和她作精神力量上的抗拒。

那种抗拒令得他全身神经紧张之极，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。

可是，突然之间，在他放弃了挣扎之后，心情一松，使他想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……自己何以和玛仙作抗拒呢？她是那样迷人的一个美女，就算接受她，又有什么不好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抗拒和挣扎都突然消失，再也不复存在，使他心情无比轻松，那反倒令他的定力突然增加。玛仙的美丽自然迷人之极，但是他……原振侠，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成为她的俘虏！

恰好在这时，黄绢说了话，更令得原振侠心境平静，使他全然恢复了自信！

男女之间的关系，有时就那么奇妙，一个念头的产生或转变，就可以使事情发生根本的变化。

他在摆了摆手，留住了要避开去的黄绢之后，优闲地走开了几步：“我可以考虑刚才坚决拒绝的事，自然是由于玛仙女巫突然出现的缘故……”玛仙和黄绢对于原振侠神态的骤然改变，都现出惊讶的但却一闪即逝的神情来。

黄绢不解的疑惑神情时间略长，玛仙则显然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振侠的心态转变，她满心欢畅，笑容也更灿烂。因为她知道，原振侠心中已有了决定，那决定是……把她当作是一个美女，而不是一个超级女巫了！

对原振侠来说，面对一个超级女巫，会使他感到不知所措，但如果只是一个超级美女的话，原振侠自然有应付自如的自信心！这令他登时变得十分轻松，他甚至能直视着玛仙，仔细欣赏她的美丽，那使得玛仙的双颊上，泛起了一片酡红。

黄绢在一旁看到了这种变化，以她女性的敏感，她自然也知道这种变化的意义。刹那之间，她只感到极度的疲倦！

黄绢真的感到了极度的疲倦！在那一刹间，她想放弃权力，放弃将军的头衔，再也不管训练“突击队员”的事，再也不管什么人，有能力控制计算机系统的运作，什么全可以放弃！

但是，她又立即自己问自己：即使是那样，能不能就得到原振侠呢？看如今原振侠和玛仙对望的情形，只怕已经迟了，一切都已经迟了！

黄绢感到心头有一阵刺痛，但是她却早已习惯了掩饰自己的情绪，她轻松地鼓了几下掌：“还是巫术能改变男人的心！”

玛仙微笑着：“我没有使用巫术，对他，我不必使用巫术！”

原振侠望向黄绢：“我相信，你们之间已经商量过要我做些什么？”

黄绢点了点头，玛仙也点了点头。

原振侠仍然有点大惑不解，他作了一个“不明白”的手势：“如果要我做些事，那至少要让我知道，你们的计画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产生的！”

玛仙笑靥如花：“当然是从我们在别墅门口，偶然相遇开始的！”

黄绢先是在原振侠的宿舍中没有找到他，从医院方面，知道原振侠到了这个小岛上。

当她来到小岛上，也找到了那间小别墅的时候，却看到小别墅门口的石阶上，坐着一个衣着十分随便普通，但是不论容颜、身形，都美丽得无可比拟的女孩子。当黄绢走近的时候，那女孩子抬起头来，用她一双闪耀着异样光采的眼睛，向黄绢望了过来，再以动听的声音向黄绢打招呼：“黄将军，你好！”

黄绢先是陡地怔了一怔，等到她看到那美丽的女孩，示意她也在石阶上坐下来时，她犹豫了一下，那女孩子已经道：“他不在屋子里，在海边！”

黄绢扬了扬眉，仍然径自走上石阶。在她要伸手推门的时候，那女孩子才道：“我的名字是玛仙，我是一个女巫。我想，原大概向你说起过我！”

黄绢突然转过身来，玛仙仍然坐着。

只见她双手托着腮，神情看来几乎有几分纯真，可是又有着明显的挑战性。黄绢的反应是故意的冷淡：“是，他提起过，听说你吸血，是一个吸血女巫？很抱歉，我对于巫术没有认识，也不想认识！”

玛仙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：“吸血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，除非有特殊的需要，我不会再吸血。你对巫术自然不会有兴趣，不然，你也是一个女巫了，对不？”

黄绢的神态更冷：“你对于女巫这个身分，好象十分喜欢，也十分欣赏？”

玛仙点头：“是啊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分，也应该欣赏自己的身分。我欣赏自己是一个女巫，就像你欣赏自己是一个将军一样！”

黄绢怔了一下。玛仙说话的声音动听，神态优闲，可是说出来的话，词锋尖锐，竟令得她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

黄绢本来是想就她女巫的身分，讥笑她几句的，可是她却毫不在乎！

黄绢瞪着玛仙，玛仙抬头向天，神情顽皮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可惜他不是将军手下的兵，如果是，只要下一个命令就可以了。现在，还要去求他！可是他是那么可爱，唉，最忘不了的是……”玛仙一路说着，黄绢的心中就一路吃惊。因为玛仙所说的，正是她的心事，正是她心中对原振侠的想法！

她知道玛仙是一个女巫，自然擅长巫术，可是她却不知道，能探知他人的心事，也属于巫术的范畴……如果玛仙真有这样能力的话，那么，在她面前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？

黄绢一想到这一点，心头骇然，不由自主地连退了好几步。

像是离得她远一些，就可以安全一点。

而玛仙在说到一半时，突然停了下来，蹙着眉，像是在想些什么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最忘不了的是……是……”看她的神情，像是记不起“忘不了”那是什么。可是接着，她的神情又充满了疑惑，抬头向黄绢望来。

黄绢一接触到她的目光，又吓了一跳。在玛仙的双眼之中所发出的那种光芒，确然像是可以直透人心一样！

玛仙有点抱歉地一笑：“我竟捕捉不到具体的形象，令你忘不了的，一定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环境！怎么是迅速移动的白色的的一大片？那是……”黄绢在那一刹那，在玛仙的话的引导之下，像是受了催眠，竟脱口道：“那是一场大风雪！”

玛仙的双眼之中，闪耀着明亮的光芒：“对了！大风雪……山洞，还有火堆。火苗在窜动着，火苗越来越小，熄灭了，你们不觉得冷，紧拥着的爱侣，在任何情形下，都不会觉得寒冷的……”玛仙最后的几句话，声音十分低。

她所说的每一个字，却像是利锥一样，刺着黄绢的心……她说的情形，正是黄绢和原振侠在日本山区的大风雪中遇险，他们在一个山洞之中避难。那也是黄绢再也难以忘记的情景，一回想起来，令她又是甜蜜又是难过！

自此之后，事情发生了那么多变化，她和原振侠之间的关系，越来越疏远了！

不过这时，黄绢却没有心情，去感叹她和原振侠之间的感情变化，因为玛仙的话实在太令她吃惊！

这一切，玛仙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，那……真是巫术的力量？

她向玛仙望去，不但神情惊骇，而且身子还在微微发着颤。

这个叱咤风云、指挥若定的女将军，在神秘莫测的巫术力量之前，感到了战栗。令她战栗的力量，不是什么新式的武器，而是不可测的，对她来说，只是一片黑暗和陌生的神秘——那是全然无从抗拒的！

在惊恐之中，她神情仍不免有几分疑惑，那化为询问的眼光，投向玛仙。玛仙却毫不留情，神情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黄绢勉力使自己镇定下来，指着玛仙：“你……你竟能知道……别人在想些什么？”

玛仙立时道：“只是一部分特别强烈的想法，你为什么会对这种现象表示那样骇异？不但巫术力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，很多方法都能做到。你应该听说过‘他心通’这个名称，也应该知道心灵感应，甚至快脱出玄学的范围，而进入科学范围了！”

玛仙一口气说着，黄绢也渐渐镇定了下来，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盯着玛仙，仍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玛仙笑了一下，摊着手：“我们之间，不应该

有任何敌意，我甚至可以……可以……”她在讲到这里时，忽然轻咬了一下下唇，作出了一个十分无可奈何的神情：“我甚至可以，使你达到你的愿望……”黄绢陡然叫了起来，声音听来十分不自然：“你知道我有什么愿望？”

玛仙笑着，笑容亲切：“何必讳言呢？你想再和他……像是那次在山洞中一样，再那样亲热，而毫不想及其它，进入共同的……”玛仙所讲的话，黄绢竟没有听进去。她觉得耳际嗡嗡作响，看出去，所有的东西也全像在摇摆。

她是那样失魂落魄，以致连玛仙站了起来，在她的面前作了一个相当怪异的手势，她也没有加以注意。

玛仙说中了她的心事……几乎任何人都缅怀过去，但也很少有人，像黄绢那样地回忆她和原振侠最初的热恋。可是现实生活却又把过去越放越远，令她的缅怀成了一个渐渐模糊的梦。她极想再回到过去的梦中，再有一次，能在回忆中，令一切感觉变得清晰一点，也是好的。

而玛仙就说中了她的心事，那自然令她感到了极度的震撼。

而当她定过神来时，恰好看到玛仙正收回在她面前所作的，那个看来十分诡异的手势——这时，玛仙纤细美丽的手指，明明并没有什么动作，可是在黄绢看来，却像是在十分奇异地扭动着。

黄绢吃惊：“你……作了什么法？”

玛仙摇摇头，十分缓慢：“不必作什么法，因为不但你想，他也想。当两个人一起想着同一件事的时候，又何必我作法？”

黄绢有点发怔：“他……也想？”

玛仙眨着眼：“是啊，他在海边，你现在去，现在……”她抬头看了看天空：“现在各星宫的位置，正是对情人最适宜的位置。”

黄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望了玛仙一眼，玛仙伸手在她身上轻轻一推。那一推实在可以说一点力道也没有的，但是对黄绢来说，又有着无可抗拒的力量，使她再也无法停止脚步，一直来到了海边。

她到了海边，见到了原振侠之后，所发生的一切，的确令她完全回到了过去的回忆之中。在那时候，她甚至未曾想到玛仙的存在，只当天地之间，只有自己和原振侠两个人。一直到她又回到了现实之后，和原振侠开始讨论有关范围的事情时，她才又有了奇异的感觉。

她先是感到玛仙在笑她。玛仙的笑是没有恶意的，使黄绢可以清楚地感到，那全然是关系十分亲昵的小儿女之间，一种无意的嘲笑。感到了这种嘲笑，黄绢的心中有着异样的甜蜜。

她知道玛仙必然就在附近，可是她四面看了一下，却又不知她在何处。黄绢在才一见到玛仙的时候，心中有极度的戒备，但这时，她只感到玛仙是没有恶意的，是十分亲善的。

在她和原振侠的商讨中，她不断地感到玛仙在对她说话。到最后，原振侠坚决拒绝了她，她甚至听见玛仙在笑：看来要我这超级女巫亲自出马了！

所以，黄绢才会讲出，有力量可以改变原振侠想法的话……而玛仙出现之后，原振侠果然改变了自己的看法！

这是不是证明了玛仙所掌握的巫术力量，是真正无可抗拒的？

黄绢和玛仙，一起向充满了疑惑的原振侠，叙说着她们相遇的经过，一下子是玛仙争着说，笑语连珠，一下子是黄绢抢过来说，说到心中快乐处，

俏颊泛红，娇甜莫名。

原振侠听着，一面心中骇然莫名，但是一方面，却又感到这小屋子中，春光融融，只盼时间再也不要前进，就停止在这一刹那才好！

等到她们讲完，原振侠想起自己和黄绢刚才忘却一切的欢叙，仍然有点尴尬，那使他有点不敢接触玛仙的眼光。可是越是想逃开，玛仙像流星划空一样的眼神，就越是射向他。他感到玛仙的眼光中，有着难以抗拒的引诱和挑逗，那使得他口干舌燥，手心冒汗。

他勉力镇定心神，才道：“我们在一起不论商议什么事，都不希望有巫术力量的介入！”

玛仙立时笑道：“那不公平！除了巫术力量之外，我什么也不会……”原振侠在狼狈之中，也有点恼怒：“你已经施用了多少次巫术的力量？”

玛仙嫣然：“你猜？”

原振侠无法可施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其实，范围虽然是大犯罪者，但我看，要是遇上了大女巫，只怕也只好俯首称臣，甘拜下风……”原振侠的话，说来不是十分认真，可是玛仙在一听之后，神情认真起来，道：“我确然是为了这个人来找你的。原因是，听说……你在南中国海，曾见到了一位神仙？一位会法术的神仙？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：“这位女神和大犯罪者之间是不是有关系，还只是一种猜测……”玛仙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那使得她的神情，不但看来严肃，甚至有点紧张。

（这倒令原振侠十分奇怪：像她这样的超级大女巫，难道也会有什么事，值得她紧张的？）玛仙的声音相当缓慢：“我想要见一见那位女神……原因你不必问，你能帮我？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不能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，有点调侃也似的道：“何不运用一下你的巫术？或许，她的法术敌不过你的巫术，就非出来见你不可！”

玛仙在听了原振侠的“笑话”之后，俏脸之上，甚至有极其短暂的时间是煞白的。

这使得原振侠知道，事态一定十分严重，至少，绝不是开玩笑的好题材，也不适宜多问。

玛仙立时恢复了常态，重又笑语殷殷：“那么，至少我可以知道一下，你和那位女神相会的详细经过……”黄绢咬了咬下唇：“真可惜，那位可爱的小海棠不在。不然，让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叙述，一定可以使听的人，如同身历其境！”

她说，站起身来，故意背对着原振侠。顺手捏住了插在花瓶中的一丛野花，搓握着，让被揉碎了的花瓣，自她的指缝之中簌簌地落下来。

原振侠没有理会黄绢的话，就把自己和“爱神”相会的经过，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，特别强调了他和爱神的“相见”，可能只是某种力量（法术）影响下的一种幻觉。看起来爱神虽然在他的面前，但实际上，不知是在什么遥远的地方！

讲完了之后，玛仙沉吟不语，原振侠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这样的‘法术’，真有点不可思议！”

玛仙却十分不以为然地瞪了他一眼：“很普通，每个人，几乎每天都经历着这样的情形，没有什么特别！”

原振侠有点不解地望向玛仙，她摊了摊手：“现代人个个都看电视，你

想想看电视的情形，就可以知道女神的法力，不外如是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他想说些什么，可是却又不知如何说才好。

玛仙的话令他知道：“法术”和现代科学，实在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，不但没有矛盾，而且在很多处还根本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事，在其间可以划上等号的……不久之前，他才想到过可以在巫术和计算机之间划上等号，现在，爱神的法术，和现代的电视传送术之间，又何尝不可以划上等号？

在一艘宇宙飞行船发射升空之后，地面控制室中的人员，可以和飞行船舱中的人，进行类似面对面的交谈。那情形，和自己和爱神进行面对面的交谈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不是一样的吗？

刹那之间，原振侠很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

玛仙的一双妙目，注定了他，原振侠深深吸着气。

玛仙道：“如果那个犯罪者，和女神仙有同样的控制计算机的方法，那么我想，他们之间，可能有某种联系……”原振侠“嗯”地一声：“那正是我们的猜想，但是要找那位范先生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”

黄绢扬声：“你可以找到他……作为我的代表，去和他接头，看他要什么条件，才肯和我们合作！”

原振侠皱眉：“如果我肯这样做，我宁愿选择一个名声较好的国家……”黄绢笑了起来：“可是人家不会找你！”

原振侠摊开手：“你也大可亲自出马，不必要我去找范围。”

黄绢针锋相对：“我以为范围令你出过丑，你会有报复的心理。作为老朋友，自然不必等你开口，就应该顾及你的愿望。”

原振侠听黄绢说得十分真诚，心中也相当感动。想起范围在那次劫案之中，把他双手反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，动弹不得。

等到警方人员终于赶到，大批记者也随之赶到之后，他狼狈不堪的情状，至少被十个以上的记者摄入镜头，刊登在各大报章之上。甚至还有人暗示，他可能是范围的同党！

这确然令原振侠十分悻然，很想再和范围遭遇一番，看看这个大犯罪者，究竟还有什么高明的手段。

不过，黄绢提供的机会，他却并不欣赏。因为若是他代表黄绢和范围去接触，他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和范围谈判的“本钱”……范围有控制计算机的能力，他不能阻止，就只有听对方提条件，而不是对等地位的接触。

原振侠想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是不是各国政府，都准备向范围表示屈服？”

黄绢苦笑了一下：“一方面准备……接受他的任何条件，一方面也希望能把他收为己用。他成了各个势力集团都要争取的对象，可以说，他已是世上最有权势的人了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心中感叹着人心的丑恶，感叹着不论是什么样的人，在权势前的卑屈。那或者是人性弱点中，最弱的一点了……他无目的地挥着手：“那就是说，他已经成功了……等于已经成功了！他如今只不过是故弄玄虚，故作神秘，还不肯露面，要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好在万众欢呼的情形之下，登上他无可抗拒的宝座！”

黄绢望着窗外：神情一片惘然：“看来情形正是这样，所有的人，非接受这个事实不可！”

原振侠抿着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人依赖计算机的恶果显现了，终于显

现了！

早就具有先知灼见的人警告过，人类在各方面依赖计算机，会形成人类的大危机。

可是越来越依赖计算机的人却反驳说：计算机是由人控制的，不会危害人类。

不少人曾设想，计算机在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料之后，会自行组合资料，产生自己的思想，从此脱离了控制，成为比人类先进不知多少的会思想的怪物，人类就此沦为计算机的奴隶。不知有多少科幻电影、科幻小说，是循这种设想发展开来的。

而如今的情形，却比这种幻想更简单、更直接！计算机本身没有造反，只不过出现了一个能控制计算机、命令计算机造反的人，这个人，就可以通过世界上大大小小、数以万计的计算机来统治全人类，实现历史上多少野心家从来也未能实现的梦！

有什么力量可以抵制这个人呢？除非人类再也不使用计算机。

可是人类对于计算机，已经泥足深陷到这种地步，根本无法拔足出来了！就像一个毒瘾已深的人，明知继续吸毒的下场会怎样，仍然非继续吸毒不可！

这种形式的危机，又有多少人在事先想到过呢？就算有人想到，企图力挽狂澜，大声疾呼，叫人类别在计算机设备上沉溺太深，但又有谁会听他的呼叫呢？

原振侠感觉似乎“一切”都太迟了，心情的沮丧，实难以言喻。

原振侠和黄绢交谈时，玛仙的身子蜷缩在一张大沙发中，双手抱住了头，一动也不动。这时，她才道：“有一个计算机怪杰，康比博士……”黄绢摇了摇头：“不同，康比博士在某种程度上，可以干扰控制计算机系统的运作，可是他也必须通过正常的程序来操作。计算机的密码预防干扰系统越趋完美，康比博士想捣乱也就束手无策。范围和……爱神的方法不同，他们所掌握的力量是……是……”玛仙接了上去：“直接利用人脑发出的力量，来影响计算机的运作？”

原振侠的声音干涩：“好象是……那样！”

玛仙紧蹙着眉，当她眉心打结的时候，看起来楚楚动人。原振侠不由自主地伸出手，用手指在她的眉心中轻抚了一下，玛仙双眼之中，立时闪耀出喜悦的光辉来。原振侠有点不好意思，不知是立即缩回手来好，还是继续原来的动作才好。

他的耳际传来了黄绢长长的一连串嘲笑声，这下子更令他心慌意乱了。

玛仙的反应相当自然，她轻握了原振侠的手一下，立时放开：“未能确定的是，他是不是利用了什么装置的帮助，才令他有直接干扰计算机运作的力量。”

黄绢和原振侠，同时现出不明白的神情来。

玛仙解释：“人脑活动放射出来的能量十分微弱，如果有一组仪器装置，可以把微弱的力量加大，那就是我所指的情形。”

黄绢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同？”

玛仙道：“大不相同……如果他依靠仪器、装置的帮助，那只要对付了装置，就解决了问题。而且就意义上来说，他的行为也还未曾摆脱实用科学的范围……”原振侠明白了玛仙的意思：“如果根本不必依靠什么仪器和装

置……”玛仙立时道：“那就严重得多，而且在文明的等级上也进步得多。再也不是人类实用科学范围之内的事，而是人类科学文明还未曾接触到的更高层次，属于玄学、法术和巫术的层次……”原振侠不禁有点啼笑皆非……玛仙公然把巫术作为人类文明的更高层次，这是他以前从来也未曾听到过的论点。他想说：“你真会提高自己女巫的地位！”可是却没有说出口来。

因为在那刹间，他想到，现代科学文明的确无法解释巫术的内容。那么，在逻辑上来说，岂不是说明了巫术比现代文明更深更高？

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感，玛仙忽然秀眉略蹙，向黄绢望了一眼：“我的目的略有不同，我是为了……为了……”她清脆悦耳的声音，这时变得低沉，可知她觉得将要说出来的话，十分严重。黄绢在这时，也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气，这使原振侠知道，她们两人之间，似乎早已有了某种默契！

他用略微疑惑的眼光望向玛仙，玛仙半垂着眼睑：“我的目的，是无论如何要和……”她讲到这里，又顿了一顿，用明澈澄清的眼光直视原振侠：“要和你见过的爱神……相会。”

原振侠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用眼神询问：为什么？

玛仙忽然笑了起来，笑得极其动人：“为了巫术上的理由。”

原振侠的思绪不禁更是紊乱，“爱神”的身分，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团迷雾，十分迷惑！

玛仙在说到她一定要和爱神相会时，不但语气坚决，而且神情紧张。以她如今已掌握了巫术力量，身为超级大女巫，尚且有这样的神态表露，由此可知事态的严重性。

而她又说，那是为了巫术上的理由……原振侠实在难以设想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巫术上的理由。他再向玛仙投以询问的眼光，可是玛仙却已转过头去，显然是故意避开，不和他目光接触！

原振侠没有再问下去，玛仙忽然用十分轻松的语调，向着黄绢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……”黄绢和原振侠都呆了一呆，因为她那样说，表示她要告别了！这种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神龙见首式的行为，和她超级大女巫的身分，倒是十分相合。但他们之间所讨论的问题才开始，忽然说要分手，总太突兀。

玛仙又笑着：“我已经知道了爱神出沒的所在，和可能会见她的方法……”她轻轻瞟了原振侠一眼：“多谢你对我说了详细经过，我会尽一切力量去找她。”

原振侠在未曾见到玛仙之前，一想起她，一想起自己和她之间的那种属于巫术上的纠缠，心头就烦。可是现在，他心中既然只把玛仙当作一个可爱美丽的女性，而又确知玛仙不会在他身上施展任何巫术，他心理上的负担早已一扫而空。

玛仙要离开，他大有依依不舍之情，玛仙用一个极其俏媚的微笑，来表示她知道了原振侠的心意。

原振侠心跳加快，不由自主，伸手在自己的心口上轻按了一下。

玛仙又道：“我的看法是，那个范围和爱神之间，应该有某种关系。不但他们和大海都有联系……爱神在大海中出沒，范围的基地可能也在海上，而且他们都对计算机系统的运作，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……”黄绢问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玛仙发出极动听的笑声：“我是说，如果我能会见爱神，对于如何对付范围，可能大有帮助……”黄绢皱着眉，原振侠也正在思索着玛仙的话。玛仙的动作快绝，她突然像一阵轻风一样，飘到了原振侠的身边。

原振侠只感到了一股淡香飘了过来，脸颊上已被她柔柔的唇亲了一下。

接着，一下干笑，玛仙又飘了开去。到了门口，扬起手来，明亮的眼睛中，光辉流转，诱人之极：“两位，再见……”原振侠连气都未曾缓过来，玛仙已经走了！原振侠张开口，可是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玛仙走的时候，并没有关上门，可以看到她像是一团轻雾一样，飘进了黑暗之中，溶进了黑暗之中！

原振侠直到这时，才叫出了一个字来：“你……”玛仙的背影已经相当遥远，看来也相当模糊，但是她竟然像是知道，原振侠会在这时开口叫她一样，她并不转过身，可是却向后扬了扬手。

原振侠可以清楚看到，当她扬起手来时，轻纱褪下，她的手背在黑暗之中，看来晶莹如玉，挥动着，竟有如同闪电划空的那种震撼！

接着，她的身形便完全隐没在黑暗中了。

原振侠缓缓地吸了一口气，他觉出黄绢来到了他的身后，他的视线，也从遥远的黑暗收回来，落向黄绢的身上。黄绢偎在他身前，他也拥住了她。

黄绢忽然问：“你想对她说什么？”

原振侠自然而然回答：“我想说，她身上只披着轻纱，就这样离去……好象不是很合适。”

黄绢发出了一下调皮的笑声：“她是神通广大的女巫，你替她担什么心？”

原振侠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，黄绢环抱着他的腰，忽然又无缘无故叹了一口气，原振侠自然更不便说什么。

过了一会，黄绢才道：“来自范围的胁迫越来越近了，我相信他为了展示力量而造成的破坏，必然不止我们已知的那几桩，一定有更多被隐瞒着的。”

原振侠抬起头来。一接触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，他总有连呼吸也困难之感，抬起头，会使得气息畅顺些。原振侠同意黄绢的说法，非公开不可的，只好公开，可以不公开的，一定在种种理由下成为秘密。

像卡尔斯将军指挥的军事演习，完全违反了计画这件事，要不是黄绢说了，谁会知道？

黄绢的声音变得很软，听来有几分倦慵：“我想我们应该最先和他接触……”原振侠震动了一下：“你……所谓‘我们’，包括了什么人？”

黄绢的回答来得极快：“我和你！”

在讲了三个字之后，她顿了一顿：“原，这是人类的危机，在应付这样的大危机时，不应该再去计较的。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！

黄绢说得对，这是人类的大危机，最重要的，是先和范围接触……和范围接触，有两个目的：第一、弄清楚他的要求究竟是什么；第二、唯有和他接触，才能弄清楚他究竟是什么身分，掌握了什么样的能力，找出对付他的方法来！

要和范围接触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如果另外有别的集团势力先和他有了联络，那就会节外生枝！

原振侠迅速转着念，点了点头。

黄绢仍然靠在他的身上，声音很甜腻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一致行动……”原振侠还是自然而然强调了一下：“我和你……”黄绢再用力拥了原振侠一

下，身子离开了他：“到我的地方去。”

原振侠心中苦笑了一下，他知道黄绢所谓“我的地方”是什么地方，他绝不愿去。

可是既然答应过，自然也非去不可！

他无言地点了点头，黄绢握住了他的手，两个人一起奔出了屋子，奔向海边。他们看来像是急于到海边去谈心的情侣，谁又能知道这一对俊男美女，会有那么复杂的关系，那么离奇的身分，而且要去经历那么惊险的事！

到了海边，一艘轻型快艇载着他们到了一艘游艇上，原振侠对黄绢的那艘设备精良的游艇并不陌生。

一上了游艇，黄绢立时利用了超绝的通讯设备通知她的属下，先用一切办法和范围联络。

游艇上当然有完善的计算机装置，原振侠在一旁看着，插不下手去。看黄绢熟练地操纵着一切，威严地下达着各种命令，还不时要向他发出甜媚的笑容，原振侠心中十分感慨。

黄绢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有一种极度的满足感，使得冷眼旁观的原振侠十分疑惑，不知道她是现在感到满足，还是当她在爆炸的欢愉之后，蜷缩在自己怀中时满足。看来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！

黄绢的双眼之中闪耀着异样的光采，她有点得意忘形，在又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后，抬起头来：“在这里，我可以通过指挥系统，调动和指挥全国的武装力量……”黄绢说的或者是事实，但这样的话，原振侠听来却觉得十分刺耳。他声音冷淡：“通过艇上的计算机装置？”

黄绢震动了一下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皱着眉，咬着下唇。

这时，她在大约半小时之前所发出的命令，已经有了回响。

接到了命令的单位，如何执行她的命令的报告，也已陆续来到。

正如原振侠所说，那一切，全是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。那令得黄绢的心头，蒙上了一重阴影。

原振侠反正无事可做，又不想看到黄绢在她的将军职位上，那样神态飞扬（他当然宁愿她像是小猫一样，偎依在自己怀中），所以，他作了一个手势，离开了指挥舱，来到了甲板上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快亮，东方一片灰白，大海的尽头处，突然奇妙无比地显出了一股金线。那股金线迅疾无比地铺展开来，极目所望，无头无尾。接着，金线之上，红得那么亮，那么耀目，那么惊心动魄的红光进现，旭日就从大海尽头，慢慢跳动着浮上来。

强烈的光芒，虽然使眼睛不能透视，但是原振侠还是眯着眼，尽量看着颤动不定、像是十分娇嫩的太阳，逐渐升起。他深深吸着气，陶醉在这种壮阔无比的日出奇景之中，心中在想：地球上所能看到的最宏伟的景象，莫过于日出和日落！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甲板上有不少呼喝“敬礼”的声音，也有急遽的脚步声，和黄绢尖锐的叫声：“原！”

原振侠转过身来，由于刚才面对着朝阳，这时，他的眼前仍然有闪亮的一团在跳动，看不清别的事物。只是在感觉上，觉出黄绢已来到了身前，而且冰凉的手立时握住了他的，又有一张纸塞向他的手上。

原振侠先闭上了眼睛一会，再睁开来，看到了黄绢苍白的脸，即使在金黄色的朝阳下，她的脸也显得十分苍白。原振侠心中生出了一股爱怜，想

劝她不要太劳累了，可是还没有开口，黄绢已急急道：“你看……”原振侠这才去注意手中的纸，对于那种纸张，他并不陌生，那是计算机终端机上传出来的纸张。纸张上的文字，是用计算机控制的打字装置打上去的，打字装置自然是整个计算机运作的一部分。

还未看清上面的文字，原振侠已经陡然震动了一下，立时望向黄绢。他感到自己的脸上，有一种麻痹的感觉，想来脸色一定也如黄绢一样地煞白。

他的声音，听来也极不自然：“那么快……就有了回答？而且是直接输入？”

黄绢缓缓点了点头。原振侠勉力使自己镇定下来，先就他对计算机运作的所知，分析了一下。

游艇上的无线电话通讯，既然可以和全世界联络，那自然也可以通过传讯设备，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件。

这情形不算特殊，特殊的是文件经由计算机传送出来。这种特殊的情形，说明游艇上的电脑系统虽然独立，但仍和外界有联系，也就是说，一样在范围的势力之下！

原振侠想到了这一点，就镇定了下来……虽然事情突兀，但并不比本来想象的更坏。

他定神去看范围的“回信”，信件很简单，一手漂亮的书法，看起来古典得像是用鹅毛笔蘸着墨水写出来的：“很高兴贵国认知与本人合作之必须，且属第一个有此等明智认知之国家。本人拟接见贵国全权代表，请把航行指挥工作交由计算机自动导航系统，本人自会令船只驶至会见地点。范围”签名，仍然是龙飞凤舞的汉字……原振侠不能肯定范围是中国人，但他喜欢用中国汉字来签名，这一点，已见过不止一次。

黄绢的脸色仍然煞白，声音尖利：“他要控制我的指挥船！”

原振侠抿了抿嘴唇：“就像爱神……阿英控制货轮的计算机系统一样。他们之间……一定有某种关系……”黄绢的气息急促：“我不答应，我不会把这艘船的指挥权交出来……”原振侠低下头，这时，太阳已升起来了，他们两个人的影子，长长地投在甲板上。他道：“恐怕不能，还是答应的好！”

黄绢双手紧握着拳，她的手本来极美丽动人，可是这时由于心中的愤怒焦急，握得太紧了，以致看起来十分异样。

原振侠爱怜地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掌中：“船上有计算机控制的武器发射装置，要是他捣起蛋来，把小型导弹发射一两枚出去……”黄绢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紧抱住了原振侠：“我怕，原，真的害怕……这个人……我们全没有法子可以和他对抗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不是没有法子和这个人对抗，而是没有法子离得开计算机……”黄绢的长睫毛急速地抖动着：“总有办法可以对付的，应该有办法的！”

她的神情惶急，看来竟像是偷欢之后，发现已经怀了孕的少女。原振侠轻拍着她的背：“先照他吩咐去做，你说得对，总有法子可以应付的……”黄绢呆了片刻，苦笑着：“要是……终于成了他的奴隶，被他所控制……”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心中所想的是：那也没有什么不同，你本来就是权力的奴隶，早已被权力欲所控制了，顺从范围，可以使你的权力更扩大！

但是原振侠却没有把心中所想的说出来，因为黄绢神情怪急得如此之甚，他不忍心再用言语去刺激她。

原振侠一面仍然像安慰小女孩一样，把黄绢搂在怀中轻抚着，一面也发现几个人，神情张惶地远远站着，一副想过来又不敢过来的样子。

原振侠轻轻推了黄绢一下，黄绢也感觉到了，她转过身去一会，再转回身来，向那几个人作了一个手势。那几个人急急奔了过来，争着说：“将军，自动导航系统……”黄绢沉声：“我知道了！”

其中一个又道：“速率……是在危险的状态中！”

原振侠也早已觉出游艇的速度极高。海面相当平静，但由于高速行驶，船身也震动得厉害。艇首溅起的浪花，散落时洒向甲板，船尾后的海面是一条白色的浪花，至少有一百公尺长。

黄绢扬了扬眉：“放心，不会超过设计上的极限，通知全体人员，不必大惊小怪！”

那几个人一起立正答应，退了开去。黄绢伸手在脸上，抹去了溅上来的水珠：“到指挥舱去，看看他……准备在什么地方见我们。”

原振侠低声说：“在海上，是不会有疑问的了。”

黄绢轻轻吞咽了一口口水：“就像你……见到爱神时的那种奇异境地？”

原振侠无法回答这一问题。他想到，有一次自己在范围面前，提及过爱神也有控制计算机的能力，说过“一个专司拯救，一个专门破坏”这样的话，当时范围的神情，变得十分难看。

现在，再根据种种迹象加起来一起分析，范围这个人，和爱神之间有某种的联系，越来越有可能！

到了指挥舱之后，原振侠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。黄绢想了片刻：“希望……爱神有力量可以制止他……玛仙要和爱神见面……”她心中十分乱，甚至不知自己想说什么，只好说了一半之后，长叹了一声。

原振侠的思绪也十分凌乱，他只想到一点：玛仙如果能找到爱神的话，对整件事一定有好处。使他有这样的信念的原因是，爱神的行为如此和平，如此仁爱，如此正义，和范围恰好相反！

连海上漂流的难民，爱神都加以救援，人类有了那样的大危险，她会不理？

原振侠对于玛仙能见到爱神这一点，也很有信心，那自然是由于玛仙精通巫术。巫术的主要内容之一，就是通过异常的精神力量来达到目的。要和爱神相会，要使爱神知道有人强烈地要和她相会，这种异常的脑部活动力量，自然大有帮助。

不过，原振侠也感到了难以形容的悲哀，因为人类的安全，看来一点保障也没有。

一个人，通过了一种方法，就可以形成巨大的灾害，而人类自己本身，却不能有什么对付的方法。就算立即下令拆除所有计算机装置，也来不及了，何况根本不会有人肯那么做！

黄绢在海图上移动着手指，游艇仍然高速前进，这一天，整天都是这样。

他们昨夜没有睡，支持到了中午时分，都相当疲倦，相拥着睡了一会。醒过来时，夕阳西斜，晚霞彩色绚丽，海面上远远看去，可以看到一座一座海岛，耸立在海面上。

原振侠一跃而起，黄绢立时趋近海图，看了一下：“南中国海，泰国南

部。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。

当天色迅速黑了下來時，遊艇的速度減慢，接近一個看來像是方方正整一塊大岩石的島，在離島約有一哩處，遊艇停止了前進。

指揮艙中的儀器一直在自動操作，一頁文件從文件傳真儀中滑出來，是範圍的進一步通知：“利用小艇上島，只限兩人。”

黃絹壓低了聲音，眼珠轉動不定：“他在島上！”

原振俠知道了她的意思，也不禁吃了一驚：“你……你想……攻擊他？”

黃絹的臉色變了變，不由自主“噎”地吸了一口氣，望向原振俠，眼中帶着詢問。

原振俠也心頭劇跳，他望了那小島一下，估計着船上的攻擊力量……除非是一開始攻擊就奏效，不然，就面臨人類最大的危機！

而那小島的面積相當大，範圍不知躲在什麼地方。若他躲在一个岩洞中，那就可以抵禦攻擊！

所以，原振俠緩緩搖了搖頭，黃絹低嘆了一聲：“只好聽從他的命令了！”

原振俠知道，黃絹在經過了幾年叱咤風雲的生涯之後，是習慣於發出各種命令。對於順從他人命令，有一種難以忍受的屈辱感。

他伸手握緊了她的手：“暫且忍耐一下，他說准兩個人去，我和你。我相信我和你在一起，可以應付任何困難……”黃絹呆了片刻，把原振俠的手，拉到自己臉上貼了一下。她沒有說什麼，原振俠的那幾句話，令她極其感動。

小艇很快准备好，她和原振俠一起駕着小艇，駛近小島去。

到了臨近小島的峭壁之際，看到峭壁的一端有着閃光。

小艇繞過峭壁，就看到一個人持着信號燈，站立在海邊的一塊岩石上，指示着小艇停泊的地方，又要原振俠和黃絹兩人，循着峭壁上的石級向上走，來到他的身前。

臨到近了，原振俠認出來，他就是當天搶劫拍賣會場時，首先來到他旁邊的那個“保安人員”。也就是因他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發動了攻擊，才使得原振俠吃了大虧！

那人向原振俠笑了一下。原振俠見到了那人，心中倒並不是氣，只是暗中吃驚，向黃絹使了一個“加倍小心”的眼色。

那人不論是什麼角色，可以肯定，他是範圍的手下。也就是當日上了一架巨型直升機之後，在各方面的追查之下，信息杳然的許多人之一。

這些人當然不可能真的全部消失，只是躲在一个極秘密的所在。也可以推斷，這個所在，必然就是範圍這個大犯罪者的基地！

而他們現在就在这个基地！他們在這裡和範圍見面，那表示範圍有絕對的把握，不怕秘密會泄露……這也表示，範圍有把握占絕對上風……原振俠感到，在各種各樣的敵人之中，再也沒有一個比範圍更难對付的了！

黃絹會意地點了點頭，那人帶着兩人向前走着。不一會，自一道十分狹窄的山道中走了進去，里面是一個山谷，有一些看來十分簡陋的建築物，看起來就像是倉庫一樣方方正整。可是來到門前，門自動打開，才一進去時，身後的門立即关上，變得一片黑暗，而且感到身子在向下沉。

十來秒之後，門再打開，走出去，已置身於一個十分寬廣，黑色條紋

玛瑙铺出的大厅之中。

偌大的大厅中，夸张地放着一张闪亮的金色大安乐椅。范围正坐在那张安乐椅上，现出不可一世的神态，傲然地望向两人。

这种情景，自然有一股相当慑人的气势。可是原振侠和黄绢两人，却才跨出一步，就不约而同地，一起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！两人的笑声同时迸发……在那一刹间，原振侠虽然明知身在险境，可是心中还是感到无比欣慰，和黄绢交换了一个互相欣赏的眼色。

原振侠感到心中大是欣慰的是，自己身边的女性黄绢，勇气、胆识都和自己一样。

他也立时想到，黄绢有这样的气概，海棠是不是也一样呢？海棠当然也有，但表现大约会有点不同，海棠会发出一阵轻笑声。

玛仙呢？这个超级大女巫，自然没有什么可以令她畏惧，她会怎么笑？她的笑声，一定如同跳跃的小精灵一样，调皮而又充满了讽刺。

范围在两人的笑声中，面色略沉：“两位肯来，当然已深知我的力量……”两人还在笑着，范围有了怒意。他们才互望着，交换着由谁先开口的眼色，又很快有了决定。

原振侠道：“真有趣，这里的一切太像电影布景了。如果是电影，坐在这椅子上的人，十之八九在结局时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……”范围突然站了起来，脸色难看，“哼”地一声：“我以为你们来，是为了接受我的条件！”

黄绢笑着：“别介意，不论在什么情形下，多少保留些幽默感总是好的……你的条件是什么？”

范围的神色仍然十分阴森：“实在很失望，首先有反应的是你……你们的国家，却难以付出我的条件！”

黄绢扬了扬眉：“金钱方面，还是权力方面？你总得先把条件说出来……”范围又在那张金黄色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黄绢和原振侠互望了一眼。整个大厅之中，只有那一张椅子，那分明是范围要令他自己的地位，突出在所有人之上！

原振侠和黄绢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，来到了椅子之前。原振侠毫不客气地坐在大椅子的扶手上，黄绢则靠着椅背，用一种十分舒服的姿势倚立着。

他们的态度这样随便而不在乎，使得范围的装模作样看来更加滑稽。他有点坐立不安之感，反倒要侧过身来，才能同时和两人说话。

他闷哼了一声：“金钱和权力，对我来说，都不算什么。我要几大强国来一个大联合，把我所需要的设备供我使用。”

黄绢和原振侠两人在那一刹间，实在不知道他那样说法是什么意思，只好静等他作进一步的解释。范围用力一挥手，霍然站起：“我要……我需要巨大的核能……”两人屏住了气息，范围的话，还是十分模糊，不容易明白！

范围说他需要巨大的核能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，是他要大量的放射性元素（核能的来源）？放射性元素，不论是天然放射性元素或是人工放射性元素，都是拥有国的最高度的机密，绝不会外泄外露，范围如果需要的话，的确只有讹诈勒索，才能达到目的！

黄绢试探着问：“你……要铀？”

铀是最普通被用来作为核能原料的放射性元素，铀二三三、二三五和二三八，都是核燃料的热门，所以黄绢才会那样问。

范围闷哼了一声：“什么都好，铀、钍、钷，只要是核燃料！”

原振侠十分谨慎地说着：“就算给你大量的钍，你有什么装置，可以对之施行中子冲击，令之转变为铀二三三？”

范围沉声：“那是我的事……也不必问我要来有什么用，那也是我的事……”黄绢和原振侠互望着，心头的骇然真是难以形容！他们已猜到，范围的条件必然不简单，可是也不知道竟然到了这一地步！

黄绢在心慌意乱之余，甚至问出了一个可笑的问题来：“你要多少？”

范围闷哼了一声：“所有！地球上开采出来的全部……”原振侠感到喉咙发干，挣扎了一下，讲不出什么来。范围又道：“我一定要所有的国家，把储存的放射性元素全交出来给我！”

黄绢脸上变色：“你怎么知道……每一个国家……有多少放射性元素的储存量？”

范围纵笑了起来：“别忘记我有能力，得知任何计算机的一切资料。放射性元素的储藏，一定输入计算机，不论资料列为多么高级的机密，我都知道……”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直视黄绢，目光阴险可怖，使黄绢感到了心头一股寒意。

范围冷笑几声：“你们也有，当然不多。可是通过种种途径，在秘密进行的交易中，你们也有少量的铀二三五，虽然数量少，但我也要你们交出来……”黄绢的脸色十分难看，原振侠为了怕她难堪，故意不去看她。卡尔斯将军的国度，不属于所谓“核子俱乐部”的国家之一，但是居然也在暗中拥有核能原料！那不问可知，是卡尔斯将军，甚至是黄绢将军的野心行为！

在范围这个大犯罪者面前，卡尔斯和黄绢，算不算也是犯罪者？

刹那之间，大厅中十分寂静。过了好一会，黄绢才道：“我想我们会很痛快地答应，以换取阁下不再干扰和我们有关的计算机。”

黄绢说得十分缓慢、清楚和干脆，范围显然因为他的勒索行动，第一次有了成绩，而得意地笑了起来：“一切运输移交细节，我会再安排……”黄绢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们是小国家，数量少，可以不必经过什么考虑，我一个人就能决定……”范围道：“是，你决定得十分干脆，所以我决定把那柄‘窝阔台佩刀’，送给卡尔斯将军，作为答谢，并且抱歉由于我的行动，所造成的不便和损失。自然，更重要的是，以后贵国的计算机系统，可以正常运作……”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吞咽了一口口水。

用“贵国计算机系统将无法作正常的运作”来讹诈勒索，范围几乎可以无往不利！

谁敢拒绝他的要求？

黄绢扬了扬眉：“可是，几个大国，能那么干脆答应你的……”原振侠抢着接了下去：“……勒索吗？”

范围闷哼了一声：“几个大国都相继吃了一些苦头，受了相当损失。他们若是不想再有更大的损失，自然只好答应……”他讲到这里，故意大声地，同时狠狠地望着原振侠：“答应我的勒索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，想起已知的“意外”。的确，范围的要求，确然严重之极，但他仍然可以达到目的！

全世界已开采出来的放射性元素究竟有多少？恐怕世上除了能窥知计算机资料秘密的范围一个人之外，再也不会第二个人知道。那是每个国家的绝对机密，再高明的情报人员，也无法探知敌对国家，甚至是友好国家，

究竟有多少核能燃料储存着。

原振侠自然知道，范围要将那么多核能燃料集中在一起，是一桩极度危险的事，若是化为核能，那是足以令全人类毁灭的可怕灾害！

一想到这点，原振侠有了一点希望：“如果你不公布核能燃料的用途，我想你不会成功……那是人类，是地球的大毁灭！人类宁愿放弃计算机以求生存，也比彻底毁灭的好……”范围脸色变得难看之极：“可惜已经迟了！所有的核武器，都在计算机的控制之下……”范围讲到这里，突然一下子跃到了那张金黄色的大椅子之上：“也等于说，是在我的控制之下……”他的话无可辩驳，可是黄绢心思缜密，还是立时捕捉到了他话中的破绽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大可以运用那些核武器，何必还要核原料……”范围直盯着黄绢：“那些核武器，达不到我的目的！”

原振侠心中凉意加剧：“专家早已指出，各国储存的核武器，足以毁灭全人类有余了！”

范围的神情，忽然变成了一种难以测度的愤然，在愤怒之中，又夹杂着一种叫人心悸的阴森：“我不要杀人类，我只是要对付……”他显然是在一种十分激愤的情形下冲口而出，说出了那几句话来的。而等到说到了一半，他已有了足够的镇定，知道不应该向别人透露甚么，所以才猛然住口。

黄绢和原振侠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两人的心中都极其疑惑。他们都在范围的话中，多少捕捉到了一些事实，至少他们知道，范围要集中全世界的核动力燃料，是要制造一种武器，这种武器的破坏程度，一定远在如今世上所有的核武器之上！

而他会用这种核武器，去对付一个对手。

原振侠假装不经意地问：“那对手一定很厉害了，地球上的核原料要是不够用，又怎么办？”

范围闷哼一声，黄绢立时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到公元二六〇〇年左右，人类从金星的中心部分，找到了最佳的核动力原料，被称为‘维纳斯十五’。”

范围怒道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！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有一位我最尊敬的先生，早就记述过这件事。他在公元一九六四年，遇到过一个被时光倒流的恶作剧，卷回了一百年的科学怪杰，那个人声称可以统治全世界，就和你如今在做的差不多……”范围的目光之中，发出十分凶狠的光芒，显然他对那件异事一无所知。

原振侠轻松地笑了起来：“那件事的经过，那位先生记述在题为《原子空间》的这个故事之中……”范围厉声问：“那……那个科学怪杰怎样了？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真可惜，迷失在时间之中了！那个科学怪杰，是一百年以后的超人。你是什么？也来自一百年之后，还是来自另一空间，或者是地球之外？”

原振侠的问题极其尖锐，他问的时候，也暗捏了一把冷汗。

范围并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面色难看之极！

原振侠之所以这样问，也是陡然之间，根据范围刚才那半段话想起来的……如果能够动用世界上现有的核武器，而仍然未能达到攻击之目的，那么，他要对付的目标，可以肯定在地球之外！攻击的目标不属于地球，那么他……要发动攻击的范围，也就大有可能不属于地球！

原振侠本来，一点也未曾怀疑过范围的特殊身分，但这时，他自然而然怀疑起来……范围有可能来自几百年后，人类科学有了大发展之时；也

有可能，他根本不是地球人，所以他才有不可思议的控制计算机运作的力量。

而从范围的反应来看，原振侠心中更是暗暗吃惊……范围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回答，看情形，对他的怀疑，竟然有可能是事实！他又和黄绢互望了一眼。

原振侠已有过不少次和外星生物接触的经历，但是如果范围是外星人，那却是他第一次，如此直接地面对一种和人类截然不同的外星生物……虽然他外形看来全然一样！

范围来回走了几步，忽然改变了话题：“美国同意派出代表团，苏联和西欧国家也都同意和我见面。我想无论是什么国家，不论由什么人执政，都不会拒绝我的条件！”

原振侠则想把问题引开去：“集中全世界的核原料，可以制造什么样的新武器？”

范围脸色铁青，一声不出，原振侠忽然之间，想起了同样有控制计算机运作能力的“爱神”来。他曾在范围面前提及过一次爱神，现在忽然想了起来，是由于那次他一提起，范围的脸色也变得那么难看之故。那种脸色，使他的脸上看起来，像是罩上了一重金属薄膜！

原振侠也忽然作了几个极大胆的、互相联系的假设。假设之一：范围和爱神之间有某种联系，根据是：两者有同样的能力。

假设之二：范围勒索核原料，要制造新的核武器，所用来对付的对象，正是爱神！

根据是：他只想独自拥有这种力量！

一想到了这一点，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恐怕没有用，你要对付的目标，能力只怕在你之上。你如今的胡作非为，她未必知道，要是知道了，只怕轻而易举就可以制止你！”

原振侠料到，自己的假设如果接近事实，那么这几句话会引起范围激烈的反应，是必然的事。

原振侠未曾料到，范围的反应竟会激烈到那种程度！他先是发出了一下怒吼声，接着，用力一挥手，像是想挥拳打向原振侠，但却击中了那张大椅子，打得那椅子跌翻！

他狠狠地瞪着原振侠。

在开始的一刹那，原振侠确实十分吃惊，但接着，他心头却一阵狂喜。他知道，自己的假设，已然接近事实！

爱神的身分，扑朔迷离之至，范围也是一样，他们极可能是同类！

上次和爱神相见，爱神自始至终，只是一个虚影。现在的范围，可以肯定不是虚影，这更证明爱神的能力在范围之上。难怪一次无意、一次有意地一提起爱神，范围就那样神情激动，脸色难看！

原振侠实在难以具体设想出，爱神和范围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，但他可以肯定，一定有着某种联系。他也隐隐感到，这种联系，可能就是唯一对付范围的方法。因为范围每次听到提起爱神，就会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恐惧……以他这种大犯罪者来说，要掩饰一下内心的恐惧，应该轻而易举！

范围瞪定了原振侠，面肉抽搐着。原振侠思念迅速，已经想好了应付的法子，他故意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气来：“哈，自己推翻了自己的宝座，兆头好象相当不妙！”

范围忽然神情一变，惊惶之色一扫而空，反倒现出了十分狡猾的笑容，

伸手指着原振侠，手指居然稳定得一点也不发抖：“你根本一无所知，只是在胡言乱语，瞎作猜测！”

原振侠其实真如范围所说，并没有掌握到多少事实，一切都是他的假设。而且只能在范围的反应中，去估计自己的假设有多少接近事实。

但是这时，他当然不能承认范围的说法是对的。他耸了耸肩，神态悠闲：“我见过那位‘爱神’……”范围语音冰冷：“根本没有所谓‘爱神’，是你捏造出来的……”原振侠笑着转向黄绢：“原来我们经历过的一切，全是捏造出来的……”原振侠见过爱神，黄绢没有见过，只见过爱神的代表阿英。

原振侠见爱神时，和海棠在一起，那还使得黄绢十分不快。

可是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，黄绢自然要站在原振侠这边。

她并不直接回答原振侠的问题，只是问：“爱神控制计算机运作的能力似乎更高？她随便教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，那人就可以随意行事了……”原振侠心中暗暗称赞黄绢的机智，他道：“是啊，阿英在遇见爱神之前，只怕从来也没有见过计算机！”

他们两人自顾自地在讲话，一副不把范围放在眼里的神态。

虽然他们心中都很紧张，但是在外表上并看不出来。

范围神情阴森，不住嘿嘿冷笑：“我根本不信你们的话，若真有这样的一个……女人，她早已运用她的能力，做很多事了！”

原振侠应声道：“她是在做事，她至少救了上万的中南半岛难民，避免他们在海上丧生……”范围立时纵笑起来，看来他真正感到好笑。他指着原振侠：“没听说过比这更无知的笑话！她何必在海上救人？她可以运用她的能力，叫制造难民的政权倒台，根本断绝难民的产生……”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他无法辩驳。刹那之间，在范围纵笑声中，觉得狼狈之至。

黄绢冷笑着：“或许她对地球上的事，根本不想干涉？救人只是出于慈悲心……”范围用力一挥手，厉声道：“别再装模作样了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有同样的能力！”

原振侠问了一句：“你这种能力又是哪里来的？”

范围陡地怔了一怔，像是他曾向自己问过这个问题，而没有答案一样，所以对原振侠的一问，他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足足停了五、六秒，才道：“当然是与生俱来的，不然，甚么叫天才？”

范围的这种神态，又使得黄绢和原振侠两人的心中大是起疑，但是却又想不出原因来。

而范围已显然不想再和他们谈下去，用力击了两下掌，两个人应声走进来，扶直了那张椅子。范围大模大样坐了下来，伸手指向黄绢：“回去等候进一步指示。”

黄绢闷哼了一声，范围又道：“别再宣扬无稽的什么‘爱神’，不会有人相信，因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！”

原振侠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冷笑了一下。黄绢沉声道：“南中国海有爱神，早就尽人皆知！”

范围吼叫了起来：“没有！我说没有……现在我们就在南中国海，如果有，她为什么不出现？”

原振侠想告诉他：玛仙正在寻找爱神，像自己曾经寻找过一样。原振侠也想告诉他：玛仙具有极高的巫术能力，大有希望找到爱神！不过，略想

了一想，原振侠却什么也没有说。

一则，要解释玛仙的来历，得颇费一番时间，他这时思绪紊乱，怎耐烦对范围详细解释！二则，玛仙为什么要去找爱神，原振侠也不甚明白。问过她，她只说是为了“巫术上的理由”，而巫术的范围如此之广，几乎任何事都包括在内。三则，原振侠想到，玛仙去寻找爱神，如果目的是想得到爱情，那么，事情就必然和自己有关，那更不好详细说了。

（这时，原振侠考虑迅速而周详，决定不提起玛仙来，自然很对。）（后来，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。那是以后的事，没有人可以预知以后的事。）范围一挥手：“各国代表很快都会来到，你们可以离去……”黄绢试探着：“为什么不让更多代表聚在一起，对整件事的进行或者更有帮助？”

范围“哼”地一声：“逐个国家接见好得多！人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，都以为能在暗地里，进行些有利自己的交易，说不定自己吃小亏，让人家吃大亏，或者还想捞点好处，聚在一起，哼，免了……”原振侠心中苦笑，因为，看来范围对人性的弱点，了解得十分透彻。黄绢显然不愿意就此离去，她想知道几个强国的反应如何，是以她还是道：“我有着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身分……”范围一翻眼：“知道，当我需要石油的时候，自然会来找你”

黄绢受了奚落，现出一丝怒容。原振侠忙握住了她的手，黄绢才冷冷地道：“你如果真那么有本事，大可自己动用力量去开采核原料……”范围冷笑：“有人乖乖地代我做，我为什么要自己动手？”

黄绢还想说什么，原振侠看出多逗留下去并没有什么用处，向黄绢使了一个眼色。

黄绢抿着嘴，和原振侠一起退了出来。

一直来到了海边，两人看到海面上，另有一艘没有国籍标志的炮艇，和一艘小型潜艇停着，又有一架没有标志的水上飞机，正在盘旋降落。

看来正如范围所说，各国代表都来和他联络了！两人下了快艇，回到了船只上，黄绢下令先驶开去再说。足有一小时之久，他们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天色十分黑，漆黑的星空，看来诡异而神秘。原振侠首先打破沉默：“看来范围完全可以达到目的……”黄绢点了点头：“我看，是他掌握的力量无可抗拒，自然只好屈服。”

原振侠皱着眉：“你是不是觉得，他……对我们……的态度，比较特别？我不以为他对其他各国的代表，都会说那么多。”

黄绢一扬眉：“那也难说得很，如果某方面派出的代表，是海棠小姐的话。”

原振侠自然听得出她的弦外之音，但是他还是十分严肃：“对！我估计他对付海棠的态度，也会和我们一样。因为我们都曾和‘爱神’发生过联系……”黄绢半转过身去：“你和她见过爱神，我可没有。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在对付范围这样的大威胁时，何必再把彼此分得那么清楚？”

黄绢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那是不是说明，范围和爱神之间有关系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正是……”他望向茫茫大海，海面上闪耀着奇妙的微光。他续道：“每次提到爱神，他的神态都不正常！”

黄绢皱着眉：“可是他似乎又根本不相信有爱神的存在……他又不知道，自己这种可以控制计算机运作的力量，是哪里来的……”原振侠用力一

挥手：“这个人真像是谜一样，他……有这种能力……自然是由于他脑部活动所发出的电波……能量特别强的缘故”原振侠迟迟疑疑地说着，在那一刹间，他像是想到了了一些什么，可是却又恍惚得很，绝无法实际捕捉到什么。他停了下来，想了片刻，用力摇着头，可是仍然不得要领。

这种忽然之间想到了什么，但又难以把想到的事确实捕捉的经历，以前曾有过好多次，每次都对解决疑难有帮助。原振侠暂且把这一点放下，向着大海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要是能见到爱神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有答案！”

黄绢的声音，听来居然出奇的平静：“玛仙在找爱神，能找得到？”

原振侠来到了舷边，双手握着栏杆，低着头：“谁知道，太虚无飘渺了……”这时候，原振侠心情之复杂，真是难以形容。他心情复杂，自然是由于事情实在太复杂而来的……刚才他说了一句“太虚无飘渺”了，的确，爱神的存在和寻觅，太虚无飘渺，已经属于难以理解的事，却又加上了玛仙，由于巫术上的理由去找爱神！

巫术的诡秘莫测，自然又使得事情更复杂。那还不够，又有范围这个谜一样的人！

这个谜一样的人，却又和最尖端的实用科学结合在一起，正在向全人类，作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最巨大的讹诈勒索！

原振侠不由自主地轻轻拍打着自己的头，他这种动作当然没有什么意识，那只表示他思绪上紊乱之极。

黄绢轻轻靠在他的背后，声音苦涩：“反正整个阿拉伯世界，也没有多少核原料。”

原振侠转过头来看了黄绢半晌，想问：他要核原料有什么用？但始终没有问出来。

船在南中国海无目的地航行，两人在甲板上，一直到天亮时分，一个官员才走过来，手中拿着一具无线电话，立正道：“将军，有人要求和你通话。”

黄绢正和原振侠背靠背坐着，顺手接过电话来，却听到了一个娇妙动听的女声：“将军，我见过范围，有一些新的设想。原和你在一起？我想我们可以交换一下各国的意见。”

黄绢没有说什么，就把电话递给了原振侠。她只是低声说着：“真好，全来了……”自无线电话中传出来的声音十分清晰，原振侠早就听到，那是海棠的声音。他接过了电话来：“我同意，可是你要上船，要将军的批准……”黄绢一挺腰，站了起来，姿势撩人地伸了一个懒腰：“欢迎，欢迎！”

她的声音中，自然没有什么热诚，但至少也没有峻拒。

原振侠发出了一下苦笑声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电话中又传来海棠的声音：“谢谢！”

几乎就在这时，天上已传来飞机声。就是他们在离开那小岛时，看到的那架水上飞机，已出现在视线之中，一个盘旋，迅速下降。

十分钟之后，娇笑着的海棠已然上了船，望着黄绢和原振侠：“你们的眼中全是红丝，一夜没睡？”

黄绢道：“你还不是一样！”

海棠敛起了笑容，低叹了一口气：“范围的能力，并不是他一人独有的……”黄绢和原振侠互望一眼，齐声道：“是，爱神就早已会控制计算机的运作……”海棠吸了一口气：“原来你们早已想到了，而且，看来，爱神

的层次，比他还高……”原振侠道：“正是，你向他提及过爱神？”

海棠点头：“有，他反应极强烈，可是又不肯承认有爱神的存在。”

黄绢道：“情形很怪。”

海棠神情紧张，不由自主压低了声音：“我有强烈的预感，感到他要那么多核原料，是要制造一种威力极大的攻击武器。”

黄绢闷哼一声：“当然不会要来制造核能热水炉！”

海棠装着没有听到：“他要这种武器的目的，是攻击一个比他还要强大的力量，这种力量不在地球上……”原振侠也曾想到过这一点，所以他立时作了一个表示同意的手势。

海棠动人的嘴唇掀动，吐出两个字来：“爱神……”原振侠深深吸着气，黄绢反问：“爱神在地球之外？”

海棠微蹙着眉：“我的假设，虽然曾……见过爱神，可是那只是一个幻影，像是在观看立体投射，可以来自地球的任何角落，也可以来自地球之外……”黄绢迟疑了一下：“制造强大无比的核武器，到地球之外的星空去攻击一个目标？这……不可思议之极……”海棠把声音压得更低：“所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设法找到爱神。”

黄绢扬了扬眉：“有人在找！”

海棠有点不明白，原振侠也不知怎么说才好。

黄绢道：“我们原医生的唯一异性，超级女巫玛仙……”海棠自然知道玛仙，她纠正着黄绢的话：“原是她唯一的异性，不能倒转来说。”

黄绢想说什么，但终于未曾说出口，只是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

海棠向原振侠望着，征求原振侠的意见：“上次我们遇见爱神的海域，离这里并不太远……”原振侠摇头：“地点没有意义，就像看电视一样，在哪里看电视不要紧，重要的是电视发射台在什么地方……”海棠又不同意：“见到爱神，可以和她沟通。如果她是拯救之神，那么，全人类如今面临毁灭的危机，需要她的拯救！”

海棠的话说得十分诚恳，原振侠忍不住轻拍了一下她的手。

黄绢闷哼一声：“贵国有多少核原料？”

海棠摇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范围知道。除了答应他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华沙集团、苏联、北大西洋集团、美国……在他的威胁之下，除了妥协之外，没有第二条路走。”

原振侠抿着嘴，海棠来到了黄绢身边：“将军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寻找爱神，再加上玛仙，机会一定很高，这是最佳的办法！”

黄绢始终心中有着芥蒂：“那要假设是事实，要范围真和爱神有关联，而且爱神的神通真的在范围之上，才是办法！”

原振侠沉声：“只好假定如此。”

黄绢闭上眼睛一会，她对这件事，显然不是十分有兴趣，她甚至半转过身去，视线留在海面上。原振侠明白她的意思，她刚才说过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没有多少核燃料，范围的威胁，着急的是那几个核子强国。在核子强国受到威胁，力量削弱的同时，阿拉伯世界可能还会有若干好处！

人！这就是人心！

原振侠用十分沉缓，也十分疲倦的声音说：“要是黄将军没有兴趣，我想我们可以再一次合作！”

海棠的眼睛之中，闪耀着十分明媚的光辉。黄绢则深沉地盯了原振侠

一眼，语音有着自心底透出的冰凉：“悉听尊便。”

原振侠向海棠作了一个手势，两人一起来到船边。正在他们要跨下小快艇时，突然之间，海面浪花四溅，一艘小型潜艇就在黄绢的船旁浮上水面，使得船身剧烈地震荡了起来。黄绢陡然吃了一惊，极其愤怒地叫了起来，两个军官气急败坏奔了过来。

黄绢怒道：“有潜艇，为什么不报告？”

一个军官颤声道：“声纳探测系统运作完全正常，可是计算机控制全然没有警报！”

刹那之间，船上陡然静了下来，只有潜艇浮上来时带来的涛声。这艘潜艇既然可以逸出声纳探测系统之外，冷不防就在船旁浮出水面来，那么，自然和有控制计算机运作能力的范围有关！

小型潜艇全部浮上了水面，舱盖打开，一个人捧着一只长方形的盒子走出来，站在潜艇的甲板上，向这方挥动双手，向船上示意放小艇去接载他。

那人同时高声叫着：“范围先生答应送给卡尔斯将军的礼物……”黄绢神情尴尬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才好。海棠一听，发出了夸张的“啊”的一声，那更令她发窘。

原振侠压低声音：“先接了过来再说！”

黄绢感激地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命令人驾着小艇过去，在那人手中接过了长方形的盒子来。

海棠和原振侠迅速地交谈着：“那是什么？范围为什么要送礼给卡尔斯？”

“窝阔台佩刀！我想范围还要直接干涉世界事务，先联络一下现在的权力层……”“那是盗贼！要是接受了，国际刑警会怎样对付卡尔斯将军？”

黄绢自然听到了他们的交谈，插了一句口：“等卡尔斯将军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，在联合国总部门口拘捕他……”黄绢说的当然是气话，她手下已取了箱子过来。黄绢只是向潜艇上那人挥了挥手，那人站在甲板上，也挥着手。

海棠向原振侠作了一个鬼脸，原振侠心情沉重，望向黄绢，黄绢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，摇着头：“对不起，我对于和爱神会晤，没有什么兴趣……”在原振侠还没有进一步再说甚么时，她又补充了一句：“那是你们两人的事……”原振侠有点气愤：“要对付范围，是所有人的事！”

黄绢昂起了头，样子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不屑听原振侠的话。

在那一刹间，原振侠在她的神情上，捕捉到了一些她心中的意念。刹那之间，原振侠的心中，骇然莫名！

这时，黄绢的这种神情，他又是熟悉，又是陌生……熟悉是在他的记忆之中，曾经见过一次；陌生是，那毕竟是相当时日之前的事情了。

可是原振侠还是记得，上次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，见过黄绢美丽的脸庞上现出这种神情来的……是黄绢决定离开他，到卡尔斯将军的国度中，去追寻权力的那一刹间！

由于黄绢当时的决定，不但给原振侠带来长期的感情困扰，而且也受到了相当沉重的打击，所以他对黄绢那种复杂的神情，印象十分深刻。这时一看到，就可以明白，那表示她心中在想什么！

这也是使得原振侠遍体生寒的原因，他看出了黄绢的心意……在她美丽的身体内，那隐藏着的，对权力作无止境追求的欲望，这时又有了新的进

展！比起范围来，卡尔斯将军算得了什么？

原振侠一想到这里，不由自主，“飏”地吸了一口凉气。在一旁的海棠，显然不明白何以刹那之间，他会有那么异特的神情。而黄绢，则显然沉醉在自己新的想象之中，根本未曾留意原振侠在干什么！

黄绢这时想到的，正和原振侠想到的一样：和范围相比，卡尔斯算得了什么？

黄绢甚至在刹那之间，感到了这个世界强人，渺小到了不能再渺小，他的所谓权力，也可怜得微不足道！只有范围，才是真正全人类的权力掌握者！

卡尔斯给她的权力是那么有限，要是范围……能和范围站在一起……黄绢一想到这一点，心头不禁狂跳起来，双颊之上也泛起了一种异样的红色。

这种异乎寻常的艳红，原振侠和她相识以来，甚至从未曾见过……不论是在大风雪的山洞中，还是不久之前的小岛屋子中，黄绢都曾和原振侠有过原始的、狂乱的男欢女爱，她也会在身子像是爆炸一样的兴奋刺激之中，而双颊泛红。可是，绝不像现在这样，她的脸上，简直随时会有鲜血可以沁出来一样！

由此可知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权力的追求，权力的欲望，超过了一切！不但是她双颊现出了异样的红色，而且她妙目之中迸射出来的那种神采，简直也接近疯狂！就算她不是直视着什么人，也可以令在她身边的人，感觉到她的目光是何等惊人！

原振侠更是吃惊，他用听来十分柔弱无力的声音叫着：“不！不要！”

黄绢当然听不到原振侠的声音，事实上，就算原振侠在她身前声嘶力竭地呼叫，也不会有什么用。黄绢感到自己正处在一种从未有的兴奋之中，这种兴奋，不但令她的血液沸腾，而且，令她全身的神经狂舞，令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迸发出呼叫声！

她也想起了那柄“窝阔台佩刀”，范围难道真是送给卡尔斯的？还是藉送刀的行动，给她什么暗示呢？

她一想到这里，立时向那艘小潜艇看去，她看到那人仍然站在甲板上，显然还在等她进一步的表示，她更可以肯定了这一点。她几乎不再考虑，在极度的狂热中挥着手，叫道：“回去告诉范先生，我立刻再去见他……”原振侠只觉得心头一阵剧痛，不由自主地紧紧闭上了眼睛！

黄绢的声音，本来多么悦耳动听，虽然不如玛仙的娇软，不如海棠的清甜，但是也足以令人听了感到舒畅愉快。但这时，黄绢向潜艇上那人叫出了这句话时，在原振侠来说，她的声音，甚至比夜枭的鸣叫还要难听，听了之后，简直就像是有一柄利锯，在人心头扯过去一样！

海棠在一旁看到了这种情形，自然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对于脸色苍白，甚至身子在微微发颤的原振侠，她有一份女性的温柔爱怜。她靠得更紧了一些，同时握住了他的手……冰凉的手。

潜艇上那人大声答应着：“是！这正是范先生所期待的，我会立刻报告……”他说着，就钻进了潜艇。潜艇的舱盖合上，不到半分钟又已潜入水中，消失不见了。

原振侠在心头狂跳中，听到黄绢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，然后，黄绢的声音，就在他面前响起。他盯着黄绢看，像看着一个陌生人。

黄绢甚至不是在对她说话，只是对着海棠说，语音冷淡得叫人心酸：“请

召回你的水上飞机，你们必须离开我的船……”事实上，海棠不等她下逐客令，早已取了一具小型无线电通讯仪在手上，发出了信号。水上飞机已渐渐滑近来，海棠轻碰了原振侠一下，原振侠还在尽最后的努力：“你……能不能……”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讲完，黄绢早已一昂首，目光自他的脸上扫过，可是连十分之一秒都未曾停留，就迅速移了开去……原振侠曾受过一次黄绢那样冷漠的对付，一次已足以令他伤心。现在是第二次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心直向下沉，在向下沉的过程之中，被黄绢冷漠的眼光，打击得粉碎！

他的神情，一定十足反映了他内心深切的痛苦，以致海棠紧握住他的手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黄绢已向控制舱走去，她的两个手下向前走来。海棠拉着原振侠的手背：“原，我们要离开这艘船了……”原振侠茫然应着：“是么？要离开了？”

海棠心中不禁感到了极度的难过，她自然知道原振侠对黄绢的感情极深，了解原振侠这时心中的难过。

原振侠甚至要她扶着才能离开，也没有表示异议。登上了海棠的水上飞机，海棠发起急来，连连道：“你不要不说话！你说些什么……”海棠一连说了五、六遍，原振侠才用十分苦涩的声音反问：“叫我说什么？”

海棠吁了一口气：“随便，随便说些什么……”原振侠陡然双手掩脸，发出了一阵如同小孩子伤心时所发出的呜咽声来：“她……为了追求权力，竟然……逢人就可以出卖自己……竟然这样……这样……”他的声音发着颤，那是真正的颤动……发自喉间，来自心底。那一个字，他终于道了出来：“……贱！”

看来，他绝不愿意把这个字和黄绢联系在一起。可是这个字，又终于自他的齿缝中，在充满了惋惜和恨意之中，进了出来……海棠也陡地震动了一下，不敢说什么。

她知道原振侠的感情极其丰富，也知道自己在原振侠的心目中，是可爱，但是也绝不是完美的女性……情形和黄绢在他的心目中差不多。

而原振侠如今，竟然把如此可怕的一个字，和黄绢连在一起，那自然使得海棠心头震动。海棠想到的是：他这样看黄绢，什么时候，轮到他也这样看我？

水上飞机还没有起飞，机舱中另外有两个人在。那两个人显然也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，所以屏住了气息，一声不出，机舱中也就十分寂静。只有海面上，由于黄绢的船正在高速离开，发出了一阵声响来。

那一阵声响使原振侠的头，从深埋在双手中抬了起来，他刚好来得及，看到黄绢的船正以极高的速度离去，赶去和范围相会。

原振侠怔怔地望着，直到那艘船在视线中消失，他才略微移动了一下身子。

海棠在他身边柔声道：“你的样子，真叫人……害怕……”原振侠又震动了一下，四面一看，像是直到这时才知道自己处身何处。他发出了一下低呼声，也不向那两个人看上一眼，用低沉而坚决的声音道：“请给我一艘救生艇！”

海棠又惊又恐：“你……要干什么？”

原振侠神情十分厌恶地闭上眼睛：“我不要在你们的飞机上，宁愿在海面上漂流！”

另外那两人，显然想讲些什么，可是还没有开口，就给海棠一个严厉

的眼色所制止。

海棠还想说什么，原振侠已然站起身，向舱门口走去，看起来，要是海棠不答应他的要求，他就会这样跳进海中去！

海棠心中一急，伸手拉住了他的衣服……她虽然是如此出色的情报人员，可是这时，也只不过是手足无措的小女人。

她一面拉住了原振侠的衣服，一面发急地叫了起来：“好……好……替你准备救生艇！”

原振侠挺了挺身子，这时，机舱内两个人中的一个，看来是实在忍无可忍了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不搭我们的飞机，救生艇也是我们的……”原振侠把身子挺得更直，声音听来很平板：“谢谢你提醒了这一点……”海棠向那人发出了一下愤怒之极的尖叫声，原振侠这时已拉开了舱门，反手格开了海棠的手，一纵身，就向下跳了下去！

原振侠本来也不是行事如此决绝的人，可是这时，由于黄绢的行为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，伤心之至，人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行动总不免有点反常。

一方面，海棠也不免受到了他厌恨情绪的波及；二来，那人的话，更进一步刺伤了他的自尊心，他才会毫不考虑地向下跳下去……等到他整个人浸入了海水之中，再浮上来的时候，他狂热激动的情绪，自然得到了适当程度的冷却。

可是这时候，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，他自然也无法再要求回到水上飞机。他用力甩着头，把头脸上的海水挥去，当心中正想着，应该如何在茫茫大海中求生存之际，身边一大蓬水花溅起，又淋了他一头一脸。

他转过头去看，看到海棠刚从海中冒出头来，睁大着眼，瞪着他，也不知道她是在责备，还是想说什么。

海棠的出现，伴随着一大蓬水花。那说明，她分明也是从水上飞机上跳下来的，那么她是准备……原振侠才想到这里，海棠已向他游了过来。他自然而然伸出手去，两人的手才一握住，海面上就突然起了极其汹涌的巨浪。

巨浪令得他们一下子被海水淹没，一下子又卷了上来。耳际除了水声之外，还有轰然巨响。不一会，海面恢复了平静，轰然巨响声也远去，水上飞机已经飞走了。

原振侠定了定神，他仍然握着海棠的手。海面上，除了海棠之外，没有别的，连最简单的救生圈都没有……当原振侠看清楚了这种情形之后的一刹那，他心中一阵感动，难以形容！

这一阵感动，和刚才黄绢令他产生的激动，程度相若，也同样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，可是情绪上却截然相反。

黄绢令他伤心，海棠令他感动！

他的嘴唇动了好一会，才发出了听来极感激的声音：“你……何必？”

海棠满是水珠子的脸上，看来神情轻松，有一绺头发贴在她的颊边，使她看来更增俏丽：“那么照你说，我应该怎么样？”

原振侠没有说什么，水上飞机飞走了之后，汪洋大海之上，他和海棠两人，一无凭借。就这样在海面上，凭自己的体力支持着，不使沉下去。

原振侠跳下来的时候，是基于一种十分冲动的情绪，他绝未曾想到，海棠也会跟着跳下来！

他心中感动，想再说些什么，可是却又变得口拙无比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海棠笑着，把身子向下一沉，沉进了海水之中再冒起来，伸手抹去了海水：“不必把我想得太伟大，我一点也不想冒什么险。虽然我命令飞机飞走，但组织一定不会让我死在海上，救援会立时来到……”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：“你真残忍，就让浪漫气氛持续得久一点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海棠叹了一口气：“原，你追求浪漫，可是我们全是现实社会中的人……”原振侠抬头望向天空，水珠顺着他英俊的脸上淌下来，海棠总疑心，其中夹杂着他的泪水在。他叹了一口气：“人人都有现实生活，也同时可以满足浪漫情怀！”

海棠轻轻一笑：“除了你自己之外，在任何人心目中，你都是天下享有浪漫情怀最高的人……有女将军是你的情人，有……女特务为你跳海……也有女巫，要把你视为她唯一的异性……”原振侠不禁无话可说，海棠泼了一些海水在他的头脸上：“可是你还不满足，还在不断追求浪漫！真不知道在你的心目中，浪漫的定义是什么……”原振侠长叹了一口气，笑了起来，虽然笑得很勉强，但真的在笑着：“像我们这样，漂流在海上，讨论这种问题，只怕也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了……”海棠也娇声笑着：“那才是真正的浪漫！”

原振侠有点心满意足地把海棠拉近他：“这时如果有一条鲨鱼来，把我们每人都咬下半截来，那才是永恒的浪漫了……”海棠笑着，笑得有点幽怨：“刚才……你那样形容黄绢，真……可怕，我几乎不相信那是由你口中讲出来的……”原振侠抿着嘴不出声，显然他并无意收回他刚才对黄绢的批评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马达声传了过来，原振侠挥了一下手：“救援来得好快！”

海棠的脸上掠过了一丝惊讶的神色：“不对，我的救援应该来自天上！”

原振侠耸动着身子，向前看去，看到两艘快艇，以极高的速度向前驶来，转眼之间，到了近前。两艘快艇系在一起，一大一小，只有一个人驾驶，原振侠一看那人，就认出他是黄绢的一个手下！

那手下看到原振侠和海棠两人，在海水中载沉载浮，脸上的神情讶异莫名。他大声道：“将军真是料事如神！她料到原医生一定不会搭乘那架水上飞机，但是……她也想不到……想不到……”原振侠冷笑一声：“想不到我的处境这样狼狈？”

那人不是很敢接口，只是道：“将军命我送这艘快艇来给原医生……”原振侠简直是声色俱厉：“不必了，我不会要！”

那人道：“将军说，原医生如果连一个老朋友的好意都不肯接受，那绝不是坚持原则，也不聪明，一点也不值得赞赏。而且，不是人类的行为，只是驴子的倔强！”

那人一口气说下来，全然像是在背书一样，显然这一番话，全是黄绢教定了的！

原振侠听得发怔。黄绢知道他不肯上水上飞机，那是深知他的行为，除了老朋友，谁能那么了解他，这一点令他十分感动。

撇开什么都不说，老朋友的一点好意若是峻拒，那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！

原振侠始终是原振侠，他性格上有着矛盾的两面……不多久之前，他用那么严厉的话批评黄绢，使得一旁的海棠也听得心惊肉跳；可是这时，他又矛盾起来，无法拒绝黄绢的好意。

在一旁的海棠，先是用十分调皮的眼光望着他，后来，看到了他的那种犹豫的神情，心中长叹了一口气，不再理会原振侠，伸手向那人扬了一扬：

“抛救生索过来！”

艇上那人忙抛了绳索来，海棠碰了碰原振侠，两人一起拉住了绳索，不一会，就上了那艘大的快艇。海棠对那人道：“如果你有足够的聪明，回去时对黄将军报告，说只有原医生一人在海上！”

那人略呆了一呆，就连声道：“是！是！当然！”

他迅速地跳上了较小的那艘快艇，匆匆忙忙解开了绳索，很熟练地发动机器，疾驶了开去。

原振侠和海棠，全身向下滴着海水。那艘大快艇相当大，设备齐全，还有许许多多箱食物和食水，自然全是黄绢准备的。快艇还有一个小小的舱房，海棠不理会在叹息着的原振侠，径自钻进了舱房之中。

不一会，她身上的湿衣服，一件一件抛出来，落在原振侠的脚下。她的声音也传了出来：“湿衣服贴在身上，不见得会舒服吧……”原振侠循着声看了一下，看到海棠的上半身自舱中探了出来，阳光照在她雪白的肌肤上，她一点也没有掩遮自己胴体之意。

挺耸的双乳，乳尖和乳晕在阳光下泛现一种诱人至极、浅浅的艳红，衬着白玉一般的胸脯，映入眼帘，使得原振侠不由自主，感到了一阵目眩，目光再也移不开去……在阳光之下，看到那么美好的女性胴体，那实在是一种新的经验，新的刺激！

原振侠的心头狂跳！湿衣服贴在他的身上，本来就给他以一种压迫感，而这时，这种压迫感更甚了，他甚至感到了窒息！

也许由于原振侠的目光中，充满了男性的侵占意图，海棠有点本能地半侧过身来。

她的动作，令得尖挺的乳尖轻轻颤动了一下，闪动出更是炫目的艳丽。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赞叹声来。

海棠的娇躯，他自然不陌生，可是在这样的海天一色之中，在那样的阳光夺目之下，在他一凝视间，甚至可以看到她半露着颈，颈后的柔发闪闪生光的情形下，她如玉雕一样的肌肤，发出这么柔和的光辉！她的脸庞上，泛起了那么自然的艳红，她身上的一切形状，一切颜色，在整个大自然之中，显得那么谐合，又显得那么突出……仿佛她本来就是整个大自然中的一个分子，但又是整个大自然之中，最美丽的分子。

原振侠缓缓向前走过去，到了她的身前，慢慢地蹲了下来。

那时，海棠的本能动作更是娇怜，她双臂松松地环抱在胸，垂着头，眼睫毛在迅速地闪动。

原振侠轻轻抵住了她的下颌，使她的俏脸面对他。她仍然紧闭着眼，有着少女一样的羞涩。

他轻吻下去，她的唇润湿丰盈，和他的一样，还沾着海水的盐味。但是他们吻得那么深，她手臂松了开来，环住了他的颈。

他们不知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之下，跌进了舱中，滚跌在地毯上，绝没有想分开的意思。

快艇的机器没有发动，海水打在艇身上，发出均匀而有节奏的“啪啪”声。海水亘古以来，冲击着它能冲击的一切，男人也自亘古以来，冲击着女性的胴体。

自然行为和人类的行为，竟然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合拍到了这种程度。

她紧缠着原振侠，喘息着，像是要把自己完全溶入他的身中，从此没

有了自己，成为他的一部分！

天空上传来的引擎声，把他们两个人分了开来。海棠明亮的双眼之中，有点失神的望着舱顶，原振侠欠了欠身，枕在她的胸脯上。海棠的手在湿衣堆中摸索着，又取出了无线电通讯仪来，手指纤巧地在按钮上不断按着。

飞机声本来在他们的头顶盘旋，但没有多久，又渐渐远去。

海棠想说什么，但还没有开口，原振侠又已将她紧紧拥住。

他拥得她这么紧，紧得她张大了口，只顾得喘气，再也不能说话了。

一整天，他们任由快艇在海面上自在漂浮，而大部分时间，他们也都只是拥在一起。

在夕阳西下时分，当他们肯定海域中十分平静，并无任何凶险之际，他们甚至一起跃进了海水之中，畅情地游泳！

他们在海水中追逐、嬉戏、纵情笑、大声叫，天地之间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那给人以极度的松弛和轻快的感觉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全身亿万个细胞，每一个都可以开怀享受欢愉，不必分出半分去担心什么！

天色渐渐黑了下来。海棠半仰着头，原振侠用手把她才洗好的头发慢慢搓软，海棠忽然调皮地笑了起来：“要是黄将军知道她的快艇……”她没有把话说完……当然不必说完。

原振侠望着已成为深紫色的晚霞：“她……倒知道我不肯搭乘你的飞机，甚至知道我会不顾一切跳向大海……”海棠的俏脸上，掠过一阵阴暗的神色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

漆黑如晶的妙目注定了原振侠，又爱怜地摇了摇头，大有“我看你怎么办”之意。

原振侠仰天躺了下来，故意摊手摊脚……他们都把身体语言发挥得酣畅淋漓，原振侠是在表示：管他的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……海棠在原振侠的胸膛上伏了下来，柔声道：“像上次一样，希望见到爱神？”

原振侠“嗯”了一声……如果能再见到爱神，对于了解范围这个人，自然大有帮助。

但那是绝没有把握的事，谁知道爱神会不会来？

海棠的手指在原振侠脸上轻轻抚过：“如果我们不断向爱神输出要求和她见面的讯息，你想，她是不是会来见我们？”

原振侠一时之间，有点不明白海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。海棠的手指已在他的头上轻轻叩了一下：“输出我们脑电波的讯号……不断想：我们要见爱神！我们要见爱神！使她能接收到……”原振侠笑了一下，他早已想到过这一点。因为爱神曾说过，人脑和计算机的运作方式基本上一样，都是讯号的接收和输出过程。

身为“爱神”，她接收讯号的能力自然特别强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不断地想着要见她，她就可以知道！

原振侠想到这一点，先是由于玛仙想和爱神会面一事而起的。他设想玛仙善于运用巫术力量，那是脑电波极强的一种行为，所以，玛仙发出的讯号远比常人强烈，也容易被爱神接收。如今，海棠也这样提出来，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

海棠略抬了抬头，向他看了一眼。虽然天色已相当黑，但一定是他在想到了玛仙的时候，样子有一点难以控制的古怪，所以海棠又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听说，我们的女巫小姐，美丽如仙的那一位，也由于某种原因，想会

见爱神？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是，她说，为了巫术上的原因。”

海棠忽然一耸身，在原振侠毫不提防的情形下，一张口，细小而整齐的牙齿咬住了原振侠的肩头！而且，恰好咬在那个淡淡的疤痕上……疤痕是玛仙饲养的西藏獒犬的利爪抓出来的。

原振侠陡然震动了一下，但立时静止不动。海棠当然没有咬痛他，他只感到了一阵酥痒，那种感觉，使得他气息急促，自然而然地拥住了海棠。

海棠松开了口：“真羡慕她，竟然吸过你的血！”

原振侠陡然笑得轻浮：“何必羡慕？你虽然未曾吸过血，却……”他把声音压得最低，捧起了她的脸，贴着她的耳际，把未曾说完的下半句话说了出来。

海棠陡然脸红，挣扎着想要离开，可是被原振侠拉着，一起躺了下来。

上弦月已然升起，海面上，显得有一种平静之极的清冷。

海棠仍然双颊发烫，她用双手捂着脸。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有一个人，我们大家都忽略了，其实十分值得注意。”

海棠只在喉间发出了“嗯”地一声，原振侠道：“康比博士！那个计算机专家！”

海棠摇头：“他？他不值得注意。虽然一度，他曾是世界上最令人头痛的计算机怪杰，可是自从爱神出现，自从有了范围，甚至在阿英出现之际，他那些计算机知识，只是小孩子的玩意了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真残忍，世界上，任何事一有了比较，真残忍！”

原振侠的意思是，一有比较，就必然有高下强弱，优劣胜败，那是残酷的事实，其间绝无感情可言。

海棠在那时，却又另有她的想法。在沉默了片刻之后，她道：“原，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傻问题恕不作答！”

海棠咬了咬下唇：“在你心中，比较过将军、特务和女巫？”

原振侠心中苦笑……黄绢、海棠和玛仙，他当然在心中比较过，也当然没有任何结论。他的回答来得极快：“这个问题太傻了！当然不答。”

海棠也没有再问什么，只是又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想起康比博士，是不是认为他下落如何，至少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？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是啊！当日，每人一艘救生艇，在海上漂流，希望能遇上爱神。我们的运气好，后来人人都出现了，只有康比博士……”海棠扬了扬眉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未曾见到爱神？”

原振侠坐起身来：“如果他见了爱神……甚至于现在与爱神在一起，他至少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一下。本来，最有资格用人的方法，控制计算机系统运作的是他！”

海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用人的方法控制计算机的是他……这样说……有语病。

范围也是人……应该说……应该说……”由于发生的情形太奇诡，是以海棠觉得语言有点不怎么够用。原振侠道：“应该说，康比的办法太古老，范围是直接用人脑的活动控制电脑的！”

海棠点头：“对，脑部活动发射出强烈的能力，足以随心所欲控制计算机运作……原，范围，他是地球人吗？”

这个问题，当然不能算是傻问题了，可是原振侠一样无法回答！

过了好一会，原振侠才道：“不知道，只能说他是一个奇人，和我们不同，他脑部活动所发出的力量特别强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陡然之间又想起了什么来，突然之间停了下来，可是又不能具体捕捉到什么……他已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了！

海棠明澈的眼睛望着他，原振侠神情有点迟疑：“我像是想到了一件事，和脑部活动时发射出强力的能量有关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海棠不知道原振侠想到了什么，自然无法帮助他记忆。原振侠又说了一句海棠听来不是很明白的话：“一个特殊的人，脑部会发出十分强的能量，甚至可以使他身边的人感觉得到！”

海棠有点讶然：“有什么根据？”

原振侠忽然“啊”地一下低呼，就在那一刹间，他知道自己想到的是怎么了！他显得十分兴奋，他的兴奋情绪也染给了海棠，海棠笑孜孜地望着他。

原振侠挥着手：“当时，来自中美洲的大巫师，在经过玛仙身边的时候，就感到玛仙脑部的活动力特别强！”

海棠扬了扬眉，没有说什么，原振侠又道：“范围自然也是这样的人！”

他这样说了之后，神情还是有点疑惑。海棠也有着同样的神情：“你是说，范围和玛仙之间，也有着一定的联系？”

原振侠沉吟了一下：“至少他们两人都十分奇特，和常人不同。”

海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若是假设范围和爱神有关，玛仙又急于见爱神，那是不是，可以进一步假设玛仙和范围，也有一定关系呢？”

原振侠皱着眉，竭力思索着。但任他怎么想，都设想不出玛仙和范围之间，会有什么联系。

他不由自主摇着头，用眼光去探询海棠的意见。海棠笑了起来：“他们都异于常人，而且，他们来历不明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！”

原振侠失声道：“范围也是弃儿？”

玛仙是弃儿，被大豪富陶启泉发现，所以原振侠才这样问。

海棠摇头：“不能肯定。但据我所知，各国收到了范围通过特殊方法传递的函件之后，都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，调查过他的来历。”

原振侠“嗯”地一声：“结果是……”海棠的神情有点忧郁：“调查进行得极其广泛，而且十分深入，再加上破例的东西方阵营情报机构的携手合作。在那样的调查之下，就算是一只蚂蚁，也可以查出是由哪一个蚁巢中爬出来的，可是，却完全不知道范围的来历！”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海棠又道：“所知道的，只是他的许多罪行。他似乎是一个……天生的犯罪者，除了各种各样的罪行之外，他什么也不做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现在，他的犯罪行为，可以说发展到了顶峰！”

海棠抿了抿嘴，在那时候，原振侠又模模糊糊地想到了一些什么，可是仍然无法归纳。他轻抚着海棠的秀发：“那不能证明什么，要说来历不明的话，你不还是一样？”

海棠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十分黯然。原振侠知道自己这句话，触及了海棠内心深处的大伤痛，所以他忙把海棠搂在怀中，喃喃地表示歉意：“对不起，我……不是故意的，真不是故意的！”

海棠自小，就被训练成为一个出色之极的情报人员，纳入一个庞大的、无可违抗的组织之中，她曾自嘲是“人形工具”，当然她自己全然不知自己的来历。原振侠无心之言，的确是触及了她心中最大的伤痛！

过了一会，海棠才勉强一笑，笑容大是凄楚，令人心酸。原振侠把她搂得更紧，海棠才又幽幽叹了一声：“我的情形不同……我只……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来历。事实上，我来历怎样，组织自有档案，一清二楚！”

原振侠忽然童心大起：“如果所有秘密档案，都是由计算机处理的话……”海棠听得也有点怦然心动，虽然大海茫茫，天和海之间，仿佛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，可是她还是不自自主压低了声音：“那么，范围就有办法，把我的档案从计算机中弄出来！”

原振侠想说的，正是这个意思，他立时点了点头。但他又道：“那也没有什么意思，至多使你知道父母是谁，是不是还有兄弟姐妹而已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你对他们来说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，而且……你的组织也未必会允许你和家人见面。”

海棠在这时候，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情，说明她心中想到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。

原振侠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望向她。

原振侠甚至可以猜想到，海棠所想到的事，一定极为严重，因为她竟然不由自主，屏住了气息！

过了好一会，海棠才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瞪着眼，神情坚决。

原振侠用眼神去问她，她却摇了摇头：“时机没有成熟，我不会说！”

原振侠侧着头：“猜也猜得出来，你想到的是，是因你的档案开始想起的！”

海棠轻咬着下唇，仍然不出声。原振侠又道：“你想知道档案的内容，了解自己的身世！”

海棠现出了一个迷惘的笑容来，不置可否。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那没有什么意义，刚才我已经分析过了……”海棠陡然娇笑，把自己的唇封住了原振侠的口。原振侠有点心神俱醉之感，这件事，自然也放下了，没有再提出来讨论。

当时，他自然料不到，自己无意中的一句话，引得海棠伤心，又在一番对话之中作了一些假设，这样的对话，会对海棠今后的一生，发生那么大的影响。

自然，原振侠那时，也决计想不到海棠屏住了气息之时，所想到的是什么！

当四片灼热的唇又分开之后，海棠低声道：“让我们试着集中精神想，想要会见爱神！”

原振侠点头表示同意，可是，不到一分钟，他们两人同时笑了起来。因为他们发现，根本无法集中精神！海棠怎能集中精神？原振侠强有力的手，在她娇躯各处抚摸着；原振侠又怎能集中精神，海棠全身散发出沁人肺腑的幽香和魅力，又在他的怀抱之中轻轻地扭动！

他们在海上漂流了三天三夜，真正集中精神的时间，一秒钟也没有。

水上飞机每天在他们的头上盘旋一次，每次都得海棠用无线电通讯仪坚决赶走。在这三天中，海面上没有雾，也没有爱神的踪影。

但那是真正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三天，三天中的每一秒，他们都在一起。

什么也不想，甚么也不追求，单是两个人在一起，就使得他们心满意足，欢愉无限。

第四天，当水上飞机的机声又在头顶响起之后，海棠的“驱机术”失灵，水上飞机停了下来，令得小艇摇晃了好一会。自水上飞机中，传出了一个十分严厉的声音：“命令海棠，立刻归队！”

海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原振侠默然紧握着她的手，但是也知道不能不放开。海棠压低了声音：“记得我！”

原振侠把心中的感情一起倾泻而出，化为两个字：“永远！”

海棠心满意足地吸了一口气，迅速地在他的唇上亲了一下。

原振侠松开手，海棠翩然出了船舱，原振侠听到小艇发动的声音，听到水上飞机起飞的声音。

等到一切全都静了下来之后，原振侠闭上了眼睛……从三天之前跳下海中起，直到如今，海棠悄然离去为止，那不到八十小时之中，发生的任何事，每一个细节，原振侠都可以记得起来。

但是，记起来又有什么用？船舱小小的空间中，虽然还满是海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股幽香，可是，散发着幽香的空气，和散发着幽香的胴体，相差实在太远了！那三天中，在茫茫大海上，海天之间，他们两人，真可以说享尽了男女之间所能享受到的旖旎风光，数不尽的轻怜蜜爱，欢畅和快乐。

但现在，海棠一离开，一切就都只成了回忆！

他感到极度的伤感和怅惘，睁开眼来，长长地叹息着，打开一个柜子，拿着一瓶酒，上了甲板。

水上飞机早已飞远，极目所望，只是水连天，天连水，静得出奇。他坐了下来，大口呷着酒，几次引吭长啸，也不知是意态豪迈，还是心情郁闷，总之，大声呼啸，可以使他的心中感到舒服得多。

这时，太阳已然西斜，阳光在海面上，映出一大片夺目的金色光采，眯着眼看过去，像是无数的金色小妖精一起在跳跃着。

原振侠一直停留到了天黑，他才躺了下来，望着星光，酒意甚浓。他决定明天才驾艇离开，今晚且再在海上过一夜，单是就着三分酒意，回想和海棠相处的那三天，要消磨一夜，自然再容易不过。

很快就过了午夜，海面上起了雾，夜凉如水。原振侠感到了凉意，他老大不愿意地站起来，进入舱中，不经意地打开了收音机。

他本来是想听些轻松一点的音乐的，可是，却听到了新闻报告：“核子强国的高峰会议，今日结束，会议推举了北非某国的黄绢将军执行大会决议。大会决议是：为了表示消灭核武器的决心，各国都把核原料运离本国，集中在北非，听候处置。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呆了半晌……黄绢果然在竭诚和范围合作了！

黄绢若是不和范围“合作”，怎会当上高峰会议的执行者？

而这则新闻措词十分巧妙，看来各国之间已经有了协议：不公开事实的真相，而只当是一种限制核武器的谈判。而且，各国显然都拿不出办法对付范围，全都投降了！范围以他一个人的力量，竟令得所有核子强国都束手无策，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，最伟大的个人行为！

原振侠呆了半晌，不由自主轻轻鼓了几下掌。范围的行为，他不以为值得恭维，但是却无可否认，值得喝采！

现在，看来各核子强国，已同意交出核原料给范围使用。黄绢自然提供了方便，可以使核原料集中在北非洲，卡尔斯将军的国度中。

有了这样的方便，范围办起事来，自然要顺利多了！

只是不知道，他要那么多核原料，去制造一种威力强大无比的武器，是去对付什么人？

看来，问题的严重性，还不是他要对付的是什么人，而是集中了那么多核原料制成的武器，若是一旦被使用，对地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！

若是在地球上使用，那毫无疑问，一定会使地球上所有生物绝灭！

就算是在宇宙的某一处，远离地球的太空中使用，难道就对地球不会有影响了？这么大的核爆炸，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一定会破坏宇宙中的平衡，结果会怎样，更是不可测的可怕！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又喝了一大口酒，长长吁了一口气。不论范围以后的行为如何，这种行为，总要设法制止才好！

可是，那又有什么办法？范围掌握了那么强大的力量，各国政府都妥协、投降了，他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？

原振侠只感到心头一阵又一阵的郁闷，再加上海棠已经离去，益增不快。他本来就感情丰富，十分容易感触，是以在他喝了一大口酒之后，不免长吁短叹起来，那时，原振侠真有意兴阑珊之感，似乎除了叹息之外，什么也不能做了。

这时，海上静寂之极，原振侠可以听到自己的长叹声，悠悠地传了出来。在他叹了若干声之后，忽然，在寂静之中，有一个极细极细、几乎不可捉摸的声音，传入了他的耳中。

那种声音细微之极，可是才一入耳，就觉得那种声音曼妙之极，似乎是一个女人正在低诉着什么。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全神贯注，想听得更清楚些。

那声音果然在他留意之后，变得更清晰。虽然仍是细微得仅堪辨认，但是已经可以听得出，那女人动听之极的声音，是在吟哦一首元曲小令：“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害相思。身似浮云，心如飞絮，气若游丝……”原振侠不但听得入神，而且听得如痴如醉。等到吟完，忽然是一阵悦耳之极，听了令人心旷神怡，但又不免神驰心跳的娇笑声。然后，声音更清晰了，而且，原振侠已然认出，那是玛仙的声音！

玛仙的语音听来跳荡不定，灵活无比。声音本来是无可捉摸，更没有任何形体的，但是玛仙的声音，听来就有艳光闪耀的感觉！

玛仙笑声和语声一起传来：“我的原害相思病了，可惜不是为了我！”

她语意之中，有故意装出来的一种伤感，听来也格外觉得俏皮。

原振侠一听出是玛仙的声音，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意外！他刚才心情落寞，这时却又有一种异样的兴奋，使得他根本不去想，在茫茫大海之中，玛仙的声音是怎么传来的？

反正她是超级女巫，超级女巫总有她的办法。他大叫了起来：“玛仙，快现身出来！”

你在用什么巫法？”

他叫得如此大声，令他自己也被吓了一跳。然后，他紧张地等着回答。

四周围极静，原振侠无法判断，刚才听到的玛仙的声音，是由什么地方传来的。他想到甲板上去看看，玛仙可能在海面上！

但是，在他欠了欠身子时，却又听到了玛仙的笑声。他突然回头，循

声看去，不禁呆住了！

玛仙的声音，竟然是从他刚才打开了的收音机中传出来的！

收音机在报告了新闻之后，原振侠思绪紊乱，没有注意是不是继续有声音传出来，直到玛仙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……随便他怎么猜，也猜不到声音是从收音机中传出来的！

他张大了口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
人声从收音机中传出来，这不算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任何人，只要通过发射装置，就可以使声音在收音机中被接收到。

可是，原振侠却可以肯定，玛仙的声音自收音机中传出，那绝非表示，她人是在一座广播电台之中……那一定是她通过了别的方法达成的！

原振侠思绪十分乱，他说不出玛仙用的是什么方法来，可能是脑部活动的能量，直接“侵入”了收音机，就像爱神和范围“侵入”计算机一样！

原振侠甚至可以肯定，这时，虽然只听到玛仙的声音，不知道她人在什么地方，但是，她一定可以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……若不是她听到了长嗟短叹的声音，她如何会念了这样的一首小令，来讥笑自己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又叫了起来：“快出来！”

玛仙的笑声伴着语声，果然，是在和他应对：“不行，我离你太远！”

原振侠用力一挥手：“去找一柄扫把，骑上去，飞来！这正是女巫的看家本领，你应该会！”

玛仙笑得更欢畅：“我当然会，记得，是你请我来的。要是不能把我送走，你可别后悔！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……长久以来，他对玛仙，都一点也没有要亲近她的意思。这时，他也一样没有那样的意思，但是在茫茫大海之中，心情落寞忧郁之际，酒意三四分之时，他却希望笑语如珠的玛仙，能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而且，他还有许多疑问，要和玛仙一起讨论。

这时候，他心中对玛仙的好感，正处于顶峰。黄绢令他失望，那不必说了，海棠又怎样呢？一个严厉的命令，她也不能不离去。玛仙至少是自由的，虽然她身为女巫，受巫术的限制，但比较起来，总自由得多了！

所以，原振侠哈哈一笑：“你只不过是一个女巫，大不了向我施展巫法，我怕什么！”

玛仙的笑声，隔了一会才再传了过来：“巫法有时也很可怕的，例如，我可以使你化为一个影子，再也离不开我，变成我的影子！”

原振侠又喝了一口酒，意态更豪放：“如果超级女巫阁下有此需要，只管施展！”

玛仙忽然叹了一声，但立时又笑了起来，叹声和笑声听来像同时发出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。接着，便再也没有声音发出来。

原振侠等了半分钟左右，又叫了两声，一面提着酒瓶，出了船舱。才一走出去，就看到漆黑的海面上，有迅速在移动着的一团暗暗的光芒。那实在是十分异特的一种现象，那团光芒是朦胧的、黯淡的，可是和漆黑的海面相比较，又分明是一团光芒。

原振侠揉了揉眼睛，想弄清那是什么现象时，光芒已来到了面前。

那时，原振侠自然已经看清楚了！

那是一大团灰蒙蒙的光芒，里面依稀有着一个人影，移动的速度特快，紧贴着海面移动。注视着这样一团迅速移动的光芒，有使人进入了幻境

的奇异感觉。

原振侠并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，上次，他和海棠在海上，先后见到阿英、爱神，她们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。不但如此，而且他和海棠，也曾被一团光芒包围着，迅速地移动，移到了一个十分异特的空间之中，和爱神相会。

（这些经过，都记述在《寻找爱神》这个故事中。）原振侠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“交通工具”，也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移动方式。他只知道这种移动方式十分有效，而且它的形式，全然超越人类的知识范畴之外。以他的见多识广，也全然无法想象！

就在他又有了如梦似幻的感觉时，想到了那团灰色的光芒移动而来的情形，和爱神可能有关。如果来的是玛仙，那可能表示玛仙已和爱神见过了！

灰色光团到了艇侧，一闪即消失。玛仙已经俏生生地落在艇首，离他很近，似笑非笑地望着他。在星月微光之下，她脸上艳光流转，美丽得难以形容！

原振侠盯着她看，玛仙承受着他的目光，可是有点不屑似地缓缓摇了摇头：“巫术之中，有相当一部分，设法使女性了解男性，不过我看最不容易奏效的，就是这一部分。”

原振侠扬了扬眉：“莫测高深！”

玛仙抿嘴一笑：“某男士，才因为甲女士的离去而黯然神伤，见到了乙女士，却又目光灼灼，看来一下子就把甲女士忘记了！”

原振侠自然知道她在讽刺自己，可是他装成听不懂，他耸了耸肩：“不知所云，听起来像是什么少年杂志上的恋爱信箱。”

玛仙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向原振侠走过来。原振侠几次想要退缩，但终于站定着不动，一直到玛仙到了他的面前，抬起头来，和他几乎鼻尖碰鼻尖。此时自然气息可闻，原振侠鼻端所闻到的，是一种令人心神俱醉的香味，他现出十分陶醉的神情来。

玛仙舔了一下口唇，那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动作：“我来了！”

她一开口，那种芬芳沁人的气息更浓！原振侠不由自主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你……你是怎么来的？那……团光芒，是什么交通工具？”

他一开口，玛仙也自然而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和原振侠感到她的气息令他陶醉一样。而在她深深吸气之际，她挺耸的胸脯，轻轻地原振侠的胸膛上碰了一下。

她那种神态，实在是对男性的最大挑逗。原振侠在那一刹间，像是海上忽然起了狂风巨浪一样，竟然身子不由自主地左右轻轻摇晃着！

玛仙又轻轻一笑，原振侠勉力镇定心神，玛仙眼波流转：“你要是怕我，可以稍微后退一些，要是不怕我，可以靠我更近些。”

原振侠心头狂跳……这样的环境，这样的海天之间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这样美丽的女巫，而且，他必然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，这一切，都构成了天地之间最大的诱惑，实在绝不可能有什么人能够婉拒！

原振侠感到，自己对玛仙的防线正在迅速崩溃，他看到玛仙的双眼，比黑夜的大海还要深邃，那是无法防御的挑逗！他感到身子有点僵硬，有点麻木，连说话也有点不灵便了。他勉强道：“这样就好！”

玛仙不在乎地笑着：“这种交通工具，看来像是腾云驾雾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不，看来更像……传说中神仙所使用的‘遁光’。你已

见到了爱神？”

原振侠以为答案一定是肯定的，但是，出乎意料之外，玛仙竟然蹙着眉，摇头：“没有！”

原振侠大是讶异：“那么你这种……‘遁光’……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玛仙笑了一下，握住了原振侠的手，把原振侠的手移向她的腹际。他们两人由于几乎是面对面地站着，所以玛仙的腹际有些什么特殊的东西，原振侠是看不到的，必须伸手去摸，才能摸得出来。

当原振侠的手才一被玛仙握住之际，他觉得如同电击一样地震动了一下，他的手立时碰到了冰冷坚硬的金属。他心中大是奇怪，略退了一步，低头向玛仙的腹际看去，看到她腰上围着一条约有十五公分宽的金属带，带子大约有五公分厚，有着许多小孔，还有两个圆管，如同压缩空气筒一样连结着，负在背后。

这种装备，又分明是高度精密的工业产品，看来和巫术、仙术又都扯不上关系。原振侠在那一刹间，不禁感到了一阵迷惑。

玛仙笑着将双手在一个按钮按了一下，“啪”一声，金属带已解了开来，连同背后的圆筒，一起放在甲板上。她笑道：“怎么了？我不相信你未曾见过个人飞行器。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这样精良，又那么实用……这……是通过巫术制成的？”

玛仙咬了咬下唇：“我是女巫，但不见得我所用的一切，全是由巫术而来的。”

原振侠的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他盯着那具玛仙口中的“个人飞行器”看着，心里可以肯定，就算叫第一流的专家来看，只怕也认不出那是什么东西来。玛仙是哪里弄来这副性能如此超卓的“个人飞行器”的？

而且，刚才她的声音，如何能通过收音机传出来？她在距离极远处，又如何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？自己和海棠在艇上，她又怎么知道？

他心中充满了疑问，神情中自然显露了出来。他抬头向玛仙望去，玛仙不等他开口，伸手用一只手，指了指自己的头：“我会巫术，脑活动的能量要侵占一下收音机的波段，十分容易。女巫要猜中别人的心事，那是巫术的基本，而要了解别人的心思，自然是依靠接收他人脑部活动的能量。”

原振侠感到心中有一股难以形容的不舒服之感，因为在玛仙面前，他有全然无法保护自己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对一个婴儿来说，可能再自然不过了，但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，却可怖之极！

玛仙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，摊了摊手，表示她并没有恶意。

那些，只不过是她与生俱来的本领！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你脑部的活动能力特别……能发出强烈的能量，当你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，就影响了陶启泉发现你，又使大巫师觉得你非同凡响，你的情形和范围是不是相类似？”

玛仙对于这个问题并不回答，只是垂着头，露出了细腻柔滑的一截颈子。原振侠又问：“范围能用他脑部活动控制计算机，你能不能？”

玛仙缓缓地道：“如果有人训练我，我想我……也可以做得到。就像范围，如果是学巫术的话，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巫师。”

原振侠心头怦然，望定了玛仙。玛仙点头：“是的，我们是同类！”

原振侠声音软弱：“同类……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玛仙叹了一口气：“同类的意思，就是同类！”

原振侠望着她，玛仙也会大有所感地叹息，单是这一点，已使得他大感意外。玛仙又现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神情来：“同类的意思是，我和他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，可是又有许多疑点……”她忽然又摇了摇头：“很难说，你对我了解太少，每一件事都要从头说起”原振侠幽默地问了一句：“你很忙？要赶时间？”

玛仙笑了起来，大大方方，自然而然地伸手握住了原振侠的手，一起向舱中走去，坐了下来。玛仙还斟了一杯酒，却又在递给原振侠之前，直视着那杯酒，念念有词了几秒钟。

那使得原振侠有诡异绝伦之感，想问她在那一刹间施展了什么巫术。可是当玛仙美丽的手，把酒递到他手上之际，他一抬眼，接触到了她深情无比的眼光，他心中叹了一口气：不论是什么巫术，反正她绝不会害我，那又何必多问？他接过酒来，一口就喝了一半。

玛仙发出十分高兴和欣慰的神情：“多谢你信任我，刚才，我只不过求巫神赐你更高的理解力。不然，我的叙述有时太复杂，你可能会听不懂！”

玛仙说得十分认真，简直把他当成了小孩子，原振侠想到了这一点，不禁苦笑。的确，在巫术的领域中，他甚至还不是儿童，只是婴儿而已！

玛仙就着原振侠手中的酒，喝了一小口。她在原振侠身前，蜷着身子坐了下来，交叉着手，挂在原振侠的膝头上，温驯得像是一只小猫，半偎在原振侠的身前。

原振侠这时，只感到一种异样的温馨和松弛，他似乎不必做任何提防。那种松弛感，在紧张的冒险生活中，简直是一种奢求，所以也给他带来了一种异样的舒畅。他自然而然伸手，轻抚着玛仙的柔发。

接下来，他更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之中，像是进入了半睡眠状态，身心都在一种十分舒畅的感觉中，享受着异样的平静。而耳际却又听到玛仙动人的声音，在叙述着一些事。

每当他感到自己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中的时候，总有恰到好处的，香醇甜美得无以复加的酒，进入他的口中……他可以肯定自己未曾举杯喝酒，酒是如何进入他的口中，顺着他喉咙滑下去的呢？他也清楚可以感觉得到。可是他不愿睁开眼来看，不愿去证实它，怕证实之后会起抗拒之心。

美酒，自然是经由玛仙诱人至极的樱唇，哺到他口中的。美酒之中，有着她的津液，难怪那么香、那么甜！

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，更有一种飘飘荡荡的感觉，仿佛自己就半躺在云端之上。

玛仙的声音一直在继续着。她对自己这些日子来，如何跟从大巫师修炼巫术的经过，说得十分简单，只是道：“巫术的内容复杂得难以想象，领域之广，天地之宽，简直是人类新知识无穷无尽的宝藏！如果说人类如今的科学水准是‘一’，那么，巫术就是‘万’，我虽然已学了许多，但还只是起步！”

原振侠用十分自然的微笑，表示他正在用心听。他懒得开口，因为在那种松弛的意境中，甚至连抬一下眼皮，都会有懒洋洋之感。

他心中觉得很奇怪……和黄绢、海棠在一起，都曾经有过极度的愉快，但似乎一切都是动态而激烈的。照说，玛仙是女巫，他对她应该更有警觉的戒备，可是现在，偏偏是那样地平静恬宁，几乎是他一生之中，从未享受过

的境界。这是不是巫术的力量？就算是，又有甚么关系呢？

当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时，更是全身四肢百骸，没有一处不是懒洋洋地不想动。

玛仙的声音，在朦胧之中更加动听：“学得越多，我越知道大巫师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感到惊讶的原因……因为我不是普通人。不论多么复杂的巫术，主要的力量根源是人的精神力量，也就是人脑活动所产生的能量。普通人，就算像你，像你尊敬的那位先生，已经是异于常人了，但脑能量也只是‘一’，我却可以轻易就到‘万’，而且，似乎还可以无穷无尽发挥下去！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才略微睁开了眼来，恰好接触到玛仙深邃无比、光彩四射的美目。

他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你……有一双……属于仙女的眼睛……我见过……爱神的眼睛，就和你的相仿。”

玛仙眼中的光彩更甚，她的呼吸也有瞬间的急促，但立时恢复了平静：“这证明我和寻常人不是同类，或许我是极特出的一个，但是不可能特出到这种地步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轻轻推了一下原振侠，使原振侠有一种在清澈的湖水上微微荡漾之感：“你可还记得那位先生……对我的来历曾作过的推测？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身子略微坐直了一些。

原振侠当然记得那位先生的推测，那位先生曾说，玛仙是“外星人的弃婴”！

那并不是说她是外星人，那位先生的设想十分新奇，说玛仙是照地球人的外形，所培育出来的一个婴儿……词意相当模糊，不易理解，因为那根本是人类知识范畴之外的事。

由于在培育的过程之中，不知出了什么差错，以致玛仙的头部严重畸形，所以她就成了“弃婴”，犹如工厂中的产品，成了“废品”一样。现在她美如天仙，那是巫术力量的结果。

那位先生甚至推测，外星人在培育玛仙时，是有“图样”作为依据的！

原振侠极尊敬那位先生，可是对于这个推论，他却也不敢苟同。自然有一半原因，是因为当时玛仙的侵犯性太强，又宣称原振侠必然是她唯一的男人，使他心生抗拒之故。

原振侠再也想不到，若干时日之后，当玛仙掌握了巫术成为女巫之后，反倒比以前更温柔可爱。像是由一个任性不懂事的小女孩，长大成了懂事、善解人意的少女了！

（玛仙的一切，记述在《巫艳》这个故事中。）原振侠把这一切想了一遍，“嗯”了一声：“记得，那位先生的推断……”玛仙用十分肯定的语气道：“我知道，是事实！”

原振侠大是讶异：“你怎能肯定？”

玛仙的语气仍然肯定：“巫术给我以一种十分强烈的超感觉，可以称之为直觉。我感到，像我这样的人不止一个！我也感到，培育我的人，力量可能比我还强。如果我要追求更强的力量，我必须找到培育我的人，在他那里取得更多力量，他是我力量的泉源！”

原振侠有点不以为然：“刚才你还说，你的力量几乎可以无穷无尽的发挥！”

玛仙垂下了眼睑：“那是对寻常人而言……作为女巫，我需要更强的能

力，才能够更进一步掌握巫术。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她继续说下去。这时候，原振侠仍然并不紧张，可是也不再是那样朦胧，因为玛仙所说的一切，十分吸引人，使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来倾听。

玛仙轻蹙着眉：“一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，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。那位先生真了不起，他推测我是被培育出来的，我也感到确然如此。我不感到自己有父母，只感到自己有一个‘制造者’……”原振侠有点骇然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你是从……从实验室中制造出来的？”

玛仙缓缓摇着头……她这时候的神情，看来稚气而迷茫，十足是迷路的小女孩：“我不知道，详细情形如何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一定要尽一切力量，找到我的那个‘制造者’！”

原振侠心中一动，陡然想到了一点，他再也坐不住，站了起来，把坐在地上的玛仙也带了起来。他握住了她的手臂，盯着她，一字一顿：“你以为……爱神就是你的制造者？”

玛仙的眼神有点伤感：“我只是感到有可能，所以我要见她，向她求证。”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曾假设过玛仙和爱神之间有着某种关系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无法设想会是那样的关系……制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！

这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！玛仙是一个人，一个生命，生命怎么能“被造”出来？生命只能由生命产生，但是玛仙又说她不会有父母，有的只是制造者！

原振侠的思绪十分紊乱，作了几个毫无意义的手势，仍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我也曾想到过，你那么特别，一定……一定……”可是他仍然不知如何说下去才好！

玛仙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单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来历，而且为了追求自己有更多更强的精神力量。我听到有关爱神的传说，在尽我可能去了解她的资料之后，我发现不如来见你，因为你见过她！”

原振侠由衷地道：“早就应该这样！”

玛仙十分感激地向原振侠靠了一下：“虽然你对爱神是什么也不了解，但是我在你的叙述中，却可以肯定她有超特的能力。她的那种精神力量之强大，我难以想象……如果我的精神力量是由她制造出来的，那是合理的假设。”

原振侠有点骇然，但更多的是兴奋：“爱神控制计算机的本领，完全来自她的精神力量？”

玛仙咬了咬下唇：“可以说是，我也可以做得到。”

原振侠突然问：“那么，范围呢？他和爱神，是不是也有关系？”

玛仙在刹那之间，现出了原振侠从未见过的，犹豫之极的神色来。

玛仙不但神情犹豫，连说话也迟迟疑疑：“这……个人，我是觉得……最神秘！我不但感到他和我有某种关系，也可能和爱神有关……”原振侠提高了声音：“我曾经设想过你们三者之间的关系！”

他把他自己并不完全的设想说了出来，玛仙用心的听着。原振侠按住了她的双肩，像是要使她不那么吃惊，然后，他说出了他的结论。

他的结论确然会令人吃惊：“你如果是一个被制造者，范围也一样。你们全是被制造出来的特种人，有着极强烈的精神力量，而且，你们有着同一

个制造者！”

玛仙的神情变得更加异样，那种神情，说明原振侠所得出的结论，她也想到过，只不过不愿意承认。这时，有一个人提了出来，逼得她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！

她的声音有点苦涩：“我们同是由一个制造者……制造出来的？”

刹那之间，原振侠想到更多。他有点狂乱地挥着手，声音提高，脸颊发红：“你不知道自己的制造者是什么人，但是我相信范围知道！”

玛仙用扬眉的动作代替了询问，原振侠又道：“他现在正在集中全世界的核原料，要制造一件威力无比的武器，我相信，就是要来对付他的制造者！”

玛仙发出了“啊”的一下低呼声，神情有一种异样的骇然。

原振侠又道：“他……一定知道了一切，所以才要对付他的制造者。现在，不论他能力多么强，总在他的制造者之下，他要成为第一，就必须反叛！”

原振侠自然而然用了“反叛”这个词，玛仙深深吸着气，发出了一下十分异样的声音：“若是他是被制造出来的一种……人，他怎能敌得过制造者？”

原振侠闷哼一声：“那也难说得很，计算机是人制造出来的，如今，人类就受制于计算机；刀也是人制造出来的，刀可以致人于死！”

玛仙紧蹙着眉，半晌不说话，才又道：“那样的核武器，若是制成了使用，那岂不是地球的浩劫！”

原振侠一想起这一点，就不由自主打冷战：“更有可能是宇宙的浩劫！”

玛仙抬头向天，双手不断地作一种又复杂又古怪的手势。这种手势看来很有规律，可是每个之间却又没有一点相同。

玛仙才作了二、三十个那样的手势，原振侠已看得眼花撩乱，不知道她何以可以记得住。同时，玛仙的口中，也一直在念念有词，声音越来越高，可是她在念些什么，原振侠又听不懂。

原振侠心知玛仙一定在施展什么巫术，他只好在一边骇然地看着。

不一会，只见玛仙自不知什么地方，取出了一片小小的金属圆片来，贴在她自己的眉心。那金属片贴了上去之后，竟然给人以一种隐隐有光芒射出来的感觉，看起来更是怪异莫名。

玛仙十指次第按向那金属圆片，然后任由圆片落下来，落在掌心之上。她摊开掌，陡然发出了一下惊心动魄的大喝声，一口气向那圆片吹了出去。

她的一切行动都十分轻柔优雅，可是这时，她在施展巫术，行动怪异，所发出的声音更是惊人，刚才那一下大喝声，听来简直就像是几百人一起在大叫。而那一口气，也犹如自她口中吹出来的一股强风，“飕”地一声响，将那小圆片直吹了起来，吹出了船舱，没入了黑暗之中。

玛仙这才静了下来，闭上眼，好一会不出声。原振侠一直在注视着她，只见她额上汗珠不断沁出，看来是刚才的“作法”，费了她不少精力。

原振侠忙走过去，轻轻地帮她抹拭着汗珠。过了好一会，她才吁了一口气，睁开眼来，妙目之中，仍然有几分筋疲力尽的神色。她握住原振侠的手，纤手竟然是冰冷的，可知她刚才施行的巫法不是小法，而是一种大法！

原振侠并没有立即发问，只是爱怜地观望着她。玛仙胸脯起伏着，又过了好一会，气息才渐渐调匀了过来，拉着原振侠来到了甲板上。

这时，已是凌晨三时左右，望出去，茫茫大海只是漆黑一片。玛仙道：“我假定爱神的精神力量和我相同，如果比我强，那自然更好。我刚才施了

一个巫术，把我想要见她的意愿，强烈地表达了出去！”

原振侠失声道：“通过那片金属片？”

玛仙摇头：“很难向你解释那金属片有一定的作用，但不是主要的作用。主要作用是我的精神力量，用一种十分异特的巫术方法发射出去，只要脑活动能力和我一样的人，不论我隔多远，都能收得到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不论多远！甚至……不在地球范围之内也能收到？”

玛仙的回答极其肯定：“是的，那一股脑能量永不消灭，不断运行，若干年后，可能到达宇宙的极远处！”

原振侠听得呆了半晌，怔怔地望着玛仙，玛仙嗔道：“怎么啦？没见过女巫吗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真是没见过！”

玛仙忽然凑过来，腻声道：“那就好好看看，这个女巫是你的！”

原振侠突然起了一阵冲动，双手捧住了玛仙的脸颊：“是我的，我就得看看清楚！”

玛仙柔顺地闭上了眼睛，呼吸有点急促，鼻孔诱人地翕张，朱唇半启。原振侠再也忍不住，轻而缓慢地吻了上去。

玛仙轻轻抱住了原振侠，身子微微发着抖。原振侠才一吻上去，就觉得玛仙的舌尖，带着沁人肺腑的甜香，羞涩地，有点颤抖地，向自己电似地送过来。

那是令人心神俱醉的一吻，一点也不狂热，可是却灼热，令人想起固定的火焰。那是极其奇妙怪异的一种感觉，原振侠以前绝未经历过。

好一会，他们才分了开来。玛仙脸颊偎向原振侠，声音低得听不见：“你的……我的……”她虽然只说了四个字，但是原振侠完全可以明白她的意思，她是在说：“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！”

在那一刹间，原振侠感到了甜蜜，也感到了无可奈何，更感到了怅惘，也感到了造物弄人，感到了自己替自己编织的网，又多了一重……所谓“百感交集”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

他终于未能脱得了玛仙向他撒下的那张网，而且，还是自己主动走进去的。目的是什么呢？他完全不知道。可以说完全没有目的，但是，又一定有目的！

“你的”、“我的”，玛仙虽然是超级女巫，可是也和所有女性一样，要把异性当作自己的，也要把自己当作是独一的一个异性的。这或许是人的本能，没有人可以打得破这个铁律！

原振侠和玛仙轻轻相拥着，好一会没有说话。玛仙陡然震动了一下，抬起头来：“她收到我的讯息了！”

原振侠有点不知如何搭腔，玛仙又道：“收到了，而且回了我的讯号，要我去相会！”

那实在太过神奇，神奇到了原振侠无法相信的程度。玛仙神情严肃，过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和我一起去？见到了她，一切事都能解决！”

原振侠只好问：“怎么去？你那条带子，可以供两个人使用？”

玛仙笑了起来：“她在很近处，南中国海，看来她对南中国海很有好感！我来驾驶，我要你一直在我身边！”

原振侠一扬眉：“可以，我可以一直搂着你的腰！”

玛仙俏脸上有着一种异样的艳情，笑得令人心荡。原振侠双手伸了出

去，有点不知所措，玛仙喘息着：“随你喜欢，我是你的！”

原振侠一下子把她紧拥在怀，刚才的吻是平静的，这次，却充满动态的狂热！

原振侠沉醉在对玛仙的热吻之中，他只觉得玛仙的双手像是不断在活动，但却不知她在做什么。直到船身忽然震动了一下，他才抬起头来，发现船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向前行驶，原振侠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气。

玛仙向他眨着眼，笑靥如花：“别像傻瓜一样望着我，巫术能令你目瞪口呆的事，以后多得是！”

玛仙在和他相拥着的时候，已经运用巫术的力量，发动了机器，令快艇以极高的速度前驶！

原振侠的神情一定仍然和傻瓜一样，他伸手指着玛仙，玛仙捉住了他的手，令他的手指按在她的鼻尖上。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玛仙眨着眼：“怎么不可能？我已经做到了！”

原振侠用力按了一下她的鼻尖：“解释给我听，你是怎么做得到的？”

玛仙摇头：“不能！你能不能对一个穴居人，解释红外线遥控装置？”

原振侠苦笑……玛仙举的例子，很容易让人明白她何以不能解释。但是原振侠还是有几分不服气：“我至少知道，这一切全是你脑能量的作用！”

玛仙把原振侠的手拉下来，放在口中轻轻咬了一下，原振侠像是触电，可是又不愿意把手缩回来。玛仙点头：“对，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那样！”

她说，眼珠忽然急速地转动起来。她的一双美目极其动人，可是眼珠忽然转得那么快，看来也大是诡异！原振侠不敢凝望，偏过头去。

玛仙喃喃地说着：“是的，我那么迫切希望能见到你，那么迫切！”

原振侠知道，那是玛仙用她特强的能量，在和另一个脑能量比她更强的人通话！

那种情形，在原振侠来说自然不可思议之至。但是他却再也不会大惊小怪，也不会再要玛仙解释，为什么她能这样。

因为，他知道玛仙的回答必然是“不能解释”！理由是：怎能向穴居人，解释洲际长途无线电话？

他没有再问傻问题，而问了一个聪明的：“爱神……你的制造者？”

玛仙由于紧张而喘气：“是她！”

原振侠明知她是超级女巫，可是看到她那时那种紧张的神态，他还是把她当成普通少女一样，轻抚着她的秀发：“别紧张……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见面？上次，我见到的可能是她的投影！”

玛仙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我当然希望能见到她本人！想想，我是她……制造出来的！”

原振侠望着她，反手在她因为兴奋而呈现艳红的脸颊上，轻轻地按了一下：“我不能想像‘制造出来’是什么意思，你明明是一个生命，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，怎么能是……‘制造’出来的？”

玛仙扬着眉：“正由于随便我怎么想都想不出，所以我才急于知道！那是有关我身世的大秘密……如果我也有身世！”

原振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一切都奇诡得难以想象。玛仙的存在，已经如一个不可解的谜，而她的来历，只怕不知离奇到什么程度！

玛仙期待的神情，越来越焦切。她紧握着原振侠的手，柔软的手心有点濡湿，那是由于心中紧张，而令得手心在出汗。

原振侠曾作过她是一个十全十美机械人的联想……由“制造”而来的联想。但是一个会冒汗的机械人，这实在有点无法想象。

玛仙四面看着，那情形就像是和父母久别了的小女孩，急盼和双亲再见面。她不住地道：“越来越近了，我强烈地感到我和她已越来越近了！”

原振侠安慰着她：“我上次的经验……”玛仙用力摇着头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知道，有一股柔和的光芒……”她才讲到这里，突然，就在疾驶着的快艇的右舷，在海面被艇身掀起的浪花之中，有一个洁白的半圆体浮了上来。自那半圆体上，冒起了一大团变动不定的异样光芒，在光芒的笼罩之下，是一个人影。

原振侠和玛仙不约而同，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！在变幻不定的光芒笼罩之下的人影，身上轻纱飞扬，看来如真似幻异特之至。

还看不清她的脸面，只看到她在作着手势，示意他们离开快艇，向那自海上冒起的洁白一片跳下来。

原振侠已经第二次有这种奇幻的经历，可是在事后，要他讲述确切情形，他还是无法讲得出来。而且，他肯定，就算经历十次、八次，他一样无法将自己的经历，确切形容出来。

因为那一切经历，全和地球上发生的现象大不相同。人类的语言之中，甚至人的感受，都无法说明或是理解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！

当时，他和玛仙连一秒钟也没有犹豫，就手拉着手奔向船舷，向海中一跃而下。和上次一样，两人眼看在快要跌进海中时，那洁白的一片展开来，将他们的身子承住。

接着，眼前是一片夺目的鲜红色，一闪即逝，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，像是在极浓的雾中。原振侠轻轻碰了玛仙一下：“我们已经被转换了空间。”

原振侠是凭着上次的经验，才这样告诉玛仙的。玛仙兴奋得连速吸气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唉，太奇妙了，这样的转移真是太奇妙了！我学的那些巫术，算得了什么！”

原振侠听得她这样说，不禁怔了一怔。因为听起来，她对于一切，了解得比他深了不知多少！

原振侠想问又不想问（他怕问了，玛仙再一次说无法向他解释），前面已经出现了人影，正在迅速移近，由小而大。

玛仙一直握着原振侠的手，这时，才突然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甩开了原振侠，向前奔了过去。

原振侠忙叫道：“那只不过是虚影，你……”他上次和海棠，在同样的情形下见到“爱神”。见到的人，在视觉上，毫无疑问是一个人，可是却只是一个投影。当他们企图碰一碰的时候，根本什么也没有。这时，原振侠唯恐玛仙失望，所以才立时出言相告，可是他叫到了一半就陡然停了下来，讶异莫名！

因为他看到，玛仙向前移动，向那个迅速移近来的人影迎去的方式，和前来的那个人一样。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动作，可是却快捷无比，互相在接近，转眼之间已经会合在一起！

两个会合了的人，面对原振侠的那个，原振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正是上次曾见过的“爱神”。原振侠和她们相隔甚远，但爱神眉目如画，双眼湛然有光，全身散发着一股柔和夺目的光芒，连她的神情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。

原振侠努力想使自己去接近她们，可是他奔跑的速度显然无济于事，而他又不会玛仙那样的前进方式。在他颓然停下来之前，他还在想：玛仙要是发现爱神只不过是一个投影，一定要大失所望了！

可是，接下来他所看到的情景，令得他张口结舌！他看到：玛仙一到爱神身前，立时伸出了双手，而爱神也立即握住了她的手！两人握住了手，对望着，原振侠只能看到爱神脸上的神情，看到她望着玛仙，流露出极欣慰慈爱的神情！

接着，玛仙靠向爱神，爱神拥了她一下，伸手在她的脸上轻轻抚摸着。此情此景，除了是两个有着极亲近的关系的人，久别重逢之外，实在不可能再作任何别的形容……说得再简单一些，那简直就是母女重逢！

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，心头的感觉异样之极！

母女重逢！

他们早就曾设想过，爱神是玛仙的“制造者”，可是却绝未曾想到母亲和女儿。可是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，母亲不正是女儿的制造者吗？

难道玛仙真是爱神的女儿？原振侠不由自主摇着头……这太不可能！如果是，玛仙当时再丑陋，爱神也绝无将她抛弃之理！

原振侠思潮起伏，乱成一片。他又看到玛仙和爱神正在急速地交谈，不过听不到她们在讲些什么。她们半转了身，原振侠可以看到玛仙的侧面，她脸上充满了喜乐的光辉。

原振侠想张口大声叫她们，她们已迅速地移近来，一晃，就来到了原振侠的身前。

玛仙高兴莫名的声音同时响起：“原，你看看我们，像不像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向她们望去。玛仙的美丽，无懈可击；爱神的美丽，也同样完美。可是人类的脸谱，是最最奇妙的组合，人人都是眼耳口鼻五官的组合，可是却可以组成几十亿完全不同的脸谱，即使是美丽，也不知有多少种不同样子！

原振侠一时之间，还不明白玛仙为什么要这样问，他立即道：“不像！”

事实上，爱神的确和玛仙不是很相似。玛仙一听，立时调皮地眨了眨眼：“真可惜，我想我一定是像我父亲！”

她说着，还用询问的神情望向爱神。

原振侠陡然一怔……她这样问，除了爱神是她的母亲之外，不会有别的可能！

他惊讶得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，而爱神接下来的话，却又令他迷惑。爱神微笑着，爱怜地摇头：“胡说什么，你哪来的父亲！”

玛仙拉住了爱神的手，撒娇道：“我不理，你们把我制造出来，我就有父亲，有母亲！”

爱神笑了起来，伸手在玛仙的鼻尖上用力一按：“你更胡说了，我才不是你的母亲，你只不过是……”爱神才讲到这里，玛仙就现出了极其委屈的神情，泫然欲泣。泪花在她晶莹乌黑的大眼睛中打转，惹人怜爱之极。

她咬了咬下唇：“我知道，我只不过是弄坏了的试验品，随随便便被抛在垃圾堆里！”

爱神一副被小儿女缠得无法可施的神情，摊着手：“当时，你叫我们该怎么做？”

玛仙的声音更委屈：“至少应该把我养大，等我有了生存的能力再不要

我！”

爱神苦笑着：“在普通人之中，一定会有人收留你，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！”

玛仙一副又可怜又有点要胁的神气：“你们不负责任，应该补偿！”

当她那样说时，两颗透明如珍珠般的眼泪，已从她眼中涌了出来。

爱神忙道：“是，是！是我们不好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补偿给你！”

玛仙啜泣了几下，又破涕为笑，紧紧搂住了爱神。

这一切，全在原振侠的眼前发生，是极短时间内的事，直看得原振侠目瞪口呆。虽然在她们的对话之中，得知了一些事情的梗概，可是也更莫名其妙！

他不由自主，大声叫了起来：“玛仙，你们……究竟是什么关系？”

玛仙还没有回答，爱神已向原振侠望来，竟略有责备之色：“你上次见过我，上次在你身边的美女，好象是另外一个？”

原振侠想不到会有此一问，不禁红了红脸。

玛仙代原振侠回答：“说起来太复杂，他身不由己，他是一个最可怜的普通人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你是什么？”

玛仙对答如流：“我是最可怜的特种人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向爱神指了一指：“她……她又是什么？”

这个问题，原振侠上次也问过，得到的答案和没有得到一样。这次，爱神笑而不答，玛仙却立时道：“她？她是制造者，被造者怎能知道制造者是什么？”

原振侠心中疑惑之极，又向爱神望去。爱神笑：“不急，坐下来慢慢说。”

原振侠知道，这里看来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只要随意念所至，就会得到所要的一切。所以，他不但坐了下来，而且还想要一杯好酒，他的鼻端立时闻到了酒香，手中自然也多了一杯美酒。

他望着手中的美酒：“这或许就是仙液琼浆？”

爱神和玛仙也坐了下来，玛仙依着爱神，神情娇俏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玛仙向他眨了眨眼：“别问，只管听！”

原振侠本来就有问也不知从何问起之感，所以自然而然的点了点头。

爱神侧头想了一想，竟然连她也有不知如何说才好的神态。

然后，她才开口：“若干年前，我们决定要制造一批人……”她才讲了一句，原振侠就忍不住打断了话头：“你们，指什么而言？”

爱神的回答来得快绝：“我，和我的同类。”

原振侠的下一个问题，已经要出口了，可是却被玛仙的一个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一起吞下去。

爱神继续道：“我们在地球人中，寻找优秀的男人和女人，找到了若干对。在经过详细的研究分析之后，将他们配对……在我们进行这种工作时，当事人绝不知情，我们只是在暗中进行。”

原振侠咕哝了一句：“以你的能力，自然轻而易举！”

爱神只当没有听见：“我们的目的，是要制造……或者说‘培育’一批超特的人。根据遗传学的原理，最优秀的男女，可以产生更优秀的婴儿。经过长时期的选择之后，一共是三十对，本来，我们想真正撮合他们成为夫妇的！”

原振侠有点骇然：“原来你真是爱神！”

原振侠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叫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来，听来像是十分突兀，但是却又十分顺理成章！

爱神笑了一下：“不过，失败了！所以，称我为爱神，受之有愧。人类中最复杂的感情，就是男女间的爱情，不论我们如何去影响当事人的脑部活动，都不能使互相间没有爱意的男女产生爱情！”

玛仙大有感叹地望了原振侠一眼，原振侠心头一震，避开了她的眼光。

玛仙道：“是啊，男女间肉体上的吸引接触，简单得多，可是心灵上的情感，只怕没有什么力量，可以强迫产生！”

她在这样说了之后，居然大是幽怨地长叹了一口气！

爱神伸手，在她的头上轻抚了一下：“我们只撮合了十多对，其余的，就在他们不觉察的情形之下，取得了他们的生殖细胞……”原振侠的思绪又紊乱了起来。他是医生，自然知道人的生殖细胞，男性的是“精子”，女性的是“卵子”，这如何在“当事人不觉察”的情形下取得呢？

不过原振侠也没有问，他知道爱神有极高超的能力，想来总是有办法的，例如令当事人有短暂的昏迷之类。

爱神又道：“我们不但选择智能极高的男女，而且也极注意外型的俊美……”她向玛仙望了一眼，玛仙撇了撇嘴。原振侠想起玛仙原来鬼怪一样的丑陋，也不禁好笑，玛仙立时知道他在笑什么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爱神微笑着：“成了夫妇的，他们的孩子，自然由他们自己抚养。取得了生殖细胞的，就在实验室中形成生命。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像玛仙那样出色的特种人，有……超过十五个之多？”

爱神摇头：“不，结果只有两个……或者说，我们以为只有一个，直到接到了玛仙的信号，才知道有两个成功的例子！”

玛仙又撇了撇嘴：“一开始，我最失败！”

爱神点头：“是，玛仙……在发育过程中出了差错，外形变了形，被我们放弃了！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更感到那位先生“外星人弃婴”的推论，是何等接近事实！

玛仙道：“那仅有的成功例子是男婴？”

爱神点头：“对，是男婴！”

玛仙向原振侠望来：“那男婴长大了，现在是什么人，你该知道！”

原振侠点头，一字一顿：“把全世界闹得天翻地覆的大犯罪者，范围！可是，你和范围的年龄……好象不该是同时在实验室出世？”

爱神笑了一下：“生殖细胞被采集回来之后，并不同时开始培育，有的放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”

原振侠望向玛仙，玛仙作了一个鬼脸：“可怕吧！不但是女巫，而且是千年老女巫！”

原振侠自然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只好苦笑。

爱神叹了一口气：“当玛仙外形出了差错，完全脱出了我们计画要制造出来的形象时，我们已经知道计画失败了。可是直到范围的思想全然不受控制时，我们才知道计画的失败，何等之甚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一个是外形不受控制，一个是内心不受控制！”

爱神的神情无可奈何：“企图制造生命，这是我们根本的大错误！”

原振侠喃喃地道：“对！生命创造、发展，全是上帝的旨意。你们只不过想培育生命，就已经错误百出！”

爱神像是在深思原振侠的话，停了半晌，挥了一下手：“事情其实也很简单，像是一个家庭之中，有了一个叛逆的儿子。范围在成长到一定阶段时，逃走了！他的智力，完全照我们的培育计划发展，他是全人类中智力最高的人！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毫无疑问，他……加入了人类生活之后，成了最大的犯罪者。现在，他用脑能力，控制了全世界的计算机系统……”他讲到这里，陡然感到了一股寒意流遍全身：“他现在集中了全世界的核原料……看来是想制造……攻击性武器，攻击的对象……”他直视着爱神，爱神叹了一口气：“真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……他想攻击培育他的实验室！”

玛仙和原振侠一起失声：“你早已知道？”

爱神皱眉：“是，他在通过计算机进行他的计划时，我就知道。”

原振侠激动地挥着手：“应该立刻制止！”

爱神在考虑着，像是不能做到这一点。原振侠和玛仙互望着，心情紧张，但是转眼之间，玛仙却十分欢畅地笑了起来。

爱神望向玛仙，大有嘉许之色，但又有点讶异：“真了不起，巫术的力量和你的天赋结合，看来不知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！”

玛仙摇着爱神的手：“是你故意让我知道的，如果不是，我一定不会知道！”

爱神由衷地道：“现在或许是，但等你巫术力量又大有增进时，只怕会有什么样的能力，我也无法想象！”

玛仙娇笑着：“是你实验中培育出来的生命，看来翻不出你的手掌心！”

爱神轻轻地打了玛仙一下：“你真会说话！”

两人这一番急速的对话，更听得原振侠不知如何插言才好。

他隐约知道两人在说些什么，那像是玛仙在忽然之间，明白了爱神的心意……玛仙有了解他人心的能力，这一点，原振侠早已知道，而她居然能了解爱神的心意，所以爱神也在感叹她的能力之强。

而从玛仙最后一句话听来，原振侠倒大是放心。如今正在胡作非为的范围，正也是实验室中培育出来的，自然，也难以翻得出爱神的手掌心！

一想到这里，原振侠自然而然，想起旧小说中的一些常见情节来。

这种典型的情节，《西游记》这部小说中最多……不知从哪一个仙府，例如太上老君的仙府中，一个什么东西下凡，成了妖精，搞得下界鸡犬不宁，束手无策。结果太上老君亲自出马，自然一出手，就把偷下凡去的作怪者收回仙府。

如今的情形也正是如此……范围出自爱神的实验室，如今全人类无法对付他，只有屈服在他的超能之下。能够对付他的，自然也只有爱神！

原振侠吁了一口气，但也不是完全放心：“要快些采取行动才好。核原料在运输途中，也很容易发生意外，那么多核原料集中在一处，更是危险万分！”

爱神仍然皱着眉，玛仙笑着：“她在考虑，是不是趁此机会，把世界上的核原料消灭！”

原振侠挺了挺身，他知道玛仙刚才忽然笑了起来，就是由于想到了爱

神这种心意之故。他摇头：“那没有意义，人类热中于核原料的采集，毁灭了这一批，会更努力去开采。”

玛仙笑呵呵地望着爱神，原振侠忽然激动起来：“范围的能力，来自你的培育，你应该更可以控制计算机系统的运作！”

爱神的回答，听来有点心不在焉：“当然是！”

原振侠兴奋得站了起来：“那你可以为人类做许多事！你可以控制计算机，使人类不再热中战争，不再互相侵略，强迫所有人都向善和好的一面发展，使得地球上，从此再也没有残杀、丑恶！”

原振侠讲到激动处，大力挥着手，神态有点像演说家。爱神在他讲完之后，笑了起来，神色像是面对着一个胡闹的小孩子。

原振侠看得出她大不以为然，可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话很对，所以挑战似地望着她。

爱神柔声道：“你想得太简单了，人类的本性如此，岂能凭什么力量，就令之改善？那绝不可能！”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范围就使得各国政府屈服！”

爱神吸了一口气：“令各国政府屈服，不等于令全人类屈服。而且，范围在犯罪，他在进行充满了罪恶性的活动，这和人类犯罪的天性相合，等于顺水推舟，自然容易成功！不过我看，各国政府也必然不会允许这种情形长期存在，人也有反奴役的天性，有时，为求自由，会不惜牺牲一切！”

原振侠仔细思索着爱神的话，玛仙补充道：“人类有许多缺点，也有许多优点，此消彼长，都只能在自然发展之下进行，任何强迫的力量都不会有用。”

原振侠皱着眉，仍然大有疑惑之色。玛仙一俯身，在他的眉心中亲了一下：“别想得太伟大了，没有什么人能作人类的大救星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可是，范围却成了人类的大灾星！”

爱神缓慢摇头：“他成不了大灾星，我已经通过各国重要的计算机系统，像范围威胁各国政府时所做的一样，通知各国政府，不必对范围的威胁屈服，他将不会再有控制计算机的力量！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陡然吃了一惊……爱神的话说得这样肯定，难道范围真的那么容易对付？

正当原振侠那样想时，爱神忽然霍然起立，现出惊怒的神情。玛仙连忙走了过来，来到了原振侠的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情形不妙……敌对的力量！大得出乎意料！”

原振侠压低了声音：“他们……已在开始对抗了？”

玛仙点了点头，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那是怎样情景的一种对抗！”

玛仙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脑能量，纯脑能量的对抗。我可以使你看到一些大约的情景。”

原振侠向玛仙望去，一时之间，不知道她那样说是什么意思。玛仙的声音压得更低：“闭上眼睛！”

她才说可以让原振侠“看”一些情景，但却又立即叫原振侠闭上眼睛，听来矛盾之极。但原振侠立即知道，玛仙将令自己“看”到的情景，一定全然超乎人类正常的活动范围之外！

原振侠有足够的力量，接受那种超乎人类正常活动范围之外的事，虽然他不是了解。

这时，他依言闭上了眼睛，只知道自己将“看”到的情景，不是通过人体上的视觉器官（眼睛），而是由一种力量，直接影响脑视觉神经。那是一种直接的“看”，不是通过眼睛的间接的看！

（由于这种情形，不属于人类正常活动范围，所以也很难用人类正常的文字和言语来形容。）他将眼睛闭上之后不久，觉出玛仙柔软的指尖，在他眼脸上轻抚着，接着，指尖又轻轻地扫到了他的额前。玛仙的声音十分低：“集中精神，你会先看到一个鲜红的小红点……”原振侠看到了那个小红点……这种情景，并不异特，任何人，只要对着发强光的物体看一会，再闭上眼睛，就会看到一个小红点。（那是不用眼睛，而可以看到东西的一个例子，任何人都可以实验一下。）可是，接下来，原振侠“看”到的情景，却是异特之至！他看到那小红点在迅速扩大，扩大到了依稀像是一个人形。奇的是，小红点在扩大之际，由点变成了线，所以，依稀是一个人形时，看来是由红线勾勒出来的一个人形，闪动变幻不定，全然无可捉摸。

而另有一个亮青色的，同样是线条勾勒出来的人形，也在变幻闪动不定，在两个人形上，都有各种各样的波形散发出来。有的互相接触，像是示波仪中的两束波形，形成了X……Y方式来显示时一样，纠缠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大团；有的各自向一片黑暗之中散发开去，绝不发生干扰。

原振侠看得莫名其妙，好几次想问，都被玛仙用手指按住了他的口唇。

过了一会，玛仙才在他耳际低声道：“你看到的红色的，是爱神的脑能量；青色的，是范围！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，心中想：就看到的情形而论，范围的脑能量，似乎一点也不在爱神之下，这真有点难以想象！他又想问，玛仙仍然按着他的唇。

玛仙的吸气声，就在原振侠的耳际响起，她的语音低而急促：“范围通过了计算机装置，把他的脑能量扩大，不易应付，要是爱神失败了……”原振侠在心中急叫起来：爱神不是有同伴吗？她曾一再使用“我们”这个名词，为什么要独立对付范围？

他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，可是已经得到了玛仙的回答：“爱神只能独力应付，她的同伴都回去了！”

原振侠心中急问：回哪里去了？

玛仙的声音轻柔：“从哪里来，就回哪里去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，心中有点责怪玛仙在如今这种时候，说话还用禅意、打机锋。玛仙的声音又响起：“不是故作玄虚，而是实际上的情形确实如此！”

原振侠心中一亮：“她……还是来自外星！”

玛仙“咯”地一笑：“当然，难道你一直以为她是地球人？”

原振侠没有再说什么。这时，自红、青两个变幻的人形中发出来的波纹更多，纠缠的情形也更甚。虽然原振侠完全不懂那是一种什么情形的争持，可是也看得惊心动魄，因为他知道谁胜谁败，关系实在太大了！

忽然，玛仙发出了一下低呼声：“看，通过特殊的计算机装置，脑能力至少能扩大十倍！你看，这时你的黄将军，她在帮助范围！”

随着玛仙的话，又看到一个极淡极淡、浅灰色的线条组成的人形，也有一些波形发射出来，不过模糊而迟缓，看来不起什么作用。但是当红、青两色的波形纠缠时，这种浅灰色的波形加入，却明显地对红色的波形，有一定程度的干扰！

黄绢和范围在一起！

当爱神开始攻击范围时，黄绢甚至和范围一起，共同对抗爱神！

原振侠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，他想说些什么，还未曾说出口，玛仙已然笑了起来：“既然可以助阵，那再好也没有了！”

原振侠只觉得突然之间，玛仙握紧了他的手。同时，眼前，在那红色变幻的人影之旁，突然多了一个闪动变化得更快，看得人眼花撩乱的一条浅黄色、接近淡金色的人形。

不住地有各种波形，自那淡金色的人形之中射出来，介入了“战团”。

原振侠屏住了气息，思绪也进入了一种梦幻也似的境界之中。他看不出是哪一方面占了上风，而在突然之间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全都消失了！

原振侠心中突然一惊，不由自主地睁开眼来，看到爱神和玛仙都笑吟吟地，他忙道：“解决了？”

玛仙向爱神一指：“她能使你看到实在的情形！”

爱神双手向上一扬，自她的双手上，有柔和的光芒发出，在半空之中，形成了一个银白色的方形。原振侠刚感到那像是一幅萤光屏，就已经看到了影像。

光线闪动了几下，首先出现的，显然是一套先进的计算机装置，范围正从一张构造十分特殊的椅子上，踉跄走了下来。

他的脸色本来就苍白，这时看来更白得可怕，而且有一股茫然无依的神色。额上都是汗，双眼之中了无神采，和他以前的那种炯炯有神判若两人。

在一旁，另一张同样的椅子上，黄绢也正急急离开。看样子，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正来到范围的身边，在连连发问。

原振侠听不到声音，但从口形来看，黄绢正在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范围却只是木然摇着头，看起来，他非但不再是超人，只怕智力比普通人还不如！

爱神一挥手，眼前的影像消失。爱神向玛仙望来，神情颇为严厉，玛仙假装不知道，只是笑嘻嘻地挽着原振侠。爱神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大可不必如此！”

玛仙咬着下唇：“必须如此，这叫除恶务尽。万一他再作起恶来，你又不在了，谁还能制伏他？”

原振侠吃了一惊：“范围他怎么了？”

玛仙笑着：“在我们合力攻击之下，他脑能力遭到破坏，成了白痴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关于核原料的集中，各国立时放弃了原有的决定。那次特别会议的执行人……黄绢将军，也无声无息地回到了北非。

在这种大消息中，不为人注意的是两则小新闻。一则是南中国海发生一次小地震，令得一个小岛下沉了少许。岛上幸好无人居住，所以虽然岛的形状彻底改变，但却无人受伤……小岛，自然是范围曾用来作总部的那个。

第二则消息是，受世界各国警方通缉的天字第一号罪犯落网，但经过专家的检验，证明他智力极低，不明白何以他会成为大犯罪者。

各国政府后来又曾派出高级情报人员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。议决把范围的勒索信、爱神的通知等等不可解释的事，都归诸于“由于计算机系统不完整而导致的差错”，把有关记录一概销毁，不留档案，就当没有这种事发生过。

这个决议获得一致通过……范围的智力已比不上一个普通人，甚至于

连各地警方都不管他，只有卡尔斯将军国度的一家精神病院收留了他。

一切都风平浪静，故事也该结束了。只是还有一点，必须补充。

当日，在范围失败之后，原振侠身心松弛，又坐了下来。爱神和玛仙低声交谈着，原振侠也听不清楚她们在说些什么，只是忽然之间，想起了一个问题来：“当日，你们选定的男女，自然都有记录？”

爱神并不立时回答，只是向玛仙十分有深意地望了一眼。

玛仙咬了咬下唇：“我宁愿是你的女儿！”

爱神笑了起来：“当然不是！”

原振侠大感兴趣：“不但是理论上来说，而且实际上，你们当日收集生殖细胞时，合成玛仙生命最初形式的男性、女性生殖细胞属于什么人，那一对男女，也就是玛仙的父母！”

爱神点头：“确实如此。玛仙在被我们放弃时，我们并不知道她外形虽然变形，但智力超强。其余的孩子，由于智力和一般人无异，也都让他们随父母在人间成长。只有范围，一直在我们的看顾之下，直到他自己叛逃为止。”

原振侠有点悚然：“其余孩子……没有加以特别留意？他们现在……”

爱神一挥手：“他们现在和普通人一样，不必加以特别的注意！”

他们讲到这里，玛仙以一种再也忍不住的语调叫了起来：“我的父母究竟是谁？”

爱神用十分平静的语调，说出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名字……女的是一个出了名的美女，连玛仙本人都不觉得奇怪，可是那男人的名字，却听得玛仙和原振侠目瞪口呆！

他们两人互望着，过了半晌，才齐声道：“说不说？”

玛仙忙摇头：“不说！不说！谁也别告诉，这是我和你之间的大秘密！”

原振侠握住了玛仙的手，同意了“不说”！

（完）

